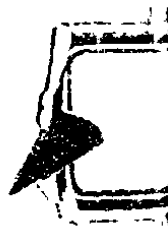


公曆一九四四年於厚和哲學修道院

用已過術

再版

明德學園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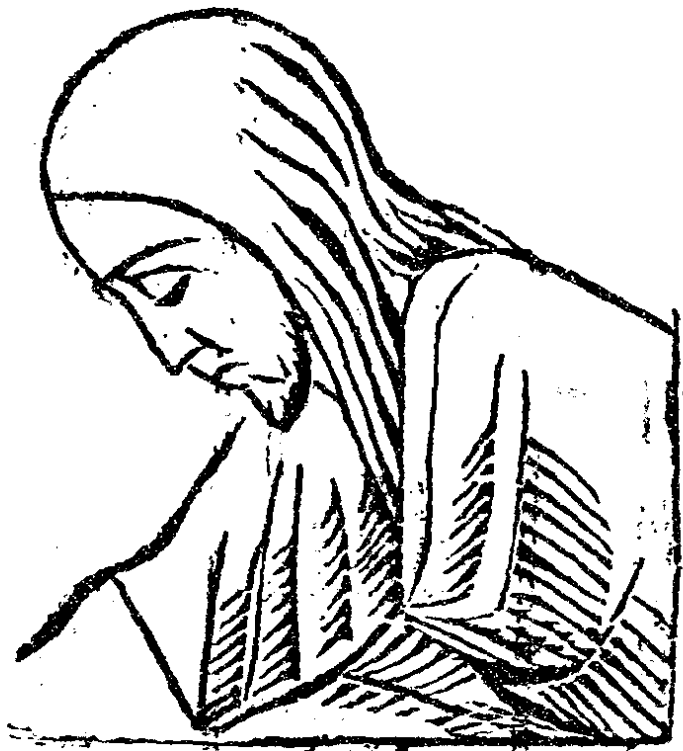


公曆一九四四年於厚和哲學修道院

用已過術

版再

明德學園出版



Imprimatur :

R.P. Joannes Pai, Provicarius

Vicariatus de How-Ho.

10 Jan. 1944

厚和教區副代牧白祥 准

T.R.P. Joseph Tissot

L'ART D'UTILISER SES FAUTES

translatum a

P. Joseph Tch'ang c.i.c.m.

Seminarium Regionale Philosophiae

How-Ho, 1944.

常 守 義 司 鐸 譯



用已過術目錄

頁

第一分 犯罪後宜避的心情

第一章 不可詫怪自己的過失

一

第二章 不可因已過犯懊喪慌亂

三三

第三章 不可因已過失敗與失望

五七

第二分 犯罪後當發的心情

第一章 因自己的卑賤修謙遜

九四

第二章 喜歡自己的卑賤

一三四

第三章 依靠天主的仁慈

一六四

第四章 聖方濟各論依靠天主

一九〇

第三分 利用已過以成聖修德

第一章 因己毛病過犯促己恒心前進

二一〇

第二章 因己罪惡過犯勉力熱忱愛主

二三三

第三章 因己所犯罪惡勉力多做補贖

二五〇

第四章 因己罪過可憐加倍熱心恭敬聖母

二七二

小引

用已過術，是聖方濟格撒肋爵傳教修會，第四任總會長，德相（Fissot）神父所編。當是書於一八七八年出版問世之後，有當代樞機主教巴老齊氏（Paroche）葛勿勞氏（Cavefort），有尚白里（Chambry）宗主教，此外別有七位主教修書致函，極口讚揚，並向教衆介紹。此各信箋載在本書原文之首，恕不翻譯。

讀者將見，在本書內幾乎常是聖方濟格撒肋爵一人說話。聖人高談闊論，極力抨擊失望之病，因他高大的德行，深博的學識，老練的閱歷，確知失望的危害不可測量。他神目中明見，跟在古教團善加音

背後，跟在新教開首如達斯背後，走着失望之道的，或者喪失靈魂，或在神修上半途而廢，真是綿連不絕，世代相續的大隊。本書所摘聖人的道理，正是治此失望之病的良藥。

不過這種藥品，是非常珍貴精微的，因而在使用時，必須格外慎重，不然除病不治，反能變作傷身害命的毒藥。原來有兩種罪，自兩極端反對望德，就是失望與妄望。望德是救命的繩索。必須隄防，別因取用治失望病的藥時，反而服上妄望的毒品，即因妄恃天主的仁慈，怙惡不悛，或肆恣犯罪，如此則危害更大，無庸多贅。

錯用珍貴良藥，因此傷身害命的不幸能有。但是，豈當因噎廢食？故此我們依據聖教會若多的權威者，敢向教衆介紹此種靈效良藥。

用已過術

第一分 犯罪後宜避的心情

第一章 不可詫怪自己的過失

(1) 人性委實可憐；當我們帶着肉身的時候，一些可貴的區處沒有。

我們因原罪墮落的人類，對於自己的可憐境地，好像終究不會習

慣看待它。這種不會習慣的情勢，自然是常使我們感覺苦痛的原因；然而也能說這正是我們的榮耀。我們就如王公貴胄的後裔，因為祖先犯過失寵，被黜流徙，但是衷心之內，常覺得自己出身貴顯，自覺氣概不凡，常以為清潔無罪，是自己原有的土產。因此每次犯過失錯，總是不自禁的驚異，總是看着為自己是件例外的事。

我們像似桑松；當初桑松被一隻無信實的手，將頭髮剪去，遂把無敵的氣力失掉。及至大難臨頭，別人又向他呼喊說：「起來吧！非斯定人來了。」他立時起來，想自己必還能像昔日一樣，一抖精神，頓時能將仇敵，打個落花流水，一敗塗地。那承想，邇今已經力不從心，先前的力氣早已失遺盡淨了。

人因自己的軟弱可憐怪異悲傷，這等心境探本求原，雖說是來自高貴的根底，然而橫豎是不可以依順的，必須勉力克除，因為從中能發生出許多的害處來。我們後來還要仔細講明，為什麼敗興失望是殺害靈魂的毒藥。但當知道，在錯失之後發生怪異的心，正是引人陷入敗興失望內的第一門徑。為此聖方濟各撒肋爵最先着意的，是要我們隄防這個危險。

聖方濟各如同其他著名聖師，及一班精明真正道理的學士，對待人性的軟弱，懷着莫大憐哀的心。多少次聖人悲嘆的說：「噢！人性的可憐呀！人性的可憐呀！噢！我們是怎樣充滿了可憐軟弱的呢！……憑我們自己，我們能辦成什麼？只有犯罪罷了。」從聖人的講論著作

內，能明明看出來，正因聖人的德行登峯造極，所以也更明瞭，人類因原罪陷的可憐殘弱淵源，是何其的深邃。聖人在指導人靈上，多多的着意這一件。他常向自己所指引的人，提念人類墮落境地的實在情形。聖人曾向某太太寫信說：「你向我說，你是生活在無數的短處中的。我的好姊妹，我相信你說的是真的。但是你不是遇着機會，總發勉力，欲將那些短處克除嗎？望你牢記這一確實的事實：就是我們幾時生活在世，帶着這個粗笨敗壞的肉身，幾時也免不了有缺而不全的地方。」

聖人又一次寫說：「你向我謾怨說，你雖然切願實修成全，純心愛主，然在你的生活內，總是攪雜着許多缺欠。我向你說吧！我們多

咱存在世上，總也不能將我們自己完全離棄。我們只得忍耐，安心擔待我們自己，直至天主領我們升天之日為止。且是，當我們担待自己的時期，我們所担待的，是絲毫可貴之處沒有的」。須知這項事實：就是在世生活的人，縱然他的德行修的極高極大，總免不了有些小過小錯。」

(2) 沒有天主的特寵，免不了犯小罪。

按信德的定論，人人都有向惡的偏情，至少有這種偏情的根蒂，至死不能去掉。故此，若沒有受到特別的恩寵，就像聖教會對童貞聖母所確論的，便免不了犯小罪，至少免不了有不故意的缺欠。在實際

上，我們屢屢忘掉這兩端定論。現在我們可聽聖方濟各撒肋爵，怎樣用他質樸而美妙的口氣申論這端道理：

「我們幾時生活在世，總別想我們能免了不犯罪不錯失。無論是長上屬下，既然個個都是人，則個個都能有過失；論這段事理的真實，我們個個人都須確信，為在犯罪錯失後，不致於大驚小怪，詫異不止。吾主耶穌命我們每日在天主經內念這兩句話：爾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人人須念，沒有一人是例外的，可知人人都負着債，都有求饒的需要。」

「我們本性自尊自愛的偏情能够壓伏，却不能將之致於死地；它既不能滅亡，當然一遇可趁的機會，便要即時崛起。這偏情既然常會

颯起而發動，則知它的莖幹雖可自地平砍斷，而它的根將總不能拔除。所以，若有時覺着自尊自愛的偏情活動，就無足驚怪，因為根本它就沒有離開了我們。它像狐狸似的，有時安睡不動；然在人不妨的時候，它會猛然起來抓食人養的鷄子；爲此該不停息的監視着，用堅忍安靜的手段抵禦它。若有時自尊自愛之情提醒我們後悔，使我們自行承認，曾因自尊自愛所說的話不適當，承認曾因自尊自愛所做的行爲不相宜，則很可算我們這神病的醫好。……說什麼醫好？病勢不過平息一時，不很發作，這就是所謂的醫好。等到病勢下次復發以前，能說這病傷在這一期間內算得醫好。實際則如聖方濟各所說的：「除非我們升了天堂，我們的病弱是不能完全醫好的。」當我們生

活在世的時候，無論我們有怎樣好的心意，總該忍耐擔負我們所秉承的，是人的性體，絕不是天神的性體。又按著名神修家德貝尼（Berniers）的話，「我們必須相信，我們一生常要作患神病的人，無法徹底痊愈。」

（3）修成全慢工，不免時或顛蹶。

格外是那些起首專務神修的人，聖方濟格撒肋爵加意教訓他們，要徹實認明自己的軟弱。因為，這一般在神修上缺少經驗，若不幸偶然犯了罪過，就容易發生驚異的心，而他們的驚異之情，要發生多種弊害。德貝尼又說：「陷入罪境之後，心煩意亂，敗興失望，這可

指明人不完全認識自己。」

我們可聽我們的聖師以怎樣精緻，怎樣和美的口吻教誨這一人：

「你向我說，你受人慢待的時候，心內還覺着一番憤憤不平的 emotion。我的女兒，請問你加這個「還」字，可有什麼意思？莫非是你已多次摧殘了你這類的仇敵嗎？」

「你別思想，不費長久的時間，就能作你靈魂的主人！也別想你即刻就能將你的靈魂完全制服！你與自己的毛病戰爭，若能偶或獲得一二勝利，則很够你心滿意足了。」

「我們的缺欠常要作我們隨身的伴侶，直至我們囂氣入棺之日為

止。不可妄想我們可以脚不踏地的行走，顛仆之後，固然不可自暴自棄，一儘的倘臥在地，滾轉不起；但也不可妄想騰空高飛；別忘了我們還是羽毛未豐滿的小鳥哩！」

「一般銳意精修的人，妄想在進行上可以做照『日間飛箭』的速度（第九十聖詠六節），妄想不久可修得聖女德助撒。聖女加大利瑟納，聖女加大利熱納的大德。這番心願固然不錯，但請問你爲什麼得這般頂點，你預備着費用多少時日？或許你要說：三個月可成吧！若是能够，還盼望時間更短呢。好在你加上了『若是能够』這一句，因爲，不然之間，你就不免大受幻像的愚弄了。」

(4) 靈病如同形病一般，來時急如奔馬，去時

緩似徒步。

「聖保祿是霎時之間，靈魂得了完備潔洗之恩的。還有幾位別的聖人，如聖女加大利熱納，聖婦貝拉齊等，也曾得了如此速成的聖德。然而靈魂上發生這樣驟變，宛如物理界內復活死人的聖蹟一般，是完全奇異的變化，是聖寵的特等妙工。如此的特寵，我們不可輕易的高盼妄想。靈魂的病全如肉身的病一樣，照普通的療治法，須要按部就班的進行，要緊費到充足的辛苦，用上延長的時間才成。古聖雅各伯在夢中所見梯上的天神，雖然都有翅膀，却沒有飛的，都是按着梯

階的次序，一級一級的登上走下。人願意從罪境內升上熱心的級第，該當效法黎明伸展的步驟；當黎明升起的時候，它從不一下子將黑暗除滅，却是一線一線的催着黑暗退走。按人們通常的經驗所知，治病的方術進行的愈緩慢，所發生的效力也愈穩健。原來心神界的病症，全如肉身方面的病症一樣，染着的時候，快的相似奔馬，退走的時候，却慢的如同徒步了。」

「所以該當有忍耐，我們從前不甚注重神修的事，不免當那時期染上了不少的毛病，現在別想着一天兩日，就能完全的治好！」

我們這位溫良的聖人，常是如此的作結論：「即便我們因軟弱的緣故，不斷的犯過錯失，然終不可因此驚怪詫異。」

(5) 爲能堅定於天主，再不發生歧異，有兩要件。

人的德行無論修到了多高的地步，聖人總是不讓他因着自己的錯失發生詫怪的心。聖人所引導的修女中最熱心的，聖人對她們也是這樣講話：「看見我們有時顛仆，這豈是什麼的非常奇事？」

「我們該拿兩個平行主意：一是平心靜氣觀望我們靈魂園內，惡草叢生的顯象；一是慇勤努力剷除惡草，並讓他人助我們剷除惡草。要知道當我們生活在世的時候，我們自尊自愛之情是不會滅亡的。原是這種偏情，常在我們內滋生這類惡草。」

「我念了某修女因已欠缺、憂傷悲哀的話。我想我們作這類兒童哭泣狀，根本的錯處，是我們忘掉了聖人們對神修所發的通論。聖人們說：我們每天該思想，我們在修德之道上是方才起首。如果我們常這樣想，若見自己內有種種可憐區處，有自己還未克除的毛病，就不會驚奇詫怪了。」

「你問我說，有何方法，可以使你的心堅定於主，致於再不能有什麼可引他與主分離的。我向你說：爲着這個，只有兩個要緊條件；就是死亡與救得靈魂。因爲只只死後，升了天堂，你的心才能完全固定於主，永遠再不會與主分離。」

(6) 較有心火較有勇氣的爲大聖，不必是毛病較少的。

這一類的定論，爲那些誠心切望愛慕天主，願意全心事奉天主，與天主親密結合的人，加很大的安慰。平常正是這一般人。偶在天主台前，有了不隄防的失信失義，就不自禁的大驚小怪；他們以爲這些過缺，出自他人，還有幾分可原，出自他們自身，便是無可原諒的，所以就不勝驚奇詫怪。然而熱心神師們的意見却不如此。軻魯 (Cicero) 司譯說：「人失足顛伏，多次是因爲跑的太快，」欲速不達，「前進的心太急，因而隄防不周，失足顛仆自是意想中事。有一等過分心

小，過分謹慎的人，在進行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未從邁出一步，必要瞻前顧後，惟恐放錯了腳，永久的左躲右避，祇怕沾上了污泥；按這樣的步法前行，未必能比別人速進了多少。惟恐到了臨終的時候，才要怪異自己，怎麼還在半路途中站着。原來並不是那毛病較小過缺較少的人，確有較大的聖德，原是有大愛情，有大勇敢，有激昂奮勉之心，毛病過缺雖多，然常恒心克制自己的，才是有較大聖德的。可是他們不免有邁錯步的時候，有時竟翻身倒地，沾染濁污，但他們並不害怕氣餒，祇要見自己跌來跌去，總往前進，就不肯死心而敗興。」

金口聖若望用別的说法發揮這同樣的意見。聖人說：「一個軍人

，祇要不離棄戰場，卽或受幾處傷，或且退讓幾步，誰能如此苛求，如此不懂戰事，前來責怪他呢？不敢上陣打仗的兵，自然不會受傷；凡是奮勇衝鋒的，必定更容易受打擊。」

(7) 犯了罪，就是犯了重大的罪，也不必驚異。

本章內講的，爲重罪大罪可否貼合？連那些不幸陷於大罪，失掉了天主友誼的靈魂，也能囑勸他們不可因己罪過驚異嗎？聖方濟格囑勸專務修德，大量事主的人，所說的話，對犯了重罪的人，也一樣的敢說。「我可愛的主愛靈，天庭顛慄，天門驚懼，諸位享永安的天神驚異不止，驚異人心的可憐，怎能妖怪至此，竟爲一些卑污的世物，

情甘離棄無窮美善的天主。但是，自然界內有一事實，不知你會否見過？一隻滿裝着酒的桶，酒面上不存空氣，在桶底段刺孔，酒汁不往外流；若裝的酒不滿，上面存有空氣，在桶底段開縫，酒汁就要流出。我們在世生活的時期，愛主之情無論如何大，總不能說已將我們的靈魂完全裝滿，致於總不能因着誘感的擾動，滴漏幾分。惟獨升了天堂，天主無窮之美要全滿我們的明悟，我們因見天主之美，要享完滿之福，我們的意志才要有了完全的愛主之情。到了這般境地，無論什麼受造物，任他能深入心底，也不能令這神妙愛情的寶汁，流出一滴一點；那時必不能有什麼，可往靈魂內吹入空氣，藉以煽惑明悟，因為那時明悟既已見得純全真理，就不能再受邪誤的妖惑了。」

實在說來，人犯罪即便犯大罪，在天堂上是奇怪事。因為在天堂上犯罪是不可能的。至於在現世，則不應當驚奇事，就如從有裂縫的酒桶內流出酒來，不應當驚奇似的。

(8) 失足顛仆之後，不當驚奇，該當立時挺身立起。

吾主耶穌給宗徒們付赦罪之權以前，先命他們常要寬恕人。不止七次，且至七十七次。我們若徹實體會前面所講的一切，便可懂得為何我們對待諸弟兄，必須寬仁憐憫，吾主待人的奇大忍耐，也可逐漸的漫入我們心靈。

我們對於自己及他人的罪過，該有寬忍憐憫的心；但該明瞭，這却不是說的，我們可拿罪過當爲無關緊要的事；這不過是說的，我們不可因自己或別人的罪過驚奇詫怪；也不是說的，犯罪之後不必惱恨罪惡，或不必勉行補贖；萬不可如此的懂錯意思。農人見自己田地內野草叢生，他一點不因此驚奇詫怪，這却不是說的，他因此就減少拔除野草的辛苦，正才要加倍的勤謹哩。聖方濟格撒助爵，用絕對的口氣向我們說：「幾時你不幸失足犯過，不可因此驚奇！」聖人的話內連大罪也指着。聖人又說：「如果我們深深的認識自己，便不會驚訝自己怎會顛伏在地，反要驚訝自己怎會好久挺身站立。」然而在別一方面，聖人立刻又囑咐我們，顛仆之後，千萬不可翻臥不起，只在

地上翻滾」；「若不幸狂風暴作，一時將我們的心胃擾動，令我們頭腦昏迷，切不可因此驚怪，該立刻振刷精神，重新立志，更加勉勵進行。」

「幾時你的心軟弱跌倒，要柔和的樣子將它扶起，祇可在天主前發謙遜，承認自己的可憐，一點不可因自己的過犯驚異。原來軟弱的發軟弱，殘病的顯殘病，可憐的顯可憐，這豈不是很可解釋很自然的事嗎？自然該全心後悔，你因罪給天主加的凌辱；然也該誠心依靠天主的仁慈，再發勇敢，重新定志，勉力繼續走你所離棄了的德徑。」

這末了幾句話明確的告訴我們。在犯了罪有了過以後，替代詫怪的情緒，該發應時合勢的有益心情：就是趁機會深認自己的卑賤可憐

，這原是謙德的首級。論這一層，將在第二分內詳加申論。下章緊接要說的，是犯罪錯失之後，不但不可詫怪，尤其不可心慌意亂。

第一章 不可因已過犯懊喪慌亂

(1) 憂愁是好是不好。有兩樣能分別的憑據。

「聖保祿宗徒說：由天主來的憂愁，能相幫人發痛悔，爲人救贖有大益處；由世情來的憂愁，却能致人於死（格林多二書七章十節）。可見，憂愁能有益處，也能有害處，全看我們心靈內激起的情緒如何。就實情說來，憂愁發生的效驗，總是有害的比有益的多。能發

生的好效驗只有兩種：就是，能教人心懷慈良，能促人多作補贖。能發生的壞效驗却有六種：就是，教人心焦，懶怠，煩惱，嫉妬，妄貪，不耐。爲此智識經上說：憂愁殺害許多人，不能發生出來好處。（第三〇章二五節）。這正因爲從憂愁的泉源內，能出的好河流只有兩道，能出的壞河流却有六道呢。」

爲此緣故，魔鬼竭盡心力，務要在人心靈內，激起這甚有害處的憂愁來；他爲推人終於敗興夫望，他開首用的手段，是唆使人慌亂不安。他爲擾亂人心，很不費事的，給你找出種種愚弄人的藉口來。他向人居然講道：你會得罪了至尊威嚴的主宰，你會凌辱了無窮美善的天主，你會刺傷了至慈大父的心，豈不該因此憂傷？聖方濟格對此種

種答應說：是的，憂傷是該憂傷；然而，這是說的，該發真切悔罪之情，斷不可起那種懊喪之情，自尤自怨，煩惱自憤。真切悔罪之情，如其他一切自天主來的情緒一樣，該當是平和安靜的；古經帝王篇上說：「主子不存於混動之中。」（三卷一九章二節）幾時擾亂不安之情佔據了人心，這確是好的憂愁讓位與壞的憂愁了。

我們的聖人繼續着說：「壞的憂愁使人心擾亂不安，懷起過分的害怕，使人煩惡祈禱，使人的腦子感覺困憊，感覺沈重，使人躊躇莫決，使人失掉主張，丟去興志。使人的魄力萎頓麻木；簡說一句，劣性的憂愁好像嚴酷的冬季，將大地的美景消殺淨盡，使諸動物入於僵局；因為憂愁的作用，可將靈魂的和飴性吮食，使他的各等機能冥頑

不靈，不適於動作。」

(2) 因着過犯慌亂的情況。

我們可以描述一個人，怎樣因着自己的過犯陷入慌亂境地，怎樣受這種情感的摧殘。所要描摹出的情況，估量要指示許多人，覺悟自己正是陷入此等迷途的份子。想來，這個人在一起首的時候，本然懷有很好的心意，滿腔子熱火，決定志向，務要步武吾主的後塵，行善避惡，甘走受難的苦路。正在毅勇前進之中，偶不留意，忽然翻倒在地；於是，慌亂憂憤之情尾隨而來。但是，他毫不猶豫的又挺身起立，發痛悔，去領告解聖事；罪犯因此也全補償了。然而，然而，真的

全然完事了嗎？……他常還向自己設這疑問。禁不住自己多次迴想那場往事，總覺的放心不下。剛剛封口的瘡傷，只因惦念太甚，不時不刻的察看，只因害怕不過，不時不刻的摩動；這樣作着，別無裨益，祇可令瘡傷多染毒菌。若以憂憤不忍來作紮傷的藥布，焉可望瘡傷早得痊愈？「心慌不安，盼望瘡傷痊愈的心太急，沒有比這類的行動，更能使瘡傷延久不治的。」當人心中懷有這般懊喪之情的期間，前進的步武便要緩慢起來，再不是興奮奔跑，只是徐徐跛行。心中煩惱自己，好像還有些謾怨天主的情意；祈禱的時候沒有依靠心，領聖事的時侯，衷心所懷無非恐懼害怕。靈魂度着這般苟延殘喘的生活，直到靈魂受一特別振撼，才能有所轉變，譬如行一次避靜神工，或一次異常

妥當的告解，於是原氣復振，舊日的神生重興。然在這復新之後，若心內仍存着向日那慌亂的印象，此時如果再有了過犯，或又回憶起來，昔日的過犯，則憂憤不安之情重新又激起來，惟恐較昔日更甚。自此，昔日在神修上奔跑之勢停頓，繼續下去的是緩緩而行了。如此每况愈下，若天主不特施恩寵，憐恤挽救，難保究竟不落到無方醫治的冷淡境地。

可憐的靈魂呀！究竟是什麼來阻止你們的奮勉呢？不是聖保祿也是如此的詰問你們嗎：「你們從前跑的很好，是誰攔住你們，不讓你們聽從真理呢？」（加拉達書五章七節）聖方濟各說：「若頭一次碰倒以後，你未曾心慌意亂，祇是平平安安的將你的心舉在兩手，柔和

的樣子將它扶起，你就不致於遇到第二次的顛蹶。」

(3) 陷入缺失的靈魂，要緊忍耐。

仁愛溫良的聖方濟各，千百次的囑勸人，吩咐人，急望能將自己心中的平安通傳與別人。「這等絕美可貴的和平，在聖人心中作了他一生最可愛，最忠信，永不相離的住客。」聖人懇切勸人，要常心平氣和，多多忍耐，格外要忍耐自己。

「不可因我們的毛病缺欠發惶發亂。」「要勉力躲避一切慌亂不安的心情，因為沒有比這些情緒，更能阻礙我們在德行上前進的。」

「請你看看落入羅網的飛鳥或他種動物。原是爲了什麼他們竟被

羅捕？原因是它們一覺自己陷入圈套，一時慌忙萬分，不停的東衝西撞，盡力掙扎，恨不得立刻脫險。那承想，跳動的越急越躁，入網入的越深，繩索勒鎖的也越緊。照例，我們陷入過缺的羅網，也別想我們用慌亂不安之情，能得到早脫之幸，惟恐弄巧反拙，受更緊的束縛。」

「該常忍耐，自己在德徑上不能速行，須要緩步前進之勢。祇要在修德上盡到自己的所能，常常發奮勉力，常懷着願意向善的心，往前奔走。就可以平安滿心了。」

「所以，要安心忍耐的等待，盼望我們能完成自己的工程，能够按部就班的漸漸進行才是。無庸懊悔自己昔日成績無多，只管勉力往

後多做多行便是。」

「不可因見自己在修德成聖的事業上，常在初學程度，就發生自尤自怨的心。原來，在專務熱心上，人人該看自己，是常帶着初學士資格的，一生常度着受試鍊的時期。不然，若思想自己，看待自己儼然是正式的發願修士，這正證明自己實是初學程度，甚且還是應當被開除，應當重受試鍊的。因為在專務熱心的這個修會內，並不是發願的典禮可使初學修士變為正式修士，是守全了所許的誓願才成。然而，幾時對於所發的願，有未全滿的限分，幾時也不算將願實在的滿全了。但是，在事奉愛慕天主的責任上，常有該往前進的限分，一直到死，才算完結；所以不到死期，願是終究不能滿償的。」

「或有人說，我既知道我在德行上進步緩慢，是因我自己的過錯，我焉能不因此憂愁慌亂呢？」

「對於這一件，我在『神修引進』一書上所提過了的，我這裏還要提一次，因為這一類的勸告幾時也是說不夠的。我說的是：爲自己所犯的罪過，憂傷是該憂傷；然該堅決，果斷，恒執，安靜的發痛悔，斷不可讓心靈懊喪擾亂，憂戚焦思，敗興失望。」

(4) 犯過後要心平氣靜。

自前面所引聖方濟格的種種言論，可以見得聖人所叮嚀勸的，是人在失足犯罪之後，要緊保存心中的平安，要緊忍耐擔待自己。以

後將引的聖人的話，更是滿了這一類意義的。聖人所願勸告人的，不僅是那些有德無罪的，另外是那些有毛病有罪的。

「若有時禁不住自己，失忍急忿，不可因此心慌意亂，祇好立時勉力將己心靈復置於溫柔氣氛才是。」

「你那自尊自愛的偏情，不時的萌芽，你對此究察的過餘仔細了。也許這類荒草繁殖太盛，但要保持心中的平安，不嫌它們擾亂的麻煩，更不驚怪它們生發的茂盛，僅可用堅決的口氣說個「不」字，那種種衝動爲你便一點危害沒有。儘管往前走吧！別過餘盼望享受安靜無事之福！別盼望得到總不受惡偏向騷擾之幸！如果你不存這種妄想，才能享得真正平安。」

「要緊忍耐擔待衆人，然而尤其要緊的，是忍耐担待你自己。我願意說的，是總不可以因你的不齊全，心中慌亂。顛蹶之後，不防再敢的再立起來。你既每日重新定志前進，我已替你很覺滿心。實情說來，爲在神修事業上有成就，最好的行事方案，莫過於常常的重新起首，總不想自己所完成的已足。」

「人可是能克制壓伏肉情，然總不能克制壓伏的，致使肉情再不會衝動。明悟的注意，免不了有時被分心之念阻碍。我們的其他能力皆能有這類的弱點。豈該因此煩亂，憂愁，心中不安嗎？無庸說，是絕對不該的。」

(5) 因自己的過失憂傷，當是安靜果決的憂傷。

「你向我敘述的那種種短處，你不可因之憂憤詫異。你見它們仍在你靈魂內活動遊行，我說，你不可因此憂憤詫異。我懇摯的奉勸你不要如此作。因為，雖說我們應當懷着惱恨，厭惡，拒絕毛病的心，為能因此逐漸的改掉，但不可起那等激憤的憂傷，該是心平氣和，毅勇果決的憂傷。惟獨這樣的憂傷纔能助人定堅固的主意，纔能生改毛病的真效。」

「不消說，罪惡是應當躲避的；不過，該當平平安安，不慌不忙的樣子逃避。不然，若奔跑的太急了，便有滑倒的危險，與仇敵供給

時間，易被仇敵殺害。爲發痛悔，發惱恨罪的心，依然也該平和。聖經上記着一位悔罪者的話說：「請看我的至深悔罪之情，存於平安中。（依撒依三十八章一七節）」

「沒有比罪惡更該引我們惱恨憂傷的；但在惱恨的心情內，還該爲神慰神樂留下餘地。」

「爲全心歸向天主的人，沒有比得罪天主更能令他憂傷的。然而，他的憂傷不久就要變爲一種深沉，和平，安靜的謙遜，甘認甘忍自己可憐的心。末了，這一心情要把他提拔起來，引他對待天主的仁慈，懷起來無恐無懼，全備的依靠心，及甘飴的依靠心。」

「總說一句，你總該勉力着，壓制自己，不要發怒生氣。若不幸

因了一時不忍，順了偏情發了怒，及至這陣狂風過去，至少該約制自己，不因自己的缺欠，發慌亂憂戚之心；不然便有危險引起來別一次的風波。自私自愛之情來擾亂你，使你一時不得安生，這已是場不幸；一旦這等騷動平復，你可別因這場惡遇，在已心內再激起慌亂不安之情。此時最好的辦法，是要將你的心再慢慢的引回，平和的樣子，將它再放在吾主的手裏。……你的心雖然可憐軟弱，但是你總要盡你的所能，排置管治他，使他至少對待你自己，常能存於和平的地步。」

「幾時你的心出了溫良的境界，要用兩手輕輕的把它拱住；要用指頭輕輕的將它勾起，却不可用堅硬的掌拳來壓迫它；就是說，不可以用強橫的手段來拘束它。……該當忍耐自己，該當用撫媚的口氣來勸

導鼓勵自己。多嗜覺着自己衷心憤憤，眼看就要忿怒暴發，此時該如制服要發野性的馬似的，要坦然將轡韁拉緊，將自己用堅決的手腕把持牢固，不令他苟順情感的衝動。」

「多嗜你順了偏情，有了過錯，該當留神，別讓自己陷入慌亂之情；該急速投奔天主，在天主前謙抑自己，勉力發一種和飭的謙遜，發一種出自愛情的謙遜。這樣的心情要立刻將你引入依靠天主之情，教你全番憑信天主的無限良善，令你確信天主要相幫你改自己的毛病。偶然陷於過缺，不管屬何種類，惟一的行事方針，是要平和的祈求主子寬免，一並向主子說明，你確實信服天主愛慕你，確實信服天主要寬免你。該常質樸和平的樣子，在天主前如此行事。」

(6) 不合格的謙遜所有的效果。

聖方濟格撒肋爵，攻擊這種有損無益的煩亂之情，爲能攻擊的更有效力，且將發生這種情動的普通原因，或可說它的惟一原因揭示出來；這個原因不是別的，只是純粹自愛的偏情，即過度找尋自己私益的傾向。聖女大德肋撒已經說過這以下的話：「真正的謙遜，雖然引人靈魂承認自己的不好，令他憂傷難過，然而這等憂傷總不附帶自亂不安之情，非但不使明悟昏暗枯乾，反能使靈魂感享安慰。一方面，靈魂憂傷自己得罪了天主，別一方面，却念想天主的無限仁慈，便又膽敢仰望，自寬心胸。這種謙德發出來的光芒，能引人自羞自愧，又

能引人讚美天主，感嘆天主怎樣過分的担待了自己。至於假面的謙遜，既然來自魔鬼，當然就沒有良好效果可發，祇會把天主表顯的像似雷打雨下，閃電驚人的暴主。這是魔鬼發明的計謀，陰森凶險，極其微妙，最會假粧迷人；我可是認清它了。」

正是因了魔鬼的那種陰謀，多數的人因己罪過慌亂不安，因而多數的人也大受其害。一位有聖德的司鐸曾說：「因着自己的可憐謙卑自下，這是好事；可惜會這樣做的人不多。反而因着自己靈魂的可憐憂憤不安，倒是衆人都善於做的；這一樣做法可是很不好的，因為在這一類的憂憤擾亂中，原是自尊自愛之情從中作動。」

奧撒那（Ozana）說過這幾句很精微的話：「驕傲有兩種：一種

是喜歡自己，這是通常所有的，它的危險性比較更輕；一種是不喜歡自己。就是因為素常器重自己之心太甚，一旦發覺出來，自己內裡原來沒有什麼，因而大失所望。因而不喜歡自己。這第二種驕傲更加精微，所以危險性更大。」

(7) 心中擾亂不安，多次是因為自尊自愛的偏情。

這種帶着謙遜假面具的自尊自愛之情，聖方濟各常設法為人揭穿，務將它各方面的詭譎為人指明。原來人心中一切急憤之情，並不是因為人盼望靈魂的疾病快得痊愈，實情是為能自見靈魂健全，好藉此

自覺滿意。這一切激憤之情，使人始終不能同自己的良心和平，使人一味的消極悲觀，氣恨自己，似要將自己的心靈置之不理，看作無法改制的東西。焦愁懊喪的雲霧將人的心靈完全包圍，終不釋放，於是這苦痛的靈魂專門在觀察自己的毛病罪過，一味的注意自己。如此做來，漸漸要演成一種自暴自棄，自尤自怨的脾性，自此他對人對天主的行爲，祇會口口聲聲的嘆惜，不斷氣的抱怨自己的可憐。心中所懷的企望，無非願受人憐憫，得人撫慰；這種危害人靈的隱情，在心地內深藏隱跡，很難察明認出。明智的聖方濟格對於這種種情感，一律以懷疑看待；聖人說：「這一切懊喪怨憤之情都是同一的神師所出的主意；這個神師不是別的，原就是自尊自愛的偏情。」

「爲修溫良之德，最好的方式，是先對自己實修溫良，總不可對自己發怒生氣，總不可因自己的短處自暴自棄。若我們有了過犯，雖然按理應當憂愁難過，但自別一方面，却該阻止自己，不可沉入憂慮焦思，激憤恨怨之情。許多人不按這種辦法行事，所以使自己的神靈大受損害；例如他們偶然失了忍耐發了忿怒，及至怒氣消散，反回來自想之後，就又因自己發了忿怒恨怨自己，又對着自己發忿怒。當時不會含忍，一時憤憤不平，心中已因此受到一番苦惱，後來猛然反省，自給自加了無謂的酸苦，想念及此，又不禁的酸苦起來；因見自己方才沈入憂憤，反過來又怨恨自己行事糊塗，不自禁的又憂憤起來。這樣的做下，反轉輪迴，心靈常期的生活於氣憤憂怨的空氣中；第二

次的忿怒不但不能消償頭次的忿怒，反要成爲不久的將來重新忿怒的先導，作過去忿怒，及將來忿怒的線索；就是說，不久若再遇上類似的激刺，心中既還存着相應的情緒，很容易再失忍耐發忿怒。而且這類自尤自怨，憂憤氣恨之情都由驕傲而來，都是純粹自尊自愛之心所發，都是因人看見自己有毛病不齊全，不願意承受認領，所以才憂憤不安呢。」

(8) 因爲過餘尊重自己，所以憂憤不安。

「因着自己毛病過犯自慚自愧，本是好事，不過須要躲避，不可由此轉入煩悶不安之地。因爲，帶上這般色彩的慚愧，全是自愛的偏

情所發的效果；此時我們心中感覺不快，並不是因了愛天主，實是因爲自愛的緣故；我們所不快竟的，是因我們見自己還不是全滿無缺的人。」「謾怨哭嘆自己的毛病，爲靈魂大有害處：因爲如此正使自尊自愛的慾望滿足。」

「幾時我們失去靈明的平安，心中過分的憂鬱煩悶，追根結底，沒有別的原因，只是我們過餘的結記自己。在我們神修之道上，一有一點逆境，譬如有時在克己上多少有缺欠，多少有些苟順本性，或不拘犯了什麼小過，一時心中不勝喪氣，好像已將全盤的事都壞了一般。」

「可知我們煩惱焦燥之情的直接原因，是自尊自愛的偏情，間接

的原因，是我們器重自己的心太甚。幾時我們有了不齊全的行爲，或是犯了什麼罪過，不禁的驚異詫怪，心中擾亂不安，失忍耐，氣恨自己；試問我們這般舉動的根由何在？無庸疑惑，這是因我們素常裡幻想自己很有若干程度，在道德方面深有造就，自覺神力健壯，靈魂的聖德已很穩固；不料如今將我們靈魂的實地露出，所發出的效驗，證明我們內部并無多少實質；且至翻身倒臥，頭顱撲地，於是大失所望，恍然覺悟，自己所懷的不過海市蜃樓，那有實德，因而心中大感不快，憂憤煩亂，焦思不安。假使我們徹實認得自己的真相，若有時見自己顛伏在地，不但不以此爲奇事，反要驚訝自己，怎能延久無事的站定。正因我們對待自己的價值，懷着錯誤的見解，所以才起那類不

應當的煩亂情緒呢。我們的心意是願意見得自己，常常圓滿無缺，爲能藉此享受自足自幸的安慰。可是事不遂心，缺失過犯常逼着我們，觀看和承認自己的可憐，自己的虛無，自己的軟弱；這是我們很不甘心的。」

「若你有了缺欠過錯，該當躲避一切心煩意亂的情緒，不可起那一面謾怨自己，一面原諒自己的情緒；因爲這類情動全是從驕傲來的。」

(9) 有了過錯罪犯，該溫良慈善的勸改己心。

這是聖方濟各所指示的行事方式，直接反對自尊自愛發生的不安

之情；說來這些情動，姑不提它們所生的害處，橫豎是荒唐無益的，聖人因為對待這軟弱的人心，懷着很大的慈悲憫憫，所以盡情袒護那陷於軟弱和依順了偏情的心。聖人勸我們，待遇這個迷昏失錯了的心，不可使用暴動的手段；它因自己的盲鈍錯誤不勝煩亂懊喪之極，若你再乘火打劫，橫氣相加，它焉能不加倍的煩亂昏鈍？不如用以下的方法，看得更為明智：

「我說，即便你的心有些誤人歧道，切不可因此氣恨難為它，祇好溫和的樣子將它拉住，慢慢的將它再牽回正軌。」

「我極愛的女兒，幾時有了過錯，只好察考自己的心，問問它，是否還存着願意事奉天主的活潑意志，堅決意志？我思想，它大約

要答應「是」的；恐怕它的意志如此堅決，致於千死萬死，不肯廢棄事奉天主的心志。然後，可以再問問它；那麼，爲怎的你現在就猛然跌倒，爲怎的你失了勇氣，發了軟弱呢？它必要答應的說；這是我一時的失慎，不知怎的，我竟邁錯了脚步；反正我如今是後悔莫及了。」

「噫！我可愛的女兒，事既如此，就應當寬免它；原來錯失的發生，並不出自它故意的不忠信，不過是出自了它的軟弱。所以，爲引它回改，要緊用和順平安的手段，不可以用憤氣來戟它刺它，加它內部的紛亂。」

「每日從早晨，就要把你的靈魂置於和平的空氣中，以後一天的

工夫，常要提防留意，幾時見他越出範圍，立時將他重新領入這和平境地，用柔和的態度常將他把持在你手裡。若有時不由自主的失了忍耐，也不要因此驚懼，一點也不可因此憂愁；最好是老實承認自己的過錯，在天主台前平平和和的發謙遜；然後，勉力把你的心靈定置於溫良的氣氛中。可以向你的靈魂這樣講說：是的，我們邁錯了脚步；但是何妨如今再立起來，緩緩的再往前走呢？不過，往後在我們自己身上更要加小心。你每次跌倒，每次要這樣做。」

(10) 以溫和以理智，自改自責。

「我們應當後悔自己的罪，然該心平氣和，果決堅定的樣子後悔

。如果判官以理智評判定案，拿理由來令犯人承認已罪，懲罰犯人亦取和平，這樣作法，爲使犯人改過自新，總比動怒生氣，更有效力。再說，在動怒生氣中責罰犯人，加罰的限分往往不以罪過的輕重作權衡，多次是以自己忿怒的熱度作標準。我們自責之時，平安決斷的發痛悔，比心中激憤暴動，怨恨自己，得的益處更大更。且如剛說的理由，帶着氣憤的心惱恨罪，多不是按着過失的輕重而發，却是隨着我們情動的強弱而發。」

「愛主靈，請聽我說！一個孩子有了過錯，父親若溫和良善的樣子責勸他，比生氣動怒，爲使他改過效力更大。照樣，幾時我們的心有了過失，如果我們也是溫良和平的樣子責勸它，不向它發顯絲毫

激憤之情，反多多的發顯憐憫之心，善言鼓勵它改過自新，則心中所發的痛悔必更虔誠，必更能深入骨髓；若悔罪之情發在激憤中，憂鬱中，攪亂中，便不能發生如此的好效驗。你且聽聽我所採取的辦法如何！設說，我專心致志勉力改除貪虛榮的毛病；但是偶不經心，竟在這個毛病上重重的跌失一步；此時我總不照以下的樣子責叱我的心靈說：你這個可惡的東西，你這個可憎厭的東西，看你多少次定了志向，畢竟還是順從了貪虛榮的偏情。真該羞死的蠢物，請問你怎有臉再抬頭看天？你真是個瞎眼，糊塗，虛說不實，在你天主前失信的東西。噢！我斷斷不要對我的心說這類的話。我反要用理智來使他誠服，用憐憫之情鼓勵他指導他改悔。我要說：唉！我的可憐的心哪，你

看，咱們竭力小心，祇怕跌入的坑子，終究還是跌了進去。然而，這也無何防礙，儘可再挺身站立起來，再拿主意，自此更要謹慎，勉力遠離這個陷阱，免得再落到裡面；祇好仰望天主的仁慈，盼望他相幫我們。往後要更加注意，勉力將定志保持結實！徑可再進入謙遜之道！再發奮再勉力，繼續在這個德行上往前走吧！自此以後，要加倍的隄防自己；天主定要相幫我們。放心吧！我們往後還要有長足的進步哩。我覺着，照這個樣子責備了自己以後，便能提拔自己，感動自己拿定結實主意，庶幾再不陷於那過犯。爲在改毛病上得到成效，當然該應用相宜的方法，有時也須討問神師的指導。」

「然而，若有人覺着這般柔和的責勸，不足以激動自己的心，發

出真全的悔罪與定改，他可以用較強的口氣，來責叱自己的心靈，爲激動他深深的自羞自愧。不過，在嚴刻自責之後，既將心靈很很的振盪了一番，然後便要轉過來撫慰他提撕他；常該用虔誠依靠天主的甘飴心情，作痛悔罪及憂憤心情的結束。此時應該效法悔罪的達味聖王；他見自己的靈魂沉入憂雲悲霧，使用這類的話扶持自己說：噢！我的靈魂，何必如此憂傷，何必如此擾亂不安？仰望天主吧！因我仍要讚美天主，認他爲救我的臉面者，認他爲我的真主。」

(11) 不讓自己擾亂不安，爲更容易離棄罪過。

聖人這般翻來復去的勸語，雖然滿了仁愛，聖人以斷決的口氣所

發的這類言論，雖然句句皆真，然當注意，內中並沒有一言一詞，有令人無恐無懼安眠於罪中的意思。誰敢與毒蛇同床共臥？特別是犯了大罪之後，死亡能猝然來解決人永遠的大事，令人落入永苦的地獄；想起這層意思來，怎能不戰慄害怕，怎敢坦然立足於大罪之境？明知自己內裡懷着仇敵，他的勁力能在每時每刻，將你拉入永禍之藪，你怎能不急速將他逐走？就論小罪而說，也不可讓它們安紮心內。怎能讓靈魂存留這些不滿天主心的污點？況說，小罪的壓力所有的自然趨向，是要漸漸將人推入大罪之中。

但是，正是爲教人容易棄捨罪過，所以我們可愛的聖師纔禁止我們心慌意亂呢。他很知道，從激憤擾亂之情內，不能發出絲毫的好效

果來。聖人像一位精明的醫士，預備做一樣難行的手術，此時絕不敢嚴厲的強制病人，正要善言善語的撫慰他：施手術的時候態度越平安，能得的效驗也越急速，也越穩健。爲此緣故，聖人首先勸人勉力得的，無論如何，總要保存心內的平安。

(12) 聖方濟各雖常心中安泰，總不紛亂，却常表示出深惡痛恨小罪之情。

聖人對待自己一些防不住的小罪，所有的行事方式，全如他囑勸他人行的一樣。爲證明這話一點不錯，最好節錄一位與聖人同時生活，并寫了聖人行實的證人的記述：這些話也正好作本章的結詞。「有

一天我同他討論神修的事。我向他提說的是：小罪雖說是小罪，但是總常教人感覺一種不可發揮的慌亂之情。我僅僅把這幾句話吐出嘴脣。他立時就接起來說：請你容我給你分明！我們不可以因着小罪擾亂不安，祇可以因此不喜歡。因為，心中擾亂不安，這是從自尊自愛之情發出來的。原來人所以慌亂的緣故，無非是因見自己在修德行的途程上，還沒有到頭，常得重新起首。至於不喜歡的心情呢，就是說不喜歡自己，是因見自己做了相反天主聖意的事，這却是由聖寵發出來的效驗。」

「這是聖人論人爲自己日常的小過，該發的憂傷的性質，所懷的意見。這也是聖人在自己本身這類的光景內，實在遵從的辦法：幾時

有了缺欠，只只的承認自己的過錯，哀求仁慈救主可憐，別一面却絲毫也不讓自己激憤煩亂。希臘古代賢哲在詩文內描寫亞那代與愛而古搏戰，每次亞那代被愛而古打倒，每次總是挺身再立起來，且每次增加新力，每次戰鬥的較前更劇烈。這位心胸寬大的聖人也是如此，他不停息的與自己的偏情爭戰；若不幸一時邁錯了步，總是勇毅果敢的再振起精神，不屈不撓，從容自然，不惶不忙，繼續着勉力成全自己的事體，總不會煩惱憂悶，掃興消極。L

第三章 不可因已過失敗興失望

(1) 總不可失望，仰望之心能從生命的風波內
將人救出。

勞當(Roos)神父是著名的耶穌會士。一次他給別一位神職班的
講避靜。神工做在半路途中，忽然接到來信，召他即刻前赴羅馬；到
羅馬後，被選為本會的總會長。辭別了衆位會友，已經登程就道，忽
然又返回來，簡直進了行避靜神父的屋內說：「神父，我忘了一句很
要緊該囑咐你的話，就是：不拘遇了什麼，千萬千萬不要灰心失望！」
這句話我們真可以奉為金科玉律。有多少的靈魂，要緊向他們再
三再四的叮嚀這句話呢！金口聖若望不斷的這樣說：「別失望呀！這

句話，在我每次講論中，每次在我們彼此談話間，要向你重復叮嚀；你若聽信我的話，你便可得病痊。爲救靈之事，我們有兩樣最兇險的仇敵：一是因着自己的清淨無罪自矜自恃，一是犯罪之後敗興失望；須知這第二項却是更爲毒害的。」實話說，一我們是因着仰望而得救。』（羅馬書八章二十四節）原來望德宛如自天下垂的繩索，將人的靈魂與天庭相結；祇要靈魂將繩索緊緊把住，繩索便要一節節的將他們拉到絕高雲層，將他們從現世狂風怒波的生命中提拔出去。然而，如果一個靈魂，任自己陷入灰心，撒開這個救命的錨，立時便要墜下，沒頂於禍惡之淵，難免喪亡。

「我們陰險的仇敵很明白這種情形。他一見我們因着罪過沉悶消

極，即時趁機向我們撲來，急速在我們心內運輸種種誘人失望的意思，運輸一般比鉛鐵還要沉重的愁念。不幸若我們將這類幽暗的思想迎接進去，它們的重量要使勁往下拉我們，如果我們真將救命的繩索放開，自然下墮，不知伊於胡底。L

(2) 魔鬼的雙面戰術。

唉呀！前面剛說的兩句話，可惜是太的真實了。無數無數的罪過從未補償，在聖教會內立了大壞表樣，多次多次是因了失望的緣故；此外還有大數的罪惡，大數暗密的罪污生活，只有天神們知道的，只有天神們代為悲傷涕哭的，也多是因了失望的緣故。若沒有失望，祇

要本着仰望之心發痛悔，何嘗能壞了事？一個靈魂偶然陷於罪惡，或許還是因爲失於謹慎的緣故；然而失望的魔鬼趁此絕好機會，鑽入這一個心慌意亂的靈魂，向他千言萬語的講說理由，一宗比一宗更令他灰心，究竟能引他插進加音所入的圈套，說出他這句令人心驚肉跳的話：「我犯的罪太大了，已不能想望赦免。」（創始篇第六章十三節）

從這時起，如同聖保祿宗徒所說的，黑暗的王要在這個靈魂內作主，隨意支配他，摧殘他，隨意將他推進任何的溝壑內；「他在沒有依靠心的人內作動。」（愛弗所書二章二節）因爲他已在這靈魂內，播種兩樣險毒情意：一是因着罪過離棄天主，一是因着過失害怕天主。我們可別思想，這類誘惑僅僅在犯了重大罪過之後，才有危險生

起！要知道，撒謊的惡神使用的兵器，越掩飾的嚴密，演出的毒害越大。爲此，他往往用這同樣的伎倆，來攻擊那些有德行的人，趁他們犯了輕小過失之後，誘感他們墮入自己的圈套。固然，他不定能使這些靈魂真正失望，至少他能使他們走着德行道路，帶上了無精打采的心地，好像全身的肢體麻木不仁一般，使他們原有的強悍精神消失，一儘懈怠起來，如此漸漸的要失掉向日的熱心，靈魂內愁雲滿佈，悲霧迷漫，再無進取的興志，反而要放浪形骸，走入喪亡之道。一入此境，一切都要感覺乏味，一切皆使他煩悶，一自此他再無心補償已犯的罪過，這樣下去，終究要落入完全冷淡的地步，一自此靈魂上大受塗炭，日甚一日，很有危險形成了無法挽救的結局。

(3) 顛覆之後靈魂怎樣陷於失望。高隆忒神父
的講勸。

我們的過失，尤其是我們日常屢犯的過失，爲撒彈供給一樣最易誘惑我們失望的方法。我們前面已提過這個確鑿事實，就是地獄的惡神，特地是在攻擊望德的陣容上，更善於「假冒光明的天神」（格林多二書一章十四節）。他施展他這伎倆，慣用的方策，是將我們無數的缺欠，與聖寵不截止的感動，將我們辜恩負義之行，與天主的各等恩惠，將我們過犯的次數，與我們所拿主意的次數，一同列在我們眼前，兩兩對峙，請我們自己較量相比。對着這齣悲觀的表演，驚惶迷

目的靈魂，不自禁的駭嘆，自想事既如此，天主還能不厭惡我嗎？我到如今這樣妄用了天主的恩賜，若天主將已恩寵的泉源杜塞，再不令我享得它的潤澤，這豈不是很合理的嗎？天主將我棄絕，天主是有充足理由的。至論我到今勉力要成就的工程，我那前伏後起的過缺，已明明的指示出來，照我這般軟弱的程度，是絕不能勝任的，看來不如半途中止更合。恐怕是我心高妄想，在天主上作了過分的仰望，過餘不自量力了。爲何要空費氣力，既然絲毫的成效不得？我天天勉力着修德修德，既然所指望的聖德程度是我無法探到的，那麼何苦的枉廢心力？十足的閱歷是有了的；它明明的告訴我，在我心目中所標的絕頂，以我這萎靡才分，是永無攀登希望的。豈該永久照着這樣，不斷

的空拿主意不成？「我儘管定主意，多嗜有完呢？我這樣做，豈爲多落違犯主意的罪，爲多受幾次憂苦嗎？莫非是爲令我的仇敵多見我失敗，因而多樂意幾次嗎？」（第十二聖詠二到三節）

唉！喪志的靈魂呀！原來教你仇敵愉快的事，不獨是你的過失，尤其是你因過心灰志喪之情，和你因過不依靠天主仁慈的心。可敬高隆汗神父說：「這誠是人能遭的最大的禍患。幾時人能抵禦，不讓這種禍惡臨身，便沒有能阻擋人，重歸向善之道的，便不能有不可利用，以獲神益的。一切的罪過使你能吃的虧，比你因爲失了依靠之心吃的虧，更大更重。所以始終不可失掉依靠的心！你讓我在你身上享用多大的權力，我就用多大的權力。來向你發這個命令。若你真肯在這

一點上聽我的命，我便承許你，保險能得了回改之恩。」

(4) 聖教會恰在我們這個失望盛行的時代。發

表一位最會振拔人心的聖人爲聖師。

振拔激勵人的勸語，爲任何時代常常切用，而爲我們這個現代，就尤加切用了。「我們的現代是失望的世界，和失望人羣的世界。」這種病症在政治界，在社會場內，不知已摧殘了多少高貴的品質，及多少心志卓越的生活，而在靈塊界內所發生的騷害，更是難以測量的；連那些實心盼望中樂天主的靈魂，也不免有受此毒害波及的。幸虧，如同聖奧斯定所說的，天主上智的安排，常常隨時應勢，設置相稱

的方法，供人採用，藉以應付各時代的需要。在第十七世紀，楊生尼黨最令人失望的謬論，行將萌芽的時候，天主教智的處置，使聖方濟格撒肋爵出世，令他宣講了，著作了很安慰人鼓勵人的道理。以後正當極端灰心的雲霧迷漫全世，厭沉人類的時代，天主又令聖教會，將這位聖人列為普世的聖師；聖人誠是特等善於安慰人心的聖師。實情來說，在這位可愛聖人的一切著作內，字字是提撕人，句句是振拔動人的；聖伯爾納多曾向他的聽眾賭誓，管保他們在聖經及聖傳之內，論天主之母瑪利亞的言行，找不出一點強硬冷酷的色彩；我們現在也可以向眾讀者賭誓，管保他們在聖方濟格撒肋爵的著作內，找不出一節一句令人失望的話來；就是為那極大的罪人，也找不出一句，令他

們真正失望的話，就連令他們略起灰心的話也沒有。

(5) 該怎樣保持不可搖動的勇敢，始終不肯

喪志。

法白而 (Faber) 神父說：「聖方濟格撒肋爵受了天主特別的默
牖，給我們講的一切和藹的道理中最甘飴的，是論我們該怎樣看待已
身的過失，所講的話。」

頭一步，聖人絕對禁止我們的，是在犯過之後，總不可任自己氣
餒灰心，無論罪過是多大多重的。「我的天主，是的，是的，寧願意
死也不肯明知故意的犯罪；然而一旦顛仆之後，無論失去什麼，也總

不可失去了與志，盼望，及主意。——若是有缺欠。你祇可深發謙遜，重定志向，重新起首。你向我說：你沒有毅勇的心，不能將你的短處克除去掉。我想你還記的，我屢次向你指導的進行規程：就是專務忠信事奉天主，和恒心專務修謙德，這兩件該一樣的加工致意。專務忠信事奉天主，這是說的，幾時在事奉天主上失了信義，幾時也該重新定志，執意往後要加倍守誠；恒心專務修謙德，這是說的，每次犯了所定的志願，每次要趁機會，承認自己的卑賤懦弱。——所說當天主婢僕的真意，是勉力對待他人實修友愛；是在靈魂內以意志力，堅定恒久作主聖意的決心；是心懷至深的謙遜，以質樸的心情，完全依靠天主；是幾次跌倒，幾時立刻再爬起來；是甘心承受自己的卑陋

身世，可憐身世，勉力担待他人的毛病短處。」

「論到軟弱這件，若常保持恒執剛毅的前進心，藉此一點一點的往起扶植自己的心，我們的軟弱也不致於造成什麼禍惡。我勸你就照這個樣子做。」

「一點也不可掃興灰心！你受的這類攻擊，或許使你可愛的靈魂微受損害，但我望你和平的樣子發勇敢。祇好勉力將那些傷痕徐徐治好罷了！」我們的過錯當然不能中藥我們，爲此我們應該同聖保祿做一樣的嘆惜：「唉！我這個可憐的人呀！誰可以從這個死亡的軀殼內把我救出呢？」但是，這些個過錯不應當引我們驚奇詫異，更不應當引我們失掉興志。我們的過失該引我們甘認自己的卑弱，深發謙遜，

不依靠自己，斷不該領我們敗興喪志，憂悶煩惱，尤其不該令我們懷疑天主對我們的愛情。天主當然不能喜歡我們的缺欠罪過，然而這並不妨礙天主對我們的愛情。孩子身體病弱自然使母親的心悶悶不樂，然而母親並不因此就不愛她的孩子，反而更加嬌柔的愛他，在疼愛之上復加上了憐愛。照樣，天主雖然不喜歡我們的罪過缺欠，但是這並不阻擋天主對我們恒執的愛情。爲此達味聖王居然向天主這樣道：「主子，求你憐憫我，因我病弱。」我可愛的女兒們，我盼望你們具有慷慨毅勇的心志，該運用強大的奮勉，壓制自己的偏情，克服易於氣憤的傾向，除滅種種迷離妖怪的情感和思想，改掉易失忍耐易受刺激的秉性；要專心致志，每次機會到來，每次勉力檢點自己。然而，若

有時在這項或那項上偶有了一舛二錯，萬不可因此就停頓了前進的志趣；祇好重新振作精神，準備妥當，往後再遇上同類的機會，總要加倍的勉力克制。對待自己進修上的成敗，頂好是走馬看花，不必深考細察，只管在向往天主及棄捨自己的道上，往前奔跑便是。」

「常該保存堅忍久持的勇氣，不讓任何逆遇搗毀自己的興志；須知我們一生，常有應當實行，應當剝削的部分。演習射箭的人，免不了有傾札的時候；練習騎馬的，免不了有跌下的險遇；然而他們並不因這類的「不順，便自認一敗塗地，不再演習；原來有時的失敗，與完全敗北，確不相同。」

「你懷着不依靠自己的心，這很可貴，然而祇有這點不足，要緊

使不依靠自己，成爲依靠天主的根基。這種心情絕不可促你敗興，促你攪亂，憂悶，愁悵；不然，我就奉勸你快快將之逐走，看爲誘惑中最壞的誘惑；萬不可讓你的明悟，爲你心中起的擾亂不安，灰心喪志之情，申言辯護。……即連借謙德美名的申言，也得一律禁絕排斥。」

從這等等言詞，可以見得，怎樣聖方濟格勉力從根子裡除滅失望的毒害。反本求源，人究竟是因爲什麼要灰心喪志？是因人過餘擴張自己的軟弱，或因人不很憑信天主的仁慈，多次這兩項原因皆有。這裡我們可提一件奇怪的事實；雖然事實奇怪，却很普通。其先，人犯罪的時候，多次是因人不認得自己的軟弱，同時也因人過餘仗恃天主的仁慈。其後罪過一經成就，前此的兩樣心情，一變而換爲反對性質

的。此時驟將自己的軟弱放大，變到不堪設想的地步，以憂愁慚愧的
 輾慕，將已靈魂蒙蔽起來，使他感到不克擔當的窒息。方才犯罪的時
 候，無所忌憚，拿着得罪天主不以為事，自想天主的寬赦不必多費周
 折，容易立刻得到；邇今在他心目之中，天主是赫赫威嚴，顯出絕對
 要報讐，不稍息怒的像貌。罪人在此等陰森酷冷的幻像中汨沒，自覺
 羞愧無地，自暴自棄，恐怖戰慄害怕天主。若他不竭力反攻這類的誘
 惑，便有危險氣餒心灰，將筆戰的勇志全然棄置；結果，不但再不勉
 力擺脫罪惡的羈絆，竟至絲毫再不加抵抗；如此下去，罪惡的纏綿終
 於將他牢固的鎖困。自此靈魂徹底的陷入失望悲境，意志懶然投降，
 一儘拿了退步的主意；這樣存心之後，末竟的結局，便是永久的不肯

改過回頭。

(6) 天主的心腸慷慨大方，寬救人罪極其快爽。

我們的聖師，爲醫治產生失望的兩樣心情，恰會對症下藥，使用正恰反對的方法。他教導真心切望修全德的靈魂，要他澈底明了自己定志要走的路程，是長遠艱難的，並要他明白自己本身的殘弱，爲勝過途中當經的艱阻，實實是不克勝任的。然而別一方面，聖人也要他曉得，「依恃着那位堅壯己力的天主，便可成了無所不能的」；犯罪錯失之前，事實如此。犯罪錯失之後，事實仍如此。聖人也指示他令他確信，天主不但是支持他的大能助力，而且是心胸慷慨，寬救人罪

，常常便宜，極其爽快。

「居在曠野地的，也有該受的誘惑，處於世俗場的，更多紛擾煩難；所以無論處在什麼環境，常須有勇氣，不拘住在那裡，天主的助佑常常現成。既常有天主的助佑，所以該在天主前有依靠的心，該謙遜和平的樣子，懇求我們在天的慈父相幫。」

「你向日拿的一切自克的主意，常該重新決定。固然，你已多經驗了，雖然三番幾次的拿定主意，終究短缺是前伏後繼的；但是總不可因此棄置了自勉的志向，祇可因此加倍的託靠天主。無庸疑惑！你一生之時，常要站在不齊全的地步，因你常要有該改正的缺處。因此緣故，必須習着在自克自修上，始終不會感覺困憊，始終不令興志衰

萎。」

「是了，保持心中的平安吧！對待世間虛幻之事，我們本不該牽掛在心，但有時管不住自己，有時我們自尊自愛的偏情，或其他任何的偏情萌動；在這類缺失既過之後，當立時令我們的心俯伏在天主前，懷着謙遜依靠之情向天主求告說：「主子，求你可憐我！因我是軟弱的。」（第六聖詠三節）祇好平心靜氣的重新立起來。因我們不加工在意的的工作，致在我們所織的布上，生出不規則，祇可不惶不忙的排解開，繼續着往前工作罷了！你彈着你的月琴，覺着音調不甚和諧。不可使性將絃揪斷，或將樂器忿憤拋棄，反要側耳細聽，勉力找出來不合之處，好按着音樂藝術之規改絃更張。」

「你看見修德成聖的山峯高峻卓越，你不禁的望天興嘆；瞎呀！我主，這樣高度，我怎樣攀登上去？愛主靈呀，勉力上進吧！蜜蜂的幼虫變成蛹以後，剛剛有了蜂的模樣，還不會飛往花上，更不會高飛山上，漫遊採粉。暫時他們祇會取用工蜂給他們釀成的蜜，不過不知不覺的翅膀要長成，一天一天的壯健起來，末了也會東飛西飛，遊山玩景。該當承認，我們在熱心事業上，也無非是未長成的幼蜂，我們的志向決意要登上全德極峯，然而即時却力不從心，不能攀上。不過，我們起初該做的，是要懷起熱切的願望，拿定堅決的主意，如此就能如蛹似的，形體逐漸長成。久而久之，翅膀終於形成，如此下去，總有一日可居然變為神修界的成蜂，可享高飛遠遊的幸福。現時只可

仿照幼鷓，簡單的採食神修先進的教導，一並懇求天主，使我們羽毛豐滿，爲能仿效鴿鷺高飛，不獨在現世可盡上浮雲霄之歡，且望終能翱翔於永生之境，在那裡享受永久無疆的安樂。」

「多嗜也不能說，到此已算做够，該常常的重新起首，且該常常與奮的重新起首。聖經上說：「幾時作完，便該重新起首。」（傳道篇十七章六節）我們到今所成就的是好的，但是接着當做的，却是更好的。將更好的做完，還有更好的等着我們做，這個以後還有更好的，如此做下，一直至我們從這個世界邁出，去過那永久無疆的生活，那種才算進入全好絕好的地帶，那時就沒有更好該做的事。我可愛的姆母，說到這裡，若看見自己靈魂內常有該做的善，是應當因此悲泣

呢，還是該更加勉力，往前進行呢？須知在神修事業上總不可停步，要緊拿定堅決主意，準備着做長期的修改工夫；刀割剪削的工作是不能一時停頓的，直到「靈魂與精神，骨節與骨髓碎裂」才止。（赫伯來書，四章十二節）

（7）在生活的戰爭內，常常出力打仗才可獲得勝利。

「只只的盼望達到成全境地，不能因此就真成工，必須殫精竭力，認真工作，才可濟事。你說，像我如此殘缺的靈魂，焉能做得到呢？說你殘缺，這是我所相信的；爲此你也就別妄想着，可以平靜安泰

的生活，不致屢屢有缺而不全之處，當你在現世生活之際，這是不能成實的事。若你從心裡不歡喜那些過缺，在心中不存絲毫依戀之情，就是說，若你不肯明知故意的犯過，另外若你不願延久輾轉在那些小毛病內，就很够你自幸的了。我說，有了這一步，你很可安心自喜；至於你見自己在成全之道上，常存於盼望與希冀之地，並不可因此心中煩亂；反正，只要在死期臨前，得到終向，現在就可滿心。無庸害怕什麼，須要勇往直前，勉力進步！你既以信德武裝起來，便可完全放心，沒有什麼可以加害與你的。」

「愛主靈啊，在潔鍊己靈的工程上，要緊有恆心，有勇敢，有忍耐。噫呀！可惜有多少人，起首矢志專務熱心修德，不料，因見自己

不斷的犯過錯失，所以不禁的煩亂，憂憤，悲涼，終於讓失望的誘惑，將己心靈，沈入漩渦。於時遂將神修事業拋棄，竟然返步後退。爲能保存謙德，有時在神修的戰爭上失敗幾次，也是要緊該有的；但是，祇要我們不將專務神生作神戰的志向拋棄，總不算喪亡失敗。須知小罪及缺欠不能泯滅我們的神生，惟獨大罪有此惡效；所以千萬不可因爲小罪小過頻仍，失了前進的意志。達味聖王曾向主說：主子，求你救助我，別讓我陷入怯懦與失望。說來，在我們的神戰上，很有可壯我們志氣的理由，因爲在此爭戰上，幾時不停止掙扎，幾時也不算打敗仗。L

(8) 有了過失，即便有了重大之過，也不阻當人在專務熱心上前進。

該當承認，在這種種的訓語內，聖方濟各本是對着一般在德行道
上，有高程度的人說的；所謂不可因己罪過敗興灰心，本是指着這等
人的日常小罪，和種種避免不了的缺點。然而，聖人並沒有把那些罪
過較重的靈魂，從他的和愛教誨中開除出去；而且聖人簡直是不分等
級，向衆人作此同類的教訓：不分罪人罪惡的大和重，聖人一律的勸
慰鼓勵。請聽聖人繼續講下：

「要在你可愛的靈魂內，培養真切依靠天主之情；你越自覺滿身

毛病可憐。越該加心鼓勵自己，發大盼望。」

「望你多發謙遜！因為謙遜是諸德之冠；但我勸你所修的，是那心寬量大，心平氣和的謙德。」

「在你的心意，你願常見自己總不顛仆，比現在常見自己輾轉過缺之中，一定更快意的多。我同你一樣，也是如此盼望，因為若真能得到這等境地，便算升了天堂。惟因不見自己顯出有全德的憑據，所以心中煩惱不安，感覺不快，此等心情的發源一定不正，既然使你心驚意亂，神志昏悶。所以，一方面你該憎恨你的小毛病，祇因是毛病，別一方面，却又該愛慕那些毛病，因能相帮你認清自己的空虛淨無，並能相帮你實修成全，且能供給天主施展自己仁慈的資料。」

「該向我們顛蹶了的心靈說：我的心靈，我的朋友，因主之名，請你發勇敢，往前進行。不過自此以後要加倍提防自己，以外祇好全心仰望我們的援助，天主。」

「即使人跌入大罪的悲境，祇要人無甘願躺臥其中，尤其沒有甘願沉居罪境的歹意，便不能阻擋人在熱心上再往前進。固然，在人犯大罪之際，毫無進步可言，但若發了真心痛悔，便能將所有的虧缺全然補上；然而我再重申說：為能如此，要緊的條件，是人在犯罪之後，不曾故意的在中延久存站。……灰心失望是絕對不可的；要存深沉的謙心，體會自己的軟弱罪過，要領告解，求寬免。懇求天主相幫。」

(9) 存居罪境的時間即便延長，也不是該失望的原因。

我們可以仔細想想，前節開首所提的那幾句話。陷入大罪之後，「祇要沒有甘願沉居罪境的歹意，」就是祇要不致於演成了犯罪的惡習，一旦得了罪赦，不獨靈魂上不留什麼痕跡，而且能立時將當初造到的熱心程度，重行復原。固然，在進行上是有一時的停頓，而且是真真的退步，但是因着告解聖事，或因上等痛悔得的罪赦，能將喪失補救，能將缺陷充實。

然而，如果不幸，一個靈魂經過延久的時間，自沈大罪之境，在

中輟轉牀臥多時，這樣則當如何？不消說，陷溺如此惡運的靈魂，停步退步爲時既久，當然損失重大，非同小可，然而即連此情此境，也不是無法補救的。得了罪赦之後，舊日的功勞德行皆能恢復，這是聖經的意義：「因他成工的義德，他要生活。」（厄則加十八章廿二節）

如果人經過長久的時期，演成爲惡的習慣，當這慘悲時期所成的惡果，若願剷除無餘，必須發出慷慨的奮勉，不然是不能成功的。但是，如果人按自己在罪境中，所成惡果的限度，在天主前增加相稱的依靠心，便能得到聖經上所述的幸福。

智識經上說：「令一貧窮立時變爲大富，爲天主是易如反掌的。所以你要依靠他——安心停在你的原地！」（十一章廿二節）爲此我們

的聖人作結論說：「萬萬不可失落了依靠天主的心！我們的氣質可憐是真可憐，然若想到天主待那誠心願意愛他，並全心依靠他的人，是多麼仁慈，則見這兩項間毫無比例。」

(10) 因我們軟弱生出的害怕，常該夾雜着結實
依靠天主的心。

以後在第二分內，我們要實寫我們這位安慰人心的聖師，怎樣竟以我們的罪過錯失，作為應加我們依靠天主仁慈之心的動因；那時我們更易明瞭本節內要講的義意。我們到今所節錄的講論，及所引証的種種理由，為任何可憐境地，皆足以杜絕失望的潛入，皆足以教人，

在人經覺自己軟弱時所生的害怕中，該常夾雜着結實依靠天主的心。按我們的聖人講論的話，常該令這兩樣心情溶合一齊。互相爲用：「該常在害怕及仰望兩情緒中爭執，且須常讓仰望佔着上峯，理由是因我們所依靠的，是全能的天主。」

「聖若翰說：請你們作補贖吧！將那驕傲的山谷削平，將那溝壑，就是將那量小冷淡的虛坑填滿！聖人勸人填滿的溝壑，是指的怕情所掘的溝壑；如果怕情的限度太盛，教人一味念想自己所犯的罪過，就易將人推進灰心失望的陷阱。所說該將溝壑填滿，這是指的，該用依恃及仰望之情將心靈填滿，念想我們的救援已經駕臨。回想自己所犯的重罪，自然要引起來煩惡，驚懼，惶恐之情；這類的情緒最容易

打擊人的興志，屢屢的將人推下失望的淵底。該當填滿的就是這一類的溝壑，填滿之後，便能預備迎接降臨的救主。」

(II) 投奔童貞聖母的不可失望。

聖方濟格接着講說：「一日聖婦達依斯向聖人博弟努傷嘆的說：唉！我的神父，我可怎樣辦呢？回想我向日的可憐生涯，真令我心驚肉跳。這位聖婦先前是大罪人，回頭之後，不時念想自己所犯的諸罪，禁不住的恐懼害怕。聖博弟努溫良的安慰她說：害怕只可害怕，為得阻擋自己不發驕傲；但是又該當仰望，為阻擋自己，不致陷於灰心失望的地步。害怕與仰望之情不能彼此分離，因為害怕若不附帶着仰

望之情，便不是正式的害怕，確成了失望，仰望若沒有害怕作陪襯，便不是正式的仰望，確成了妄望。所以，我說；念想自己的大罪重過，害怕之情在我們心內掘開溝壑，於是便當用仰望及害怕天主的兩種心情，配成的混和土，將之填滿補平。」

聖方濟格撒肋爵死了以後，好像還繼續着攻擊失望，逼勒魔鬼說出足以鼓勵安慰頂大罪人的話。在砂部萊有一個幼年人被魔鬼附上，已有五年的工夫。人家把他引到聖方濟格的墳上，為求痊癒之恩；此時預備列聖人真福品的案件，已被羅馬教廷接受。為給那幼年人求得所望的恩典，已行了好幾天的祈禱，末了才求得到。在那幾日內加祿奧多撒肋爵主教及姆母趙冀在聖人的墓傍，向那個附魔的人，說過數

次的詰問。一位親身在場的證人敘述以下這個光景。一次魔鬼喊叫，擾動的形勢非常劇烈，並開口怨道：「哈！爲何必得我出去？」姆母趙冀本着她天生火急之性，不自禁的呼喊說：「噢！天主聖母，爲我等祈！瑪利亞，耶穌之母，相幫我們吧！」魔鬼聽了這幾句話，加倍咆哮的說，「瑪利亞！噢！瑪利亞！啊！可恨我方沒有個瑪利亞，我，：別提這個名字！它令我顫慄！啊！如果像你們似的，我方也有個瑪利亞，我便不至於這般田地。：無奈，我方沒有瑪利亞！」衆人聽到這裏，皆感激墮淚。魔鬼接着又說：「啊！你們枉廢那麼些時光！我若能得了一霎之時，是的，單單一霎之時，同時再有個瑪利亞，我便不作魔鬼了！」

正是。我們活着的人。我們有這個現世生活，常能回轉向主，我們又有瑪利亞能給我們求恩得寵，爲何我們還失望呢？



第一分 犯罪後當發的心情

第一章 因自己的卑賤修謙遜

(1) 天主能令人從不好中採取出好來。

失足犯罪之後，不灰心不失望，並且不生詫異之心，這是絕對要緊的，是不得不保持的情緒。然而，這不過是用己過術的消極方面，現在已可論此伎術的積極方面了。我們在聖方濟格撒肋爵的學校內，要學會利用自己罪過的密訣，罪惡雖仍存着原來的醜惡面目，而我們

倒要從中吸取神益。

當然，這類神益不能是從罪惡的本身發生出來，只是天主的仁慈，及吾主所擇聖寵發生的效果；吾主會使用我們的罪過，以顯揚他自己的慈良仁愛，會使用我們的軟弱，以相幫我們救得靈魂。糞土之爲物，純粹是腐壞朽污的原素所成；然如聖伯爾納多所說：「農夫及園丁應用肥料，可使土地發生美麗豐茂的菓實；照樣天主用上我們的過失，也能教靈魂長出種種德行的菓實。天主的仁愛慈良用我們意志的向惡偏情，及我們一切不合正序的行爲，能造成極有秩序的美麗工程，並能用我們的缺欠錯失，使我們得靈魂的益處。」

天主令我們從自己罪裡能得的最大神益，是令我們往日的罪過激

動我們，對着它們發出更大的恨氣，加倍奮勉與我們的罪過爭戰。天主且要使我們明白，他准許我們陷於罪惡，在他上智的計劃中，願我們將來從惡中取出來善。我們懂明此點，必將按天主上智的旨意，勉力利用自己的罪過，令罪過改換用途，相幫我們救靈修德。

我們要用上救世主所劃定，聖教會所揭示我們的策略，就是用上魔鬼所用的軍器，反過來攻擊魔鬼，用上他自己的計謀來玩弄他，從他給我們所加的創傷內，取出醫傷的藥料來。如此做着，可使金口聖若望的講論成實：「屢次連魔鬼自己也能為我們有大益處，要緊的是會利用他。如果利用的適當，他令我們能得的利益，還是不比尋常的。」

由此種妙訣能得的利益，聖奧斯定應着聖保祿的回聲，曾用三句話總括起來說：「為愛天主的人，諸凡事宜皆能歸轉於好；是的，諸凡事宜，就連罪惡也不例外；因為罪惡確能使人變為更謙遜，更謹慎，更熱忱的。這也正是聖方濟格撒肋爵的意見：「可愛惜的毛病缺欠，哪！它們會相幫我們認清自己的可憐，相幫我們謙遜，輕賤自己，相幫我們修忍耐，使我們更加勤勉等等。」

(2) 藉着己罪在謙德上前進。

從罪過裡能發生的三種益處中，第一就是謙遜之德。我們先要講這一件，因為聖方濟各及聖奧斯定異口同聲，都以謙遜為諸德之中的

第一。

「我可愛的女兒，我請聖神光照我，使我能洽確的給你將我的意思發揮出來，也請你容讓我，與你據實發表出我的意見來。爲在神修之道上恒心前進，要緊的事，祇是在明悟中堅定幾樣結實而真摯的原則。」

「我願意在你心靈內設定的第一原則，是聖保祿宗徒所說的這句話：一切事故都可相幫愛天主的人得益處（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實情來說，天主既能從不好之中抽取出好來，那麼若天主不爲那些將己全獻與他的人實行這件，可將爲誰實行呢？是的，天主因爲慈愛我們，所以盡量的保護我們，不讓我們受罪惡的傷害；但若不幸我們墮

入罪境，天主上智的安排，爲歸向他的那些靈魂，常能將罪惡轉過，使之發生佳果。假若達味聖王未嘗犯罪，未必他的謙德能那般深沉。」

「我當然該惱恨我的毛病，但是要緊心中平和安靜，不可急憤惶亂的樣子惱恨，看見種種毛病始終盤踞我們內裡，祇好勉力忍耐，一並勉力從中攝取神益，就是說，要藉機多多謙卑自下。不然之間，若你一味仔細究察你的毛病，那些毛病也一味精細的樣子，往前傷害你的靈魂，如此繼續下去，沒有別的好處可得，祇能令那些毛病延續生存。心急焦燥，恨不得一下子將各等毛病削去，殊不知再沒有比這樣行事，更宜使毛病拖延時期的。」

(3) 驕傲是諸罪之源，謙遜爲諸德之基。

那些真心實意願意修得成全聖德的，拿着修謙遜當自己第一要務的，都覺得出來修謙德是何其費難的。一方面，「謙德爲人現世的生涯是非常要緊的，謙德確是衆德行的根蒂基礎」，「是生育萬般好處的母親，根苗，泉源，好像是一總的好處發端的細結。」別一方面，幾時這個德行在我們敗壞荒瘠的土地，萌芽生長，眼看就要開花結果，不料它的對敵，諸罪之源，驕傲，早已藏身土壤，將根比謙德扎的尤深，在中不斷的殘害謙德。

這驕傲妖魔所操縱的勢力之大，所措施的詭譎之多，陰謀設計做

密複雜，筆舌難以描述。這真是從我們一生在世，就宿生於我們內的毒蛇，它常在內窺探機會，務將我們一切的德行，縱是無關輕重的，連我們最聖善的行爲，我們最暗密的心思，最純美的意向，都染上它的毒汁。「往往連我們的德行它也謀着攝取，藉作自己的營養料，連天主賜與世人的最高最大特恩，它也設法吞食，藉以自豐。」有時它似蟄伏息靜，然當留神小心，它的设计，無非爲安伺良機，爲能更爽捷靈快的將鉄鈎，刺入被愚弄的靈魂；有時它毫不迴避，顯然起來同我們宣戰，坦然受我們攻擊，此時還要小心上當，屢次它的計謀，是願用我們的鞭笞，搶過來返攻我們。將我們戰敗。聖方濟格撒肋爵說：「驕傲是衆人的通病：所以該多講修謙德的緊要，講修這最尊聖最

可愛之德的緊要，務使衆人皆明此情；論這題目沒有講足的時候。」

(4) 我們的毛病過失，皆是照明我們可憐實情的鏡子。

謙遜的主要，真是難以表張；而爲攻擊謙德之仇，諸罪之源，驕傲，世人又沒有得心應手的利器，因爲在現世我們沒有將之致於死地的能力。不過，我們要用盡我們能用的一切適宜方法，至少爲消滅它的力氣，箝制它的動作。不讓它給我們生出有害的效果來；凡是爲這個終向可以奏效的方法，不分大小，都要取用，一樣也不可讓過。然而，在這類方法間，最有效力的，是從我們罪過中採取的方法。一個

畜類的枯朽牙骨，到了桑松手裡，却作了殺戮費斯定人的軍器。我們的罪過，雖然醜惡，却能成了打擊驕傲的有力鐵椎，竟能作為我們救靈修德的機會。

驕傲是過分器重愛慕自己虛妄的尊高；謙遜呢，按着聖方濟各的界說，「是確切認識自己，是甘心承認自己的卑微」。然而，有什麼能比思念自己的罪過，更易引我們學得這種認識呢？按着雅瓦來（Alvarez）神父精緻的表寫，各個罪過皆是導入強光於靈魂內的窗戶，可以照明張顯我們的可憐慘境。自這一方面來的壓力，比從逆境艱難。及他人的磨折，來的壓力更重，更能逼勒靈魂，自根自底的認清自己，伏認自己的虛無。聖方濟各說：「認明自己的虛無，不當招惹我

們煩亂，反該令我們感覺甘飴，令我們自卑自賤。若因見得自己卑賤醜陋的面目，感覺不快，不甘休，這種心情顯然是自尊自愛的偏情，所發生出的萌芽。」

「你說：我是何其可憐，何其殘缺不全的！我請問你，你真正的認清了你的這般境况嗎？若果如此，我向你說，你應該多多感謝天主，因他賞賜了你這等寶貴的知識。可別因此悲傷呀！你既認明自己不過是純粹的可憐，你很該因此歡欣自慶。」

「真理是應當承認不諱的：我們真是可憐到底的，為做好事多少沒有本領。」

「我給你說，你若衷心謙遜，則你在德行的道路上確是往前進行

的。大抵你要疑問的說：可是我能修得謙遜嗎？我向你說：當然能够，只要你真正願意。你必然要說：我願意是決然願意的。那麼，我就敢給你斷定說：你已經有了真謙遜。然恐怕你又說：我分明覺得沒有。若果如此，我更要不猶豫的向你說：這比什麼都好，因為你既如此存心，你的謙遜之德則更能保存妥當。」

「我們在自己本身的事務上，或在自己所盡的職責上，免不了失慎錯誤，免不了有欠當的地方；這類遺憾，皆能用為自卑自謙的質料；反過來，謙遜之德却能增長人的慷慨心。」

「人若自覺不很穩固，惟恐一受誘惑擾動，便有傾仆的危險，又見自己所拿的主意，多不成功，真如「火星一般，相似劫在火中的藤

束一般」，（依撒一章三十一節）「閃就過，燼化無踪，這般境勢，他怎還能依靠自己，怎還能想自己有大價值？一個靈魂，既見自己迭次的顛覆，常在提醒他記念自己的可憐真象，驕傲的惑力在他內便要大減程度，謙遜之德在他心懷真實之中，更能穩固。好像在他耳旁，常有這類的勸告發響：「請按着真情實狀判斷！」（第五七聖詠一節）

「你已在秤上驗過了重量，你是不到當得的斤數的。」（大尼而五章二七節）「你思想你必有較重的斤數，其實你所有的較少了。」（亞該吾一章九節）

（5）好牧童運用二種鞭策，管治群羊。

按照衆聖師的講論，天主讓人陷於罪藪，所有的爲首意向，是爲逼着人修謙德。著名的講道家賽年禮（Sereni）說：「好牧童爲對付自己的羊，使用三樣鞭策：一種是爲改毛病的，用運逆境艱難；一種是爲磨煉德行的，運用誘惑；一種是發曳惱怒的，准人陷入罪惡。三種鞭責都能逼人承認自己的空虛盡無，逼人屈身自謙。這三種中效力最強的是第三種：因人既親身經驗了自己顛覆的慘狀，對自己的可憐境地，必有較確的觀念；日理米先知早已發表過這層意思：「我在主的鞭笞之下，認明了我的貧窮。」正因這類鞭責能發生大益，所以天主有時竟肯用上待遇自己最好的朋友。原來這等有德之人，正在他們高德當中，謙遜之德站在最易受搖動損傷的危險中，所以天主有時

且讓他們落入罪過，或讓他們舊日的私慾偏情，突然捲土重來，騷動不安，這些皆為使他們因自己軟弱的經驗，總不敢依靠自己的力量。

聖方濟各又說：「吾主讓我們在一般小光景內，經覺自己虛無的實情，好教我們修謙遜，並為教我們看出來，若我們至今能夠退絕了大誘惑，這並不是因了我們自各的力量，却是因了慈愛天父的相幫。」

「平安忍耐吧！若天主讓你有時失足跌倒，這是為教你明白，若不是天主扶持着你，你早已翻入溝底去了。」

(6) 因已過缺心中苦痛，可作養謙遜的資料。

「有些靈魂，天主一下子就將他們的神病全然治好，致於絲毫不留踪影；聖婦瑪大利納是得過這種恩典的，她原先好像濁穢不堪的陰溝，頓時變爲冰清玉潔的水泉，它的精瑩清澈之境，自此以後從未再受混淆擾動。然而天主對自己多數別的忠僕，可不是如此辦法；却讓他們在回頭之後，還保存着不少惡偏向的痕跡，天主這樣處置，仍爲教他們得大益處。最顯明的例子是聖伯多祿；伯多祿受了吾主頭次召叫之後，多次發顯過不齊全的行跡，末了一次更加悽楚，意然陷入背棄耶穌的罪內。」

「撒羅滿在諺語篇上說：一個婢女驟然變爲家主，她要成了怎樣蠻橫的呢！一個延久服事過自己私慾偏情的靈魂，若突然變成自己的

全備主翁，便很有發驕傲的危險，自尊自大，自思不凡。所以，較爲妥當的行程，還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慢慢的操縱自治的全權，聖人聖女們也都得經過了數十年的戰爭，究竟才得了全盤的勝利。」

「心中平安吧！平心忍耐你那些小可憐吧！你既將自己全番獻與天主，天主必要指引你。若天主不肯即早從你那些小毛病裡，將你救拔出來，在他的意向內，定是爲你更大的益處。爲更穩健牢固的將你救出，並爲教你經過延久的時期實修謙德，盼望你神修的工程扎在這可愛的德行上，作其堅固的基石。」

「你記得我多次向你申論過的這層意思，就是在恒心專務事奉天主上，及恒心專務修謙遜上，該存有同等的意志。所說的恒心事奉天

主，就是說，幾時在事奉天主上有了缺欠，常該再重新立定志向，拿定堅決主意，往後要加倍謹慎，勉力不再有所違犯。所說的恒心專務修謙遜，就是說，每次在事奉天主上有了過錯，每次要趁機會承認自己的怯懦卑微。」

「爲那勉力純心愛慕天主的人，忍耐自己，比忍耐他人更顯緊要。爲能達到成全地步，要緊的是會安心承受自己的種種不齊全。我只說，安心承受自己的不齊全，這却不是說的，該當愛慕或嘉獎我們那些不齊全處。因着忍耐承受自己過缺的心情，謙遜之德要得到不少的滋養料。」

(7) 一些不比驕傲兇惡的罪過，能相幫人克除

驕傲。

我們可以注意這件事：就是聖方濟格，以及一般別位聖師，在我們現論的題目上，所陳的見解，并不是但指着小罪說的。聖依西多，聖多瑪斯都申論說：有時天主爲懲罰驕傲，且准許人陷於醜陋不堪的重罪中。依照這幾位聖人的意見。這一類的罪，倒比驕傲的罪兇險性較輕較小；所以天主的仁慈往往使用那類罪過，爲驚醒，爲振盪驕傲自恃的靈魂，爲從驕傲裡將他救拔出來，「爲教他大受壓伏，然後因着羞愧而站立起來。」他們又說：天主這個辦法，就如精明醫士，爲

治好險重的病症，使用的方法，恐爲病人最不堪忍，然因此方法至少爲病人危險較小，所以他只得讓病人暫吃此苦。一位近代著名新聞記者，論這個題目，寫過下面幾句微妙的話：若因人脚步走的太穩，很有危險登上驕傲的險崖，當此時間滑陷傾倒，爲人的可憐本性正是不幸中之幸。——金口聖若望作過類似的講說：有一些偉大高尚的靈魂，有時候天主讓衆人知道他們的罪過，使他們羞愧無地。天主這樣安排，原來是因爲貪虛榮的意向，已漸漸的浸入這些人的心地；只因他們德高望重，受民衆的恭維，從此爲他們的靈魂生出許多危險；於時天主就使用他們的罪過，催迫他們脫去貪圖榮譽的心，令他們看得出來。美名稱頌不過是山野鮮花，不久就會凋零。受了如此刺激之後，便

要回心轉意，自後便要將自己全番的獻與天主，絲毫不再扣留，獨獨以天主作己一切行動的終向。」

(8) 有罪存謙遜，比無罪養驕傲更好。

金口聖若望縷述一般回頭改過的顯著榜樣，說他們怎樣因着默想天主的恩典，并記念自己的小罪小過，逐漸演成悔罪的習性；然後又接着說：「爲我們，這類的藥方不很充足。爲逼勒我們脫棄驕傲，要緊有別一等力量才成。什麼力量呢？就是我們罪過的大額數，及我們良心敗壞的程度；說起來我們的心真敗壞，將我們千百次拉扯到可羞可慚的境地，不但不激動我們發謙遜，而且還不阻擋我們發驕傲。」

許多別位教父也發揮過這同樣的議論。聖奧斯定毫不含糊的說了這幾句話：「天主寧願看人行爲不合而存謙心，不願看人行善而居驕情。」聖奧布大（Optat）也說：「有罪存謙遜，倒比無罪懷驕傲更可取。」

聖額我略尼斯說：「滿車善功被驕傲拖着，是往地獄裡拉去；滿車罪惡被謙遜拖着，却是向天堂上走。」

聖大額我略說：「往往一個靈魂，雖然看着自己在天主前是滿載污點的，實際却穿着一件至深謙遜的美服。」

聖伯而納多讚歎了貞潔及謙遜之後，這樣結束說：「爲跟隨天主羔羊，罪人擇取的謙遜之道，較一個貞潔的人擇取的驕傲道，更爲妥

適：因為謙遜不停的在那一個內洗滌他的濁污，驕傲在這一個內却不停的玷污他的貞潔。」

聖人在別處講解第二十四聖詠第八節的時候，又說：「全備正直兼溫良的主子，給那些在途中顛覆的人，指示了該依順的道路。這些人可是離棄了真理的。然而，天主並不棄捨他們；反給他們指示了謙遜之道，這個道路可將他們再引回真理正軌之上。」

(9) 驕傲的重大兇險；罪過的好效果。

讀者要原諒我們儘管的節錄諸聖人們的言論。須知我們這裡願意講明的題目，確實是很重要的，但自別一方面說去，講這題目需要格

外慎重，爲這個緣故，我們不得不依重諸聖諸賢的威勢。反正，在所引來的話語中，沒有絲毫誇張過實的。我們仔細默會了聖多瑪斯，神學大綱上的這個定論，就更不能發生疑惑了，聖人說：「驕傲的罪就它內在的性質，確是諸罪中最惡最劣的，較失信，失望，殺人，邪淫等罪更重。」聖人接着往下講論。這項罪所以更重的緣故，是因它使人靈背棄天主，較爲嚴格。在別種罪內，靈魂背棄天主，或是因爲出於無知，因爲軟弱，或是因爲貪愛造物中的美好。至於驕傲的罪引人背棄天主，祇因人不肯甘心服從天主，不肯服從天主的誠命。爲此，按鮑嘜斯（Boethius）的說法，別的毛病都帶有逃避天主的動向，惟有驕傲之罪所有的動向，好像是要對着天主倔項抵抗，爲此聖雅格

伯宗徒說：「天主拒絕驕傲人。」（四章六節）背棄天主及天主的誠命，在別等罪內，好像但是罪生的效果，至於驕傲的罪，却是出自它的本性的，它的性質就是輕視天主。無論任何性質，若是從事理的性體具有的，比由它種方面來的，其強度必然較大。罪惡的本性是背棄天主；這種性質却是驕傲的內在成分；所以若說驕傲比其它諸罪更重，確是有相當理由的。

「聖婦若望尙大拉說：『若我們不會修得多少德行，至少勉力着修謙遜吧！』說起來，真有甚慰人心的事呢。據實承認自己無德無功，眼見自己滿身毛病缺欠，明認自己在神修方面貧窮虛無，這樣悲景正能幫助我們，將諸德之母安扎於我們心靈之內。事既如此，何能不

同聖方濟格和磬感嘆的說？「真堪愛慕的毛病短處啊！它們可助我們認識自己的可憐，相幫我們習練謙德。」我們對着自己的每個缺欠，豈不能作此感嘆？「噢！造福的罪哪！」

有一位往見會的大德修女，曾寫的說：「河水氾濫，使你大受塗炭，雖然你不能不因此悲痛，然而若見河水，給你地裡沖來不少又堅又大的石塊，適於幫助你建築宮殿，你豈不要將苦轉樂，變憂為喜？須知謙遜是神修之殿的根基；而如先知所說，建築事業是惟獨天主能成就的。（第一二六聖詠）幾時天主才肯從事建築？幾時我們因着澈實認識自己的心，先掘成且深且闊的壕渠，天主才肯興工營造哩。」

前面所提的那位修女名高代老（Cottrell）。寫她行實的人都說

，這位修女對於自己神靈的可憐，卑賤，貧窮，懷着非常深切的思想，她的心靈內充滿了這層意思；爲此，人家從來沒有見過她，受過驕傲誘感的纖微形跡；這是因爲魔鬼看她靠的基石太堅，這基石就是明認自己，輕賤自己。

(10) 記憶自己的罪過，是醫治驕傲的妙藥。

再說一次，爲得了前面所提的那種良有神益的認識，爲能深深的掘挖前面所提的那等壕渠，有什麼比我們的罪過更能奏效的呢？我們的幻像到今對我們自己的力氣，所建起的海市蜃樓，要經我們的罪過一塊塊的卸下，終於完全拆毀，如此令我們看清，在我們虛無的深淵

內，原是天主的仁慈。只只是天主的仁慈，扶持着我們。這等發顯何其寶貴！這是天主所期望的結果；天主爲保存自己忠僕的謙遜，真是無微不至，天主拒絕驕傲人，所以反過來喜歡賞聖寵與謙遜者（雅各伯書四章六節）。按聖奧斯定的講說，天主的聖寵喜歡往最底下的山溝裏流；那麼說來，我們越下的底，我們要受的潤澤也越甚；如此下去，聖寵愈集愈多；我們甘心承認自己的虛無，在此心地上要奠下真正聖德的基石；打下這等根基，爲隄防驕傲的攻擊，自然保險無虞。

自此，貪虛榮的心情，有意再往這座新建築內鑽進的時候，祇用這句簡單的話，就能將它驅出：「記着我是犯過罪的人吧！這是我自家的惟一工程，其它一切全是天主的。」雷依（Rey）是承繼聖方濟

格撒助爵主教位中之一，是盛名鼎鼎的，曾爲人找出來保持謙心的好方法：「我可寫一本私用的書，在內記錄我已往的罪過。我可給這本書命名曰，醫傲靈藥。我要不時的念誦其中的幾頁；這些話句要滿滿的發洩出我虛無的氣味來，用此可將我內裡寄生的驕傲蠱虫毒殺。」於是任天主如何舉揚我，縱然將我如聖保祿一般舉到三層天上，我也能同聖保祿一樣，迴念我往日的罪過，從中找出同天主特恩相對的重量，常壓着我，使我常存於輕賤自己的深底。如此我常能「居安思危」，這正是聖神的指教：「安樂之日，不可遺忘禍惡之時。」（訓道篇十一章二七節）

讀者在聖婦日而多行實內，明見天主讓這位聖婦神靈內，存着許

多的可憐殘缺，爲作她謙德的保障。聖婦因此不勝的憂苦；因此也懇切的託過一位熱心女士爲自己多行祈禱；女士果也按着聖婦的囑託替她祈求。過了些時，吾主發顯與這位女士說：「使我可愛的婢女傷嘆的那種種過缺，爲她却有很大的神益。我每日在她靈魂內輸入豐饒的聖寵；我不得不深加隄防，恐她軟弱的人性受了驕傲的毒害，所以我將她所受的那無數恩寵，專意掩藏在那些輕微過缺之下。糞土可作膏田的肥料；一個靈魂承認自己的可憐軟弱，這等心情要在他內激起知恩報愛的心來。每次靈魂因着自己的過失謙卑自下，我每次必給他賞賜聖寵，藉以消除他的過失。我將他的毛病要逐漸的變爲德行。究竟要有一天，這個靈魂突然要看見自己登上全備光明，毫無暗影的境

界，他一時莫明其妙，驚訝不止。」

(11) 記念已罪的別一效果，是對主懷知恩的心。

在天主台前有知恩報愛的心，這是記念已罪應該生出的別一效果，也是實地要生出的效果。謙遜不是別的就是真理，一面它令我們看見「我們自己原來所從出的虛無」，別一面也令我們看見自己所有的一切好處，「都是從天主來的，他是一切好處的第一根原。」所以，謙遜之德越發光照靈魂，「越發教人看清自己的卑微，因着反映作用，將天主恩典的宏大，也越發照的顯明。因其如此，謙遜最易引人對天主懷起知恩之心；原來天主是「諸般完好恩賜的總源。」（雅各伯

書一章十七節)

從我們罪過中能攝取的這種好效果，使人能得的益處可不是淺鮮的。說起來，辜恩負義是驕傲的子女，是「很普遍的罪惡，在一總的罪內都含有它的部分，因他的嵌入，諸罪的兇惡更顯重大。」它很像一陣乾燥的風，能將聖寵的泉源吹得涸竭。然而，為免不陷於辜恩之罪，最奏效的方法，是思念自己在至仁慈的天主前，在不斷恩待自己的天主前，怎樣不知恩，怎樣沒良心，怎樣不忠信。

「據實說，沒有比我們所受天主恩賜的大數，更應促我們在天主仁慈前發謙遜的，也沒有比我們所犯罪惡的大數，更應促我們在天主公義前發謙遜的。可想天主為我們做了什麼，反過來再想我們對天主

做了什麼，一面可一條一例的看看自己的罪過，別一面也可一條一例的看看天主賜給我們的恩典。也別害怕，因想天主賜給我們的恩寵，引起來自傲的心；只要我們深信這項真理，即我們所有的一切好處，全數來自天主，便沒有絲毫危險。騾驢之類，載着王公的珍寶香料，豈能因此改變他們本來的蠢笨獸性？我們有什麼好處不是純粹受來的呢？既然是受來的，又何必發驕傲呢？以直率的心思念所受的恩寵，更能提醒我們發謙遜，因為認識恩典，該感動人發知恩報愛的心。如果因念天主所賜我們的恩寵，虛傲之情反起來吹動我們的心，為能將之撲滅，則當思念自己的毛病過缺，及自己靈魂的可憐，並思念自己已在天主前一生辜恩負義的行跡。迴想起來，天主不與我們相偕的時

候，我們做些什麼，便能明瞭，天主與我們相偕的時候，我們所能做的好事，便不能是按我們自家的身世所做，絕對不能是我們自己的土產。當然我們能坦然享用天主的恩賜，也可因天主的恩寵心中歡欣；但不可忘了，該因此光榮的只是天主，因為獨有天主是萬恩萬惠的主宰。」

「你的記憶內該滿了你諸罪諸過的迴想，為能激動你修謙德作補贖，又該滿了天主諸恩諸惠的迴想，為能激動你在天主前知恩，感謝天主。」

「可向你的心靈說：是了，我的心哪，你在這個大恩主前，可再別如此的不忠誠，如此的辜恩負義，如此的失信義了！天主在我內裡

作了偌大的奇異，施給了若多的聖寵，我怎能不教我的靈魂，自此以後全全屬與天主呢！」

(12) 念想已罪得的再一益處，是寬容他人的軟弱。

聖方濟格願我們因已罪過，在本身的軟弱上得了充足光明之後，從謙遜的心地能漸次轉入別一種心地，就是對待他人的軟弱易於了解，易於原諒寬容。」

聖人說：「謙遜的德行使我們因見他人軟弱不齊全，就不因自己的過缺驚異煩亂；實際說來，憑什麼理由要想自己比別人更齊全呢？」

謙遜至少能令人因見自己的過缺，就不因他人的過缺驚異煩惱；人明見自己殘缺不全，怎能因別人殘缺不全而心生詫怪呢？」

天主微妙莫測的計劃，願從我們的罪裡，為我們的靈魂抽取神益；可惜人們不很器重這等神益的價值。金口聖若望用他慣常有筋有骨的言詞，在這個題目上申論如下。為何未將司鐸品職付於天神？是怕天神們因自己清潔的性質，不免要對罪人太形嚴厲，惟恐呼天降下霹靂，擊毀罪人；人則不至如此，因人在自己身上多有經驗，深知人性的軟弱，所以若見他人軟弱缺失，自然也會同病相憐。聖人接着往前講論。為這個緣故，有時天主且准聖教會內掌握高權的人陷於罪惡，這是自古迄今世世代代常常有的。在天主的意向中，是盼望他們因見

自己的罪過，懂得待遇諸位弟兄以寬仁爲懷。聖人爲証自己的定論，引來兩個顯著榜樣，一個是新經內的，一個是古經內的。聖人描寫熱忱毅勇的聖伯多祿，怎樣在先不能懂得，一個徒弟會疑惑自己的主了，能因羞愧害怕的緣故不敢承認他。所以不猶不預，三番誓許與主，絕對不能失信；怎樣以後却落的那般慘境，竟將主子背棄，他胆怯如鼠，且不是因爲苦刑加身，或性命之險在卽。不過是因了一個婢女的追問糾纏。在古經上聖人取的是厄里亞先知的事蹟。這位先知的劇烈火氣能令戰士振倒，能令全民族遭荒受飢，以後却因了一個婦女野撒貝的忿怒，竟然驚惶無措，恐懼逃亡。於是聖人做結論說：「天主准許聖伯多祿，聖教的柱石，信德的符護，普世的師導，失足顛覆，

這是爲教訓他當以仁慈大量的心待遇別人。天主准許厄里亞發顯怯懦，是爲教他穿上完全仁愛的氅衣，效法他的主子待人從寬從仁。」

聖伯爾納多將心理界的一個諺語，貼合於靈魂界上說：「身體強健的不懂患病人的苦痛，飽食暖衣的不明凍餒的難忍。病人所患的病，越與他人的病勢相似，受飢的人所遭的窘困，越與他人的苦境相似，越會誠摯的憐憫他人。……爲能因着他人的憂苦而生憂苦，應當自己先受過了同樣的憂苦。我們若認清了自己，才會以自己靈魂的情勢，比量他人的靈魂，如此才能懂得怎樣相幫他人靈魂的可憐。」

我們可徹實思量這等等講論。便見事實洽切如是。幾時我們雄壯的立着，若在別人身上見了過缺，容易心生怪異，煩惡恨怨，絕不會

明瞭他人的軟弱，更不會原諒。多少次我們因他人的過犯嗷嗷不悅，就外表看去，好像是出自結記天主光榮的心火，其實呢，暗中的原因也不過是驕傲罷了。若不幸我們自己如同他人，也陷入那同樣的過犯，見自己軟弱跌倒，五體投地，那昔日待人的嚴厲性地，不久就要軟化的，才懂得憐憫他人原諒他人了，此時才會相信聖奧斯定的這句話：「凡別一個人能犯的罪，我自己都能犯」；才會實地把師主篇的這句話貼合與自己：「我們都是軟弱的；且要看你自己是衆人中最軟弱的。」

第二章 喜歡自己的卑賤

(1) 認識兼喜歡自己的軟弱是大福寵。

聖方濟格撒肋爵說：「到了極點的謙遜，不但甘心承認忍受自己的軟弱，而且喜歡愛慕自己的軟弱，這却不是因為沒有往前進步的勇氣，祇為因此能多多顯揚天主的威嚴。並為因着自己的卑弱可憐，對待他人起更大的敬尊心。」

聖女瑪大肋納巴齊也說：「謙遜不是別的，只是繼續不斷的承認自己的虛無，繼續不斷的喜愛一切使我們輕賤自己的事項。」我們的毛病過失，能夠舉我們升到這等的「謙遜頂點」，不但能夠，而且決定；我們的毛病過失在我們本身的卑賤上，所映射的光芒，不但該幫

助我們認明自己的真相，而且該幫助我們喜歡愛慕我們這種卑微殘弱之境。我們可愛的聖師說：「我們每人都該思想，別人犯的過失。我們自己都能犯，所以若實際的有了那些過失，也就不該拿着當爲奇事。有時我們能經過延久的時期，一身圓滿無缺，無所指摘，忽然繼來別一時期，大過小錯磨肩接踵的擠來，真是一步一跌。當這一陣陰霾時期過去以後，我們的毛病既將我們的卑弱示出，我們便可利用遺下的這個好效果。」

「假設齊全或不齊全是同樣中樂與主的，我們便當擇選不齊全，爲能用此滋養至聖的謙遜之德。」

前面提過的一位著名信友，說過以下這些話：「能認識並喜歡自

己的卑賤軟弱，這是天主仁慈賞人的至大恩寵：因為，這是天主幫助我們，從我們喪亡之中找出來自救的工具，正如天主能用我們的罪惡，改變為給自己得光榮的工具一樣。一個靈魂受着這種光照，甘心喜歡坐在自己的可憐為他造作的糞坑內，在那裡沒有別的圍繞他裝飾他的東西，只有他的罪過所招下的羞辱，真如當初聖若伯一樣，只有憂苦作他的圍繞及裝飾。他見自己受着軟弱，毛病，卑賤的壓制，仍然勉力着因此自喜自幸，因為他看出來，自己那般的悽慘境況，正能顯耀光榮天主的慈善。犯了罪的靈魂雖然因着罪過真的可憐，然而罪過教這個靈魂覺着自己應受輕賤，這種心情為他却至極的珍寶，能够成爲使他富饒的根原。然而大多數的人，不曉得這種事實，並不認得

這等幸福。他們的靈魂貧窮固然貧窮，不知他們的貧窮內却藏着一顆珍寶；但是所可惜的，是他們所存蓄的珍寶，他們不會實地享用，所有的緣故就因他們不認識。」

曾有一位有名的往見會修女，用以下的話嘉獎這宗珍寶說：「我們爲紡織我們常生功績的布疋，我們的過缺倒能有大部分的補助。想念自己的罪過，因而甘心認可自己應受輕賤，這種心情便是組織那疋布的緯線。紡織之時安置上經線，一有緯線沒有穿過的地方，立刻就有空隙顯出。罪過應招的羞辱，不但不甘心承受愛慕，反倒心中慌亂激憤，這分明是魔鬼煽動起來的情緒。說來，我們的過缺爲我們真正有益；往往因我們缺少毅力，未能做到了的事，我們的過缺發出的效

驗竟能做成，也實在的能相幫我們往前進步。：原來我們的生活，也不過是連續不斷的顛覆，但是在顛覆之後，常該當立時站起來，以果決的口氣定志向說：往後再不可如此。這樣行事，能使明悟得新光明，能堅壯意志，能增加奮勇的心。如果我們常照此式補償罪過，罪過也就不能為我們遺害多少。因着軟弱無勇失掉的，因着謙遜可以重新再填補起來。」

(2) 愛慕自己的卑賤，便是愛慕真實。

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真理，就是我們是真正可憐的，除了天主的恩賜之外，我們所有的只是虛無，只是罪惡。認得了自己的這個本來面

目，所該覺的心情，是自喜自幸。若是我們可憐軟弱且被別人發覺，祇要爲別人沒有壞表樣的害處，也是應當喜歡的，就如博學人找出了什麼新發明，不但自己無任心喜，更喜歡通傳與他人，爲人講論証驗，滿望得到他人的贊稱。若不存着這樣的情思，這便是缺少愛慕真理的心，在謙遜上有虧缺，應當受達味聖王的責斥：「你何必要愛虛偽，又何必要找虛謊呢？」曾有一位有聖德的人，對照自己的短處缺欠說：「這些污點爲我倒很合格。瞎！患癩病的人所當披帶的，只有爛縷衣服相宜。」有一位往見會修女，是真正有聖方濟格撒肋爵心神的，全然按着聖人的教誨行事，她曾說過：「假便我們的過失毫不得罪天主，我就願意不停不息的陷於過失，爲能接連不斷的感覺羞愧，大

受壓伏。」

(3) 喜歡受抑壓，爲與吾主逐漸相仿。

聖方濟格往前作討論。聖教會推崇真正的謙遜，要人「喜歡自己爲虛無，也喜歡被人看自己爲虛無」。這不是單單的「爲了尊重真理的緣故」，也是「因爲敬尊降生聖子受苦受辱的緣故。」另外的是爲這個緣故。天主的羔羊以罪過的形相，將自己清潔無罪的本性裝束起來，除了罪惡之外，甘願承受我們人類墮落境地的一切。聖經給我們描述了，怎樣吾主情甘願意下降到深而又深的卑微級第，怎樣甘願飽受了諸般凌辱。聖經的記載已够明切詳盡的了，但是世世代代的熱心

人返復的默想，到究竟總不能明瞭吾主聖心渴望受凌辱之情，是何其浩大。原就是這種渴望催促着他，歡欣踴躍的承受那極端的侮辱，竟然像去赴筵席般的。拿着那些侮辱看着爲自己作罪人代表的分位，是相配不過的。事既如此，一個懷有吾主真正心神的信友，就不能不盼望坐在自己可愛者的近傍，好能與他一同參加這等凌辱的筵席。這位善靈眼見無罪無辜的救主，情甘飲那滿盛凌辱的苦爵，自己本爲罪人，豈有讓他獨自盡飲，自己反去逃避一邊的道理嗎？他是決意要承領自己的部分的，他見自己的天主，自己的救主，親自嘗凌辱的苦爵，自己也須在上着唇，拿着這件當爲至幸至福，既有了這般見地，就是苦味最烈的膽汁，爲他也能變成了甘甜的飲料。

(4) 愛慕壓伏羞辱是修得謙遜的寶方。

再說，按聖伯爾納多的意見，受壓伏受羞辱，是願實修謙德的人必當經過的路途；爲此徹底明白了謙德緊要的靈魂，自然該愛慕並且該尋求受羞辱受壓迫的機會，全如一個行路人一樣，盼望達到自己的目的地，必得順着往那地點的必經之道上走。而且，如同我們在下章內要申論的，我們的卑弱還別有一種可愛的區處，就是能够感動天主的心，從他的仁慈中給我們降賜很豐富的恩寵。

我們的罪過就它們的各個方面，都可幫助我們涵養愛慕自己卑賤的心情。因我們的罪犯，天主理當以內外的羞辱輕賤懲罰我們；但若

天主不忍的如此待承我們，我們却要以公正的理智，承認自己應受那番歷狀，以罪惡本身令人慚愧的力量，自己卑賤自己。這樣做了，就如我們實際受了那些羞辱一般，也很足以補償了我們應受的罰。若吾主耶穌只因有作罪人之質的名義，就甘心承領羞辱，熱切尋求羞辱，那麼我們既為真實的罪人，豈不應拿羞辱當我們正洽相稱的股分嗎？

我們的每個失信失義的行爲，皆該作爲幫助我們下樓梯的託柱，幫助我們在認識自己上漸次的下降，將自尊自重的偏情一級一級的剷除，直至到了能甘處與己相配的「末位」才是（路加十四章十節）。可怕的，是我們的傲性將我們自己安置的地位，比吾主所佔的地位高的太多；吾主所擇選的是一作衆人中最下的，被人類看作羞辱，受人

民輕賤」。〔依撒依五二聖詠廿一〕

(5) 會利用羞辱壓伏的，能超過不多犯過的人。

我們可愛的聖人，常以謙遜作權衡人聖德程度的計表；爲此按聖人的心意，一個會利用羞辱壓伏的靈魂，往往能超過別一個，沒有多少毛病過失的靈魂。從這上頭可以看得出來，如果我們的毛病過失能領我們，到了愛慕自己卑賤軟弱的地步，我們從這方面能得的益處真是特大。聖人說：「一個修女雖就外面看去，盡是毛病缺欠，接連不斷的顛仆，但是她的德行有時正能比別一個，沒有毛病缺欠的修女更大，也能比她更中樂天主。其中的理由，或是因爲她有較大的毅

勇，因她對自己的毛病短處交着不能停息的爭戰，雖然她的顛跌頻頻，但她總不讓自己的心慌亂不安；或是因為她藉着自己的毛病缺欠，修得了較深的謙遜，已達到愛慕自己卑賤軟弱的地步。至論別的那一位呢，她雖有不少的德行，或是生來帶着的，或是勉力修得的，只因她不必多事戰爭，所以也沒有多少練習德行的機會，因此她的毅勇之心也較小，而且她的謙遜之德也不很深沉。聖伯多祿是有過不少缺欠的，而且在受了聖神特寵以後，仍有缺點；然而這却沒阻擋吾主將他選為宗徒之首。這是什麼緣故呢？該當注意：聖伯多祿雖然有不少的過失，可是別一方面他毅勇誠摯，總不驚怪自己的過失，所以吾主不猶豫的選他作為自己的代表，賞賜與他的恩寵比別位宗徒們更大更多。

。正因聖伯多祿具有這種優長，所以吾主特外的器重他，待遇他且比待聖若望，暨其他諸位宗徒，都駕在以上。」

聖婦若望尙大拉愛提念聖方濟各的訓言，她曾與某修文寫信說：「我可愛的孩子，使你灰心掃興的那些意念，你可視為純粹的誘惑。你可給我說說，這類的心情究竟能教你得了什麼益處？且說，這些心情可有什麼真正根由？你想！不住的存心思念天主，一並始終沒有過缺，這豈是我們的能力可作到的嗎？自然，變成了天神，那就能作到了；但是，我勸你，勉力就合我們這可憐生活的境地吧！一點不必愁悶，不必心慌意亂！若是有了什麼過缺，祇好趁機發謙遜，無庸灰心喪志。你能這樣自卑自下，並能勉力愛慕自己的卑賤，比你在事奉天

主上，那通餘瑣碎的忠信，更可中樂天生。」

(6) 在猶疑自己已有無過失之中，採取能謙抑自己的方面，更有益處。

我們的聖師祇怕人們悞過了輕賤自己的機會，所以據他的意見，連在疑惑的境地內，就是不知自己決定犯了過沒有，還要趁上機會發謙遜，在心靈內壓伏自己。聖人勸勉我們，在這類的光景內，要偏重較有勁勞的部分，即偏重那較為適於壓伏驕傲，為謙德較為有利有益的部分。

聖人寫的說：「我可介紹一個普通可用的辦法，就是在某某光景

裏面，我們疑惑自己將本分盡完善了沒有，疑惑自己是否得罪了天主，此時祇可謙卑自抑，求天主寬赦，求天主多賜神光，爲能往後多加勉力；然後便把那疑問置諸腦後，無庸迴念，儘管往前勉力照常盡職便是。追本探原，在自己的行事上常作瑣細的究察，常要確知自己在天主前作的事工，是否完美無疵，這種心理顯然是從自私自愛的偏情來的，原是這種偏情推動人。盼望能覺得出自己，在天主前常是毅勇忠臣。不知，純心愛主之情推動人起的情意，是與此絕然反對的，這類的推動向人默示的意念，是教人向自己說：你這個可憐怯懦的人，要發謙遜，深深的壓伏你自己！誠心依靠天主的仁慈吧！常該求天主寬赦你！幾時起意爲自己的忠義辯護，祇可漠不介意的過去，只管勉

力前進就是了。」

這正是師主篇上的意見：「主子，你那豐富餘裕的仁慈，教我得到我罪犯的消赦。想念這一件，比較勉力代我的良心辯護，為我自己的忠義辯護，更有益處；況說我良心的實底，我總不能認清。」

(7) 外面的羞辱為幫助自己從心裏輕賤自己，

有大益處。

我們的過缺能發的頭一效率，是在我們靈魂內，在我們靈魂的隱密處，給我們揭示出自己的卑弱可憐來，就此也相幫我們愛慕自己的卑弱可憐，相幫我們深發謙遜。不但如此，往往我們的軟弱可憐被他

人發覺，別人親見了我們毛病弱點的發現，此時自外部來的羞辱，很可以加增我們內中已懷起了的羞辱。這兩樣羞辱，我們都要甘心迎受，也要喜歡的承領；這樣子做，我們可以加倍的得獲神益。我們前面數次提過的一位志趣高尚，熱心出衆的人，實實是按這個樣子行事。有一次他給自己的朋友寫信說：「你知道我新近發暴躁的那場事，是你親眼見了的。我在這場不幸之後，所有的惟一安慰，是想我的過失是曾在我的朋友們面前發現的，他們自此也就識得我的爲人真相了。我很後悔，我做了招天主不樂意的事，我沒有忠信運用了他的聖寵。然我所喜歡的，是我藉此爲我自己招來一番羞辱，這自然是我甘心滿心承受的。原來一個人，若果虔誠願意補償自己給天主加的羞辱，若

見自己在他人的思想內受輕賤，這爲他正是一大歡樂，是極甘飴愉快的。真誠相信自己是虛無，是殘缺，是軟弱，這是從我們過缺內該抽取的利益。我的可憐暴露出來，這爲我是何其有益的！因爲是藉着這個我才認得了這一些真理。我是虛無，我是病弱，我是敗壞；這些情形的實際程度，比我能懂得的更加深沉。這是真情實理。爲着愛慕真理的緣故，我將我自己實在的置於虛無地步；我甘心承領一切羞辱，我愛慕，我崇拜天主的上智，因爲他安排了那場事，教我的實底真相發露與他人。我承認我是可憐的；我很喜歡衆人都知道了我的本來價值；我也喜歡別人按照他們對我所懷的觀念，判斷看待我。」

(8) 在修練謙德上，該保重真理和愛德。

這是聖方濟格的教訓，是最正確合當的。這位最溫良可愛的聖人，以他善於分析事理的判斷力，教訓人在修謙德上要緊尊重真理的權利，所以不可假捏過缺，為招他人的輕賤（除非是受了特等的啟示，如同有幾位聖人受過的）；又該尊重愛德的權利，所以若我們的過錯給別人立了壞表樣，要緊補償，若是得罪了他人，也要緊求和。「若我不自約束，致於生氣忿怒，或是說了不該說的話，因此得罪了天主和他人，我必要因此深深的後悔，極情的憂傷，並且要盡我的所能勉力補償；然而，從此致來的輕賤與羞辱，我可不能讓它過去，反要歡

欣承受。假如這兩件是可以彼此分割的。我必急急的將罪過拋去。却將羞辱和輕賤承受下。」

「我辦了件糊塗事，這可指示出來我是應當受輕賤的，這是很可慶幸的。我曾失足跌倒，以頭搶地，發了過激的忿怒；我很難過我曾因此得罪了天主，但是我又感覺一番喜樂，因為這次的惡遇所有的結果，是證明出來我是卑賤可憐，是應受輕賤的。」

「然而，我的女兒，請你注意我將說的是什麼！雖說我們該當愛惜自罪惡方面來的羞辱，然而可別忽略了補償罪惡的義務。自然，我要盡已所能，不讓我面容上生長出爛瘡來，但若偶然的生出來，我却要愛惜因此給我所招致的羞辱。對罪惡亦當如此。我在這件上有了過

失，在那件上有了缺欠，當然我要因此後悔難過。但是這些過失缺欠給我造出來的羞羞，我可要滿心的承領歡迎。假使這二者可以互相分離，我便將羞辱保重收存，將罪惡却遠遠的扔去。」

假若我們勉力賠補自己的過失，賠補給別人加的麻煩，或給別人立的壞表樣，因此恢復別人對我們的重視心，別人對我們所懷的意見，又與我們未曾顛仆以前，達到同等高度，「此時雖將外部的羞辱輕賤脫去，但要將心中自覺的羞辱仍舊存下，深藏在內留爲自己使用。」

(9) 連作上司的也要利用謙抑自己的機會。

按聖人的心意，祇要不傷愛德，又爲他人沒有立壞表樣的害處，一切可以壓制自己的機會，都不要耽誤過去。一論及我們的過缺，據我的意見，無庸設法子遮掩粉飾；因爲只怕毛病顯露出來，並不能教毛病轉好。也別妄想，因着你遮掩瞞藏的辛苦，你的姊妹們就不會知道了。到了你有什麼毛病。你的毛病若果洩露出來，比在內裡掩藏着，害處及危險還較爲小些；因爲毛病顯露出來，就能給你造出發謙遜和壓伏自己的機會。有些修女壓制不住自己的毛病，緊小心慢小心，不自由的就在人前發露出來，她們從此不得不常感覺自羞自愧的心，不得不承領外部招來的壓伏。所以若我們不由己的在別位姊妹前，有了不齊全的行爲，不可以因此驚異灰心，反該心中暢快；因爲別人藉此便能

按我們的實情所是，將我們認得出來。」

作上司的，本該比別人更要緊在屬下前，保全自己的名譽。雖然如此，聖方濟格的意思，還要他們在明智許可的範圍內，設法利用自任何方面來的羞辱：

「你問我說，當長上的若見姊妹們看出了自己的過缺，她不應當顯示不誠服的態度嗎？就是說，若有姊妹前來爽直的指告長上，說她的某某判斷，或某某意見帶有不齊全的成分，言外指的她對屬下的申斥責罰，有些出自她個性的激憤，你問我當這種光景，長上該如何答復。」

「是的，我給你說，她當此光景該作什麼，她該深深的發謙遜，

勉力喜歡自己的可憐。然若前來的姊妹，在說話間顯出來心中激憤的氣象，長上却不可假裝不理會這般形色，因而真好簡單的將話題轉過，講說別的；不過心地之內，要暗暗的謙抑自己。因為該當小心，別因自私自愛之情，悞過了認明自己真有的缺點的機會，和自卑自賤的機會。這樣做，雖然外部沒有做了自謙的行爲，但在心裡可是做了的；那位可憐的姊妹，她的心已經足夠苦的了，如此作法，便可避免了再加強她所受的刺激。反是，若來訴冤的姊妹，心中沒有存着激動的行跡，據我的思想，此時長上更好簡直的承認自己的錯誤，當然假定長上是真正錯了的。因為若果自己的判斷委實錯了，那麼謙謙遜遜的據真承認，定然好吧。至於因為別人判斷自己有所錯失，與自己加給

的羞辱，却要保重存納，不時的玩味。」

「你看，愛慕自己卑弱的這條小德行，寸步也不可離開了我們的心靈，我們每時每刻是需要它的，也無論我們在成全上有了何等的造就。因為，即便我們在修會內過度了延久年月，或且在修成全上有過了長足的進步，我們的偏情毛病仍舊還是時時的發作。」

「修女們若見長上有不齊全的行跡，不必因此驚異，既然連聖伯多祿，雖然是聖教會的第一司牧，衆信友的元首。也不免有過有缺；他且因自己的錯失，如聖保祿在加拉達書上所提的，曾需要受一番指正。反過來說，作長上的因見屬下看出來自己的錯失，也不可顯示驚異，祇可以藉此實修謙遜，溫良的承受指正，效法當初聖伯多祿的表

樣，聖人雖是聖保祿的長上，却謙心溫良的接受了聖保祿的指正。對那場事且能發問：這二聖的行爲，是那一位的更堪驚奇？是聖保祿不怕指正聖伯多祿，所顯的勇敢？或是聖伯多祿服從聖保祿的指正，所顯的謙遜？另外該注意的，是聖伯多祿所規定的事項，是他深想是應當那樣辦的，而且他那樣辦又有完美的意向。」

(10) 效法宗徒們受了輕賤喜歡。

有一天，聖女瑪大肋納巴齊理會一個初學修女，對待她懷有很深的欽佩，聖女立時向她悲哀的樣子敘說自己的毛病，及自己所受的誘惑，竟將自己描畫的真像一個窮凶極惡的婦女。然後又加上說：「我

的女兒，我向你談說這些情形，是爲教你看出來，你跌到了什麼樣的
一個神師手裡。若天主未將我閉入修院之內，我生命的結局不是永遠
監禁，便是被劊子手用斧砍死。所以，請你爲我所禱，庶幾我可單單
憑着天主的仁慈，日後得救我的靈魂。」

有一位往見會修女，是真正堪作聖方濟各神女的，是本會某修院
內當過院長的；她曾向一個姊妹推心置腹的說：「我有一件可喜欣的
事，就是居在長上的分位，在我心內維持着愛己卑弱的情思：因爲我
既是被置於燈台之上，我的毛病過缺，便比居在通常修女的隱室內，
暴露的更明顯。」

那麼，那些有幸福居下位的，若有時遇着外來的輕賤羞辱，聖人

更勸他們歡心承領，慨然忍受。所以聖人很譏諷一般過餘嬌嫩的人說：「我是被人輕賤下視的，我實因此難過；這是孔雀同猴類的辦法。我是被人輕賤下視的，我實因此喜歡；這是宗徒們的辦法。」

「你知道，多啱我們受了責斥，或受了壓制，該怎麼樣辦呢？該將這番壓制，像一美麗鮮菓似的，藏在胸心，並按我們的可能，盡情盡愛的口親它，撫媚它。」

(11) 罪人看自己的靈魂越卑賤，越中樂天主。

想我們按聖方濟各的教誨，論謙德從我們罪過裡得取神益一端，已經講的够多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來，我們的罪過能幫助我們，認識

兼愛慕自己的卑弱，如此在我們心靈內掘成深溝，這可將我們舉到諸德中最重要之德，就是謙遜，且能將我們舉到謙德的最高階級；這樣說來，因着自己的虛無卑弱自羞自愧的靈魂，他的罪過倒成了使他得新豐彩的原因。按照若伯的詞意，並按聖伯爾納多的講解：「迴念己罪的靈魂，在自己眼中越覺自己卑賤，在天主眼前越少卑賤。」

所以我們要設法利用自己的過缺！就如費內龍（Fenelon）所說的，我們的罪過幫助我們在自己眼前自減聲價，比我們的善功更能安慰己心。為我們更加有益。「罪過終究是罪過；但是罪過也可引領我們，懷起來自慚自愧的心情，引領我們回心向主，這為我們是有好多益處的。」

有幾樣質料看着好像是污穢衣服的，其實正有除去污點的效用。義人雖然深深的懺悔自己的罪過，却又使用自己的罪過，為在自己靈魂內，將諸罪中最大的罪根洗潔，就是說的洗去驕傲。

聖伯爾納多也發揮這同樣的意見說：「義人在天主手底跌倒，却能因着一種奇異的轉變，使所犯了的罪過，竟成了幫助他成聖靈魂的工具。……跌倒了的人，若果他的謙遜扶持着天主的手，天主的手豈能不扶持他嗎？」

所以，我們一犯了罪，就要按着這個樣子利用罪，同時也要發痛悔做補贖，勉力將罪的痕跡消盡剷除。以後，幾時又迴憶起來，心中又覺憂傷，幾時可以再趁機會從中取益，有幾類花草，味氣本然臭惡

，但是經過了一番暴曬之後，反要變成芬芳的香料。要設法使我們這可憐生命內的罪過，也有如此的變化才是。一位往見會有聖德的修女死了以從，人家在她屋內找見一個小紙袋，這是她生前鍾愛保存着的，上面寫着這句話：「這是用爲拿我卑弱的芳味，使我心靈馨香的。」

凡對她所說所寫足以壓伏他的話語，她都筆記起來，藏在那小紙袋內；有別人指告與她的種種毛病，甚且還有在告解內神工神父向她提的，爲她最招羞辱的事，也有她曾經受過長上責叱的等等過失，一一都記錄在內。

我們呢？大抵不必費多少事，就能集成如此的紙袋。祇可反回去想想自己前此的歷史，那千次萬次不可數記的過犯，足可以添滿逼樣

一個紙袋。我們把這些惡草要不時的擺在自己眼前，按照所講的法式從中吸取神益。可以反復體會可敬高隆卡神父的這幾句話：「真堪寶重的可憐軟弱呀。它們能教我在天主前起羞愧的心情。教我在人前起自卑自下的思想。我的可憐軟弱，若你們爲我是必要的，我不肯拿你們去調換他人的功勞及德行。我寧願擇選的，是存站在能保持謙德的境地上。一切能阻擋我享受這番利益的特恩，我甘願棄捨；爲能保存這一項起見，我寧肯失落一切別的。」

第三章 依靠天主的仁慈

(1) 天主的仁慈可以解釋罪惡的問題。

我們的卑弱可憐堪受我們的喜愛。一則因能幫助我們尊重真理，二則因能相幫我們，更容易效法降生天主自卑自賤的表樣。現時我們要觀察我們的卑弱，與天主無限仁慈所有的來往；默會了這一層，則我們的卑賤可憐要更顯着可愛了。

在先，於第一分的第三章內，已經徹實的申論過。聖方濟格三番五次所叮嚀過了的題意，就是，我們的罪過總不應當引我們敗興失望，在我們憂傷惱恨己罪的心情內，常該攙和着結實依靠天主仁慈的心。我們以後要詳論，我們的罪過缺欠不但不成消滅依靠心的動機，反是助長依靠心的有力因素。

另外是在這個題目上，聖方濟格的言談常是滔滔不窮的，措詞又

很清晰；我們祇可簡單的節錄來。無須附加鋪講，意義發揮的滿够明顯。但是，我們先從別的泉源採摘理論，為教人看出來，這端安慰人心的道理，確實靠着神學士們講的理論，也能教人看出來這端道理整個的統系。

我們可以先聽現代著名作家，蓋依（GAY）主教的講論。下面節錄他一篇最美麗的文詞，在中他將用已過術的根本原理指明，講的極其詳盡，與聖多瑪斯的論調完全相應：

主教根據聖若望的話作論：「天主是愛情（若望一書四章八節）
。天主是愛情，天主愛慕我們；天主愛慕我們，因為他是愛情。如同天主存在。天主也愛慕，現在因為我們存在，天主也愛慕我們，這兩

項爲天主全然爲一，全然同一，天主存在與天主愛慕，爲天主是同樣出自本性的，皆有同等的必然性。事既如此，仰望天主，爲我們衆人豈不成一種嚴分？仰望的任何限度豈能過了度量？雖然如此，若我們還存着不依靠天主的心，豈可推脫無罪？」

「然而恐你要說：可是，人們犯過罪也還犯罪，這可怎樣？可惜！這是真不可諱的事實：到處罪是有的。那裡有罪，那裡就艱阻支出，亂序發生，障礙隆起。但是，這不過是在我們方面艱阻支出，是在我們內裡亂序發生，是在我們面前障礙隆起。在天主一面豈能支出艱阻，人焉能擾亂天主的道路，焉能在天主面前堅起障礙？天主在自己的工程上停步，這是因爲他願意，也祇因爲他願意；那裡天主有意過

去，那裏就要過去的。罪惡對待天主所有的影響，祇是得罪天主，却不能教天主有所變更。罪過能够變更天主向外的行爲，絕不能使天主的本體內發生變化。而且我們的罪過連天主對我們原來所懷的情意，也絲毫不能變化；這是說的，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愛情，並不因我們的罪過而變換。如同天主的仁慈對着虛無是發生愛情，這樣對着罪惡，發生憐憫；全部的分別只這一點。是的，全部的分別只這一點，但是要緊有一條件，就是罪人必須發依靠，誠心盼望。嚴格的說來，爲發依靠盼望天主之情。好像罪人有更大的權利。固然，天主的純聖極端的煩惡罪惡，所以才逼着他的公義，用嚴酷的苦刑，懲罰罪惡；不過，正因這個緣故，天主的仁慈因我們罪過所發的憐憫心，比見我們遭

任何別的患難更大。原來罪惡的效果是失落天主；這是極大的禍患，真是絕對的可憐。至極的憐憫幾時發生？不是對着至極的可憐才發生嗎？是爲這個緣故，天主的仁慈對罪人的憐憫心，比對人遭別種患難時更大；天主深憐罪人，切望他痛悔，依靠，盼望他早得寬赦。早得救援。從此可見，天主義怒的火氣，正是天主發仁愛發憐憫的新泉源，是格外活潑的泉源，是使我們衆人仰望天主的新根基。」

(2) 樞機主教比約將真福第五端貼合與天主。

我們很簡略的證驗了，仁愛原是天主的本性，天主的仁慈不過是對其受造物的可憐，發的仁愛；自此可知，我們每個罪過，祇要我們

願意，與可成了天主顯揚自己這等善長的新機會。羊羔的嘴唇使母羊的乳房，傾流養育生命的乳汁，也正因此可以使母羊，因乳汁過剩所覺的痛苦得以消滅。我們的罪過藉着依靠及痛悔之情，去接近天主的心，也能教天主滿盈仁慈的母懷，傾出仁慈的河流，也正能因此給天主加增真正的喜樂。

於此，我們可聽聽近代一位宏談闊論的主教，所寫的這段美妙言詞。

「仁慈者乃真福！……降生爲人的聖子發揮這端真理之時，正是將自己，及自己在天聖父的福樂啟示出來。因爲，一個純粹的受造物能施發的仁慈，若能爲他成爲造幸福的根由及泉源，那麼論天主所施發

的仁慈，惟獨天主能施發的那種仁慈，更該怎樣說法？天主的仁慈在天主的性體內，維持的那種永久福樂，何其的宏大！仁慈者乃真福。既然獨有天主堪受這個名稱：「但有一個真好，就是天主」（瑪竇十章一七節）；所以天主享受的真福，當然駕在萬物之上。天主的仁慈及愛情，同天主的永遠是一樣無限無界的：「請你們祝讚主子，因他是良善的，因他的仁慈是永遠的」（聖詠）。嚴厲並不是天主本性的性格。幾時天主發義怒，顯公義，這是做的一件出他性外的事情：「他發義怒，爲做一件：外客的事」（聖詠）。天主是在左手內執着鞭策，天主因這隻手的工作不久就大感困憊：「爲他是種例外的事」（聖詠）。天主的右手才是合他心意的器具呢，這隻手所做的是他愛

情的工程。……他能將一個迷盲的罪人，硬心的罪人，瞬息之間就化爲意志果決的回改人：這是至高天主右手成就的變化」（聖詠）。

（3）罪過的數目衆多，仰望得罪赦的心正當因此加強。

再說一次，天主的仁慈惟獨對着可憐才能撒手施展。然而有什麼更悽更慘的可憐，能比上罪惡呢？爲無限的憐憫心，罪惡是何其可悲可哀的！我們罪數的重量壓迫我們，使我們看着自己在天主義怒之前：像似無法逃避的犧牲；但是，祇要我們願意，我們的罪過能爲天主供給顯已善良愛情的機會，天主這一樣屬性，好像比他的公義更中他

的聖心。祇要我們願意，無妨向他的聖心哀告，效法達味向他這樣說：「主子，你將饒赦我，消除我的罪過」，爲顯揚你那樣最中你心的善長，就是你的仁慈。罪數越大，你越能藉此顯揚你的這種善長；我罪惡的大數，更是催動我仰望得你寬赦的原因：「請你寬恕我罪，因我的罪是衆多的。」（聖詠）

一位較古的著者曾作如下的推理。「天主豈不是那位教訓我們，不要叫惡將我們勝過，總要叫善勝過惡的嗎？（羅瑪書十二章廿一節）他不是曾嘗教訓我們，不要以惡報惡，也不要以咒罵還咒罵（伯多祿一書三章九節），却要以德報怨，以愛德的火炭堆在仇人們頭上（羅瑪書十二章廿節）？但是徒弟不能超過師傅，僕役不能超過主人（

瑪竇十章廿四節)。我們可是見了吾主的徒弟們，完備的實行這個教訓，不但仁良和順的應付難為他們的惡人，及以非刑殘害他們的暴類，而且實際的是以德報怨。竟有為救仇人而犧牲了自己性命的。事既如此，主子師傅更該怎樣？這般義人所實行的，無非從他們這位師傅受下的教訓。」

「將吾主衆徒弟的愛德集到一齊，與吾主的愛德相比，還不到滴水與汪洋的比例。若他們的愛德所發的火星，其強度已如此，則天主無限愛德的火燄更當如何？」

金口聖若望推想說：「耶穌向我們說了：若你們但愛那些愛你們的人，你們可有什麼賞報？外教人也是這樣做法（瑪竇五章四十七節

）。我們反過來也可論天主說：若他但俯聽，但助佑自己的朋友和義人，則在他的愛情上豈不有欠？」

(4) 天主的仁愛能將罪與罪人分開，除滅罪惡，寬容罪人。

天主的無限純聖與他的仁愛相合一齊，激動他以恨氣攻斥罪惡，然而另外激動他以仁慈眷顧罪人。賽年禮神文說：「天主煩惡罪惡的心是如此大的，竟為從人心內將之拔出起見，降生為人之後，情甘自卑自下直至死地；不但如此，就連現時，雖然在天享受光榮，但為能剷除人罪，還是自卑自下，竟然謙心來祈懇世人：「我求懇着為人工

作」(日里米亞十五章六節)。請你用心體會，這是爲了什麼？你會否見過獵人，爲擊射禽獸怎樣進行？你看他怎樣謹慎小心躲避極微的響動，怎樣的匍匐前行，若果要緊，他且伏臥於地。這樣辛苦可爲什麼？沒有別的，只爲射得他所企望的獵物。正是，我們犯罪得罪了天主，天主的囑勸求懇，天主的忍耐，天主的鎮靜，天主的緘默等待，所企望得的與此相仿。主子所盼望的沒有別的，祇爲消滅罪惡，欲將罪惡自根拔除。」

假使天主將每個犯了罪的人即時投進地獄，天主便要將這個罪人永遠失掉，永久再不能將那罪人的罪惡消滅，罪人的罪反要因他的懲罰，固定於永遠。但是天主直接攻擊的是罪惡，只是因着罪惡才間接

的攻擊罪人；正因這個緣故，所以天主使用種種奇巧法術，竟至自謙自下，事先求懇邀請罪人，為能讓他全能將罪惡與罪人兩相裁割，好將罪惡消滅，將罪人留過救下。天主從不決心棄捨罪人，任他永遠喪亡；除非是罪人自己固執於惡，甘願保留罪惡，致於教天主無法在罪人內將罪惡殺滅，所以無奈才將罪人同罪惡一齊殺滅呢。」

「這是催動天主的無限仁愛，忍耐等待我們，請求我們痛悔，歡迎我們回心轉意的動機。達味聖王特別明白天主的這種情緒，所以他曾敢向天主發這樣寬大的依靠心說：「主子，求你赦免我罪，因我的罪很大」（聖詠）。一個心量窄小的人或將以達味的行事太形冒昧，因而想他更好將重多很大字樣，附在天主仁慈之旁，不可附於自己罪

惡之旁。他更好爲己罪惡設詞原情，用種種理由減輕己罪的沈重。爲能因此更敢寬懷的求救，結果也更容易得到寬赦。不知達味的心見却是更爲明達的。他很知道，罪惡的沉重，正適於激動天主的慈善，更是天主歡喜赦免的動機，所以他向天主的慈善說：「因我的罪很大。」

「他根據這項，深信更易感動天主，將他靈魂的濁污洗除淨盡。這就如一個園丁，見自己的葡萄園被野獸蹂躪之後，遂向獵人千言萬語的描述那野獸的暴虐兇險；他如此講說的意向，一定是爲更能激動獵人，肯出去將己痛恨的仇敵殺死。求你饒恕我罪，因我的罪很大。」

若昔日達味向軍旅的天主已敢這樣說話，那麼今日向着降生爲人專爲救贖罪人的吾主，豈不該加倍依靠的如此發言嗎？吾主取了我們

人性，「爲成仁慈」(赫伯來書一章十七節)。正是爲教他的仁慈能有較廣的發展，更能大量的播散。鮑徐慶不猶豫的這樣講說：「耶穌基督，既是天主聖子，他的性體是無限純聖的，爲此他雖然愛回頭改過的罪人，但是究竟他更愛的，還是那從未犯過罪的清潔靈魂。然而自他成爲我們的救主，爲着愛慕我們的緣故，懷起來別種心情。我們剛說，天主當然更鍾愛清潔無罪的靈魂；但是，信友們。我們應當喜歡，因爲天主作了我們仁慈的救主，他特來找尋罪人；他的生活祇是爲着罪人。」聖方濟格也說：「他的召叫就是當救世者。」可敬姆母砂比(Chappuis)發揮同一的意見：「他是可憐者的天主；幾時我們向他示出一樣需要賠補的過失，我們是重新張顯他作救世者的名銜

。』聖伯爾納多說的話也與此相同：「仁慈的聖父當然是可憐者的聖父。」

(5) 是病人需要醫生，不是身體健康的。

盼望天主相幫我們，不致在這個題目上，說一句過限或錯悞的話！此處我們偶然想起來一位著名主教所說的話。有他屬下的傳教士，因在經營傳教事業之間，經見了世人的種種兇惡罪過，曾在他們主教前哀嘆謾怨；主教答應說：「噯！我的好神父們。若沒有罪過，你們的職任有何存在的理由？」吁！耶穌，永遠的大司鐸，我們的救主，讓我們向你也說這同樣的話吧！若沒有需要你赦免的罪過，你向日在

世的生活，你那莫可名言的苦難，便有何存在的理由？若沒有罪惡，你要用你立的聖事，你的聖教會，在我們人世做什麼？如果沒有我們這些可憐的人，你的仁慈可有什麼用處？

聖女日多達說過：「幾時耶穌見一般靈魂不夠清潔，因而不能與他們結合，以他們作自己的淨配，他便准許那些靈魂患病，好能藉着醫生的名義去到他們內裡。」病人依靠醫生，託他療治自己的瘡病，誠心信服他有治病的本領，病人這樣居心，自能給醫生加莫大的喜歡及榮耀；罪人將自己的罪過陳示與救主，求他療治，罪人照樣也給救主加莫大的喜歡及榮耀。若因罪過天主受了凌辱，救主却因赦免罪消滅罪得了光榮。看吾主給一般回頭改過的敗子，嘗賜的恩寵怎樣慷慨

，真好像吾主倒對他們表示謝意，好像感謝他們，給了自己發揮仁慈的機會，滿足了發展自己慈愛的欲望和需要。

前面已提過的一位作家講論說：「所以，我的靈魂啊！你承認自己已有病，這倒無妨，但是千萬不要因此就害怕去投奔醫生！反要全心依靠的去尋找他，格外是因他原來是爲了你，是爲去到你跟前，才「像似新郎從他的臥房出來，邁着壯士的長足大步，從這一天邊走到那一天邊」（聖詠十八）。他專意來了爲治好你罪過的病，他很知道，「無病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才用着呢」（瑪竇九章十二節）。罪人拿着正應當發依靠投奔醫生的緣故，反看作了害怕躲避醫生的原因，這是何等不解的瘋狂！拿着前來醫治你病的，想他是煩惱你的仇敵

，這是何等的糊塗！

諺語篇上說：「不受驅逐而自行逃跑的，不是正理的人。」無人驅逐自行的逃跑，這是奇怪的事；然而更可奇怪的，是那不從正理的人。不但受驅逐而逃跑，且他逃跑，只因良好的天主來招呼他，來追趕他，為的是向他發仁慈，給他配來適於醫治他病患的藥品。良好的天主尚且誓許與他，為得常生。他向自己無論懇求什麼，樣樣都要恩賜；他却因此逃跑躲避，這還不奇怪嗎？

(6) 耶穌聖心的發顯，激動罪人依靠。

耶穌聖心發顯與聖女瑪加利大的事實，以及吾主向聖女默示的各

等話語，都爲罪人有大安慰，很易激勵罪人發依靠。有一位聖德非凡的修士，說過這句最確當的話：「自從吾主降臨之後，依靠該當成爲罪人的本德。」而自從耶穌聖心發顯與世，豈不該將依靠的心，推至膽大無畏的地步嗎？豈不是這個天主的慈心，曾嘗順着龍人的長鎗，就在他靈魂內傾流下罪赦，聖德，以及致命的聖寵嗎？不就是這個慈心，正用罪人逼他流的血，反過來養育罪人們嗎？真就如同塘鵝一般，任它的小雛將自己的肋傍啄破，好用流出來的血養活他們。按照聖味增爵費利的說法，耶穌願意教人將自己的心刺傷披開，無非爲教罪人能連罪赦的泉源也看得出來。豈不是這一個慈心，從聖體櫃內向衆人不停的呼號：「凡是負重任的，請你們都來我前，我要輕減你們的

苦？」這個慈心感着需要赦罪及治病的渴望，是一種解除不了的渴望。給他陳來可以赦免的罪過，這爲滅他的渴望，豈不正合用嗎？說到這裡，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那些深明耶穌聖心密義的，爲鼓勵罪人們發依靠，也較加擊，在用己過術上也較加精熟。聖女日多大的行實內，對這一件有不少很安慰人心的節目。聖女瑪加利大也屢次申說這層意思：「耶穌聖心是仁慈之寶座，在此內裏最可憐的人是最受歡迎的，但是要緊有愛情，在他們那可憐的深淵內，將他們的可憐陳列出來。」

聖女接着說：「若你有了過失，不可因此心慌意亂，因爲心中慌亂不安，過度激憤，能強靈魂與主分離，能從我們心內將吾主耶穌驅

出。該當做的，是懇求耶穌聖心寬免，求他爲我們補償，使我們同天主的聖威復歸於好。此時，你可寬懷向完全可愛的耶穌聖心說：「呀！我的惟一愛情，請爲你貧弱的僕役還債。求將我做的不好補償了吧！請將我罪轉爲加增你光榮，幫助人修德，及幫助我救靈的用途！照這樣做，我們的過缺能多多相幫我們修謙德，教訓我們認得自己原本的底細，指示與我們，愛隱藏在自己虛無的深淵內，是怎樣有益處的。」

「深深發了謙遜之後，便可從容自然的重新定志，勉力往後更加守忠守信。耶穌聖心最喜愛這樣的辦法，因爲如此做着，可使靈靈保存平安。」

(7) 高隆卡神父勸勉滿帶罪過的靈魂發依靠。

聖女瑪加利大的神師，可敬高隆卡神父不停的講論罪人該多發依靠的題目。我們祇好節錄，他給一個因己重罪失望的靈魂，寫的信。我們下章內要呈述聖方濟格撒肋爵論本章題目的道理。我們難以找得像這封信內的詞意，與聖方濟格的論調更相和洽的，真是聖方濟格教誨的回聲，是聖人所講的道理貼與實際上的撮要。

可敬高隆卡神父寫說：「假若我要處在你的地步，你看我要怎樣勉力安慰我自己。我要滿懷依靠向天主這樣哀告。我主，請看這個靈魂，他在世界上，是為相帮你施展你可欽的仁慈的，他相帮你的仁慈

顯耀於天地之前。別人光榮你，是因他們的忠誠恆毅，藉以顯耀出你聖寵的力量來，發揚出你待忠誠服事你的人，是怎樣的仁慈大方來。至於我呢，我光榮你，是教人們看出來，你待罪人是怎樣的心好，教人們知道，你的仁慈是超越一切兇惡的，沒有什麼能令你的仁慈耗盡涸竭的；沒有一樣罪過，無論怎樣醜陋兇惡，能令人失落了得赦免的盼望。我可愛的救世者，我是重重的得罪了你的；但是若我在這以外，再還想你沒有够大的仁慈，足以寬赦我罪，就此我再給你加一番很重的侮辱，那就更不好了。你我的同敵，任他天天給我設新計謀，我總不能讓他遂就；即便他能令我失落一切，總不能教我失落了依靠你的心；即便我顛仆百次，即便我的罪過比我實際犯了的重大百倍，我

仍舊的要仰望你。如此做了之後，我覺着爲賠補罪過。補償給人立了的壞表樣，不拘該做什麼，也都不要覺得費難了。……如此做了之後，我要重新定志服事天主，要比昔日更加虔誠，心中要存着與往日同等的平安，就如沒有得罪過天主一樣。」

姆母砂比常說，自己的營業是「掘取天主的仁慈」；她也不怕這樣說話：「即便我們在每一呼吸失足顛仆，只要我們每次立時轉回來重新歸向天主，重新勉力按正軌行事，那些過缺便不能貽害我們。若我們用那些過缺，爲在天主前自卑自賤，勉力良善心謙，勉力自認卑微，天主就不多注意我們罪過的本身，却更顧慮我們從中得取的神益。此時，罪過就不能有什麼害處，也不能使人的意志衰弱。一個靈魂

能認得自己的罪過，這爲他真是大福大寵。這種知識要教他曉明天主的慈良，及救世主功勞的無限價值。」

第四章 聖方濟各論依靠天主

(1) 我們的可憐是天主仁慈的寶座。

我們已聽了神學士及衆聖人們的講論，他們都主張罪過應激勵我們，依靠天主的仁慈。現在可讓我們和愛的聖師，方濟格撒助爵，對這個題目，發表意見。

「我極可愛的修女們，你們問我說，一個深覺自己可憐的靈魂，

可以懷着宏大的依靠心，坦然去投奔天主嗎？我給你們答應說：不但一個認識自己可憐的靈魂，可以懷着宏大的依靠心，前去投奔天主，而且我說，除非一個靈魂認識自己的可憐，他絕不會在天主前有真實的依靠；因為原是認識兼承認自己的可憐，能引人前赴天主台前。所以，諸位大聖，聖若伯，達味聖王，以及其他聖人，常以承認自己的可憐卑污，作他們祈禱的前題。爲此承認自己貧窮，卑賤，可厭可惡，承認自己不堪顯形於天主台前，這是極好絕好的情緒。」

可記起古人這一句話：要認識你自己！這本是勸人要認明自己靈魂的尊貴高大，因而勉力隄防躲避，不致以不適當的行事污辱褻瀆了自己的尊榮。但這話的意思也是說的，人該認識自己的卑賤，可憐。

殘缺不全的境地，因為我們越認識自己的可憐，越能加多依靠天主的仁慈。原來仁慈及可憐中間有緊相對待的來往，沒有可憐，仁慈便無從施展。假設天主未嘗造人，天主固然常是真正仁愛的，然而天主就不能像現時一樣，作仁慈的天主，因為惟獨對着可憐者才能施仁慈。」

「從此你們可以見得，我們越認識自己的可憐，越多能有依靠天主的機會。我們自己這方面，實在沒有，可藉為依靠自己的。不依靠自己的心情，是人認清了自己的短缺，才會生起的。不依靠自己是極其寶貴，裨益良多的心情；但是若不就此去全心依靠天主，一切一切都仰望天主的仁慈，那麼不依靠自己可以發生什麼利益呢？」

「我們每日犯的過缺，每日在天主前失信義的行跡，當我們前赴天主台前的時候，應當令我們感覺羞愧。有不少的大聖，如聖女加大肋瑟納，聖女大德肋撒等，多嗜有了過失，常在天主前懷起來深切的慚愧之心。實話說，我們得罪天主之後，以謙遜的心在天主前縮頸自退，自羞自愧，這豈不是很合理的麼？我們若但得罪了一個人間朋友，以後再去接近他，還不免耳紅面赤，感覺羞愧，況我們得罪了天主呢？所以羞愧是該羞愧的，然不可停頓於此：因為發謙遜，自認卑微，自羞自愧，這一類的德行是為幫助人再上進的德行，即幫助人靈與主作至親密的締結。用羞愧的行爲將自己壓到虛無境地，將自己脫卸空洞之後，若不趁勢將自己全行交付與主，那初步的工作便沒有多少

利益；爲此聖保祿宗徒說：「你們已經把舊人脫去，要穿上了新人」（格羅森書三章九節），原起在天主前縮頸自退，無非爲用愛慕及依靠之情，更輕便爽利的躍到天主跟前。綜上所說，可以結論如下。幾時我們認識且感覺自己的可憐殘缺，因而心中感覺羞愧，這是很可喜慶的事。然而千萬不可在這一點上止步，更不可以因此灰心喪志，却該用依靠之情將自己的心，提拔到天主台前才是。依靠之情所靠的根基，全部在天主內，在我們這方面什麼也沒有。我們固然不停息的變換，天主可是始終不能變換的，無論我們是軟弱，是強壯，無論我們是齊全，是不齊全，天主那一面對待我們仁愛慈良始終如一。」

「我習慣說這句話：我們的可憐是天主仁慈的寶座。所以我們的

可憐越大，我們的依靠心也該越大。」

(2) 我們的不齊全不可作爲懷疑天主愛情的緣

故。

「天主以愛情眷顧你，在這一件上不必發生疑惑；連世界上最惡的罪人，只要他們有回心改過的誠意，天主照樣也是用愛情看待他們。天主的心是何其慈良，何其甘飴，是何其和順的呢！這個心對待這些柔弱的受造物是滿懷慈愛的，但是要緊他們承認自己的可憐。天主的心爲那些可憐的人，真是莫可名言的慈祥，爲那痛悔己罪的人，真是難言難喻的憐憫。誰能不愛這個寬宏大量的心呢？誰能不愛這位

天父的慈母心腸呢？」

「我們的不齊全處不該中樂我們，這是當然的；爲此我們該同聖保祿宗徒一樣說：『憐！可憐的我呀！誰要從這個死亡的肉軀內救出我呢？但是我們的不齊全斷不該令我們驚異，更不該使我們掃興。我們要勉力甘心承認自己的卑弱，勉力發謙遜，不依靠自己，却不可因此喪志，心中煩悶，更不可因此疑惑天主對我們的愛情。天主固然不愛我們的短缺，我們的小罪，但是天主可不因此就不再疼愛我們。爲母親的雖然不喜歡孩子的軟弱疾病，然而孩子的軟弱疾病不但不能使母親，停止了愛慕孩子的心情，反要激動她加一層疼愛憐憫之情。照樣，天主雖不愛我們的過缺及小罪，然而天主並不因此就改變了疼愛我

們的心情。爲這個緣故，達味聖王很有理由向天主這樣說：「主子，求你可憐我，因我是病弱的（第六聖詠三節）。」

「是了，我可愛的女兒，你這般的懊喪行跡是滿够滿够的了，我勸你平安喜歡些吧！吾主必然眷顧你，且以愛情眷顧你，吾主按照你病弱的程度，用相對程度的疼愛待遇你。總別讓你明悟內保存與這等實情相反的觀念！幾時這類的意念來侵犯你，不可迎面對着觀察，簡直將你的心目轉過去，不要注意你那些罪過，要用上振拔與志的謙遜去投奔天主，要單單向天主談論他那莫可言喻的慈良。天主用自己仁愛慈良的心，愛慕我們這個懦弱、貧窮、卑賤的人性。我們的殘缺病弱絲毫也不能改變，天主對我們所懷的這般心情。」

(3) 較甚的可憐召引較甚的仁慈。

「要因你的虛無自幸自慶；心中爲此儘可坦然，因爲你的可憐，正是相幫天主的愛情施展仁慈的質料。」

「在乞丐中間，那些最可憐，身上的爛瘡越大越可怕的，越是頭等的乞丐，也越容易感動人施哀矜。我們在天主前也無非是些乞丐；那樣說來，最可憐的靈魂正是境遇最好的；天主的仁慈要欣然的眷顧他們。」

「我勸告你，我們要在天主前謙遜自下，在天主憐憫的門前，要不住聲的叙說我們的瘡傷可憐。但要記得，叙說的時候該當喜歡，喜

歡自己赤貧如洗，空虛淨無的境地，爲教吾主用自己神國的恩寵將你充實裝滿。」

「乞丐在我們面前呈顯他們的瘡疾困苦，飢餓凍餒，是他們最生效力的演講。」

「你問我，你前好些年犯的罪過，是否的確得了罪赦？我極可愛的女兒，你要知道，當你頭一時間受了天主的激動，定了志向願意將你全交與主，自後只爲他一個生活，那時天主已用自己的慈良，將你那些罪過全然一筆鈎消。誰說如此，你還可效法這位大悔罪者，常作這番祈禱：「主乎，求你再洗我的罪污，再消我的過犯」（聖詠）；這樣子做，固然是常有益處的。不過要緊的是該有真誠質樸的依靠心

，依靠吾主無窮的慈善，發虔誠的信心，信服吾主的仁慈總不能虧了你的仰望。」

(4) 聖保祿的話，我因我的病弱自欣自幸。

「要屢次提拔你的心，在我們的救主前，發虔誠的依靠及深沉的謙遜。要向吾主做這一類的祈禱：主子，我是可憐的，請你將我的可憐收納於你仁慈之懷中，請用你那慈父的手將我提拔起來，令我將來能享受你的產業。我固然是懦弱的，卑賤不堪的，但在我死的那日你是要愛慕我的，因為我曾仰望了你，因為我曾盼望了我能全成了你的。」

「因着我們同愛的吾主耶穌，我請求你，心安神怡，平靜自如的，生活於你的軟弱可憐中。大宗徒聖保祿說：我因我的病弱自慶自喜，爲教我救主的德能存留我內。（格林多書十二章九節）真是，我們的可憐是顯揚吾主無限慈良的台座。」

「盼望天主能在你的可憐中，就是能在他慈善的寶座上受顯揚！並能在你純全真誠謙遜的台場上受顯揚！」

「噢！我極可愛的女兒，心中平安吧！不用儘管的同你那諸番不齊全處周旋了，把你的眼高高舉起，仰望吾主的無限慈善吧！原來吾主爲將我們拘在謙遜的範圍內，所以就讓我們生活於我們的病弱中間。全心依靠他的仁愛吧！他定然結記你靈魂的事，他爲你的靈魂顧慮

的怎樣周詳，是你所料想不到的。」

「若說你到今沒有好好的應用了天主的聖寵，有可以補救的方法，就是勉力往後好好的應用。你的可憐軟弱不應當使你驚異：天主所經見的很有較此更甚者。他的仁慈總不棄捨可憐者，天主的仁慈正是在他們身上藉以發展，在他們身上博施恩賜，在他們的卑賤可憐上安置自己光榮的寶座。」

「我們的可憐軟弱，不拘是如何大的，不拘從前是如何大的，反正總不能令我們敗興失望，只該引動我們謙卑自下，令我們投奔於天主仁慈的懷內。我們的可憐越大，天主的仁慈也越能藉此受光榮，祇要我們勉力着從那些可憐內逃脫出來便是。至論這一件，我們很可仰

望天主，要用自己的聖寵相幫我們將此成就。」

(5) 指引靈魂的神師，該多多鼓勵人發依靠。

聖方濟各切望那些有指引他人靈魂責任的，要多多加意，設盡方法鼓勵人的心火，激動人的依靠心。聖人就是按着這番心願會給一位院長姆母寫信，這位姆母是歷史上著名的，可惜她的著名令人悲傷。聖人給她寫信，論及自己曾託她管理的一位少女：「我向你實說，你待這個可憐的女子真有點太嚴厲。用不着儘管的申斥她，既然她是懷好心願的女子。更好向她說明，她不拘多嗜跌倒，總不要驚奇怪異，更不要激憤怨恨自己，要勸她瞻仰吾主。吾主常如慈心的父親，自天

眷顧自己的孩子；見他完全軟弱剛剛穩定了脚步，向他親善的說：我的孩子，緩緩的走吧！無庸心急！若見他跌倒，便鼓勵他說：你看，你跳的太猛了，你這就安靜了吧，反正不要再涕哭悲傷了。這時，就走到他身邊，伸出手來，將他拉起。若這個女子是心謙的孩子，她又知道自己是個孩子，若見自己跌倒，她也不能太生驚異，且說她就是往下跌，也跌得不重，因她所站的地方不很高。」

（注意：所說的那姆母是聖教歷史上有名的亞真里亞惱（Anselme Arnould），厥後入了楊生尼異教。）

（6）聖方濟各教訓神工神父怎樣款待罪人。

聖方濟各撒肋爵，和藹的聖師。爲聽神工的神父們所留的教育，與前面的講說是同性質的，說的格外痛快詳確。聖人提醒他們，要想可憐的罪人既然稱呼他們爲神父，所以他們也應當「對待那些罪人懷有真正爲父的心腸，雖然他們有罪有毛病，也要以極大的愛情相待。

「聖人接着說：『如同蕩子回歸之後，雖然破衣爛裳，髒污不堪，方與豬豕周旋共處，身上當然臭氣逼人，誰料那位好父親還是親切的懷抱他，摯愛的口親他，在他身上流喜淚；父親這般行動，祇因他是父親，爲父的心腸在兒女身上是嬌柔難名的。』」

此後聖人又教訓聽神工的神父，該怎樣接待那傾向於敗興失望的罪人。

「若理會在你前行告解的人有些害怕，心灰志喪，疑懼自己能否得了罪赦，此時該竭盡心力的鼓勵他，向他多做如下面一類的勸慰。大罪人痛悔補贖，給天主能加最大的喜歡。我們的可憐越大，天主仁慈藉此也越能多得光榮。吾主曾為那些釘已於十字架上的人祈求天主聖父，這是為告知我們，即便我們親手將他釘在十字架上，他仍要慷慨歡欣的寬赦我們。天主器重人悔罪之心竟至於此，即便人發顯星點的悔罪心，祇要是真誠實在的，就足以感動天主，將他的各等罪過全然忘記，甚至於連地獄裡的人和魔鬼，若會悔罪，他們的罪過照樣也能得赦。有許多大聖人從前是大罪人，就如聖伯多祿，聖瑪竇，聖瑪大肋納，達味聖王等。人能給天主的仁善，及吾主受難釘死之工，加

莫大的凌辱，就是多嚙人不依靠天主，不相信吾主受難的無限功勞，害怕得不了罪赦。信德命我們深信罪赦的道理，就是命我們領吾主所立為赦罪的聖事之時，不疑惑我們的罪過真真得赦。」

(7) 聖方濟各待遇在自己前行告解的人溫良和

善。

人都知道聖方濟各撒肋爵待遇在自己前行告解的人，是怎樣的溫和良善。聖人確定不疑的見解，是神工神父必須至極的溫良和善；聖人自己全按他的如此信念行事，這是與聖人同居共處的人，及聖人的朋友們所共同作証的。葛穆（Camus）主教記載的說：「我許多次聽

他讚美聖女德助撒的這個習慣，就是她最喜歡念一般原初最大罪人的聖人們的行實，爲能就中明見天主教在他們的大可憐上，所施仁慈的宏量。」

聖方濟各給聖婦尙大拉寫信說：「我真說不清我是怎樣質地的人：我雖覺着我很可憐，我却不因此憂憤，反有時候倒覺得喜歡，思想我爲天主的仁慈真是個好營幹。」

拉里委 (La Riviere) 司鐸評論聖人說：「無法描寫聖人每次犯了過有了缺處，所懷的那種心情，那番愛情的痛苦，那番孺慕的害怕，那種酸苦而甘飴的情感，全備仰望，全備託靠天主大量仁愛的心境。的確，真是無法描寫的。原來這位絕卓的人物自幼受了聖神的光照

。就是在自己的過缺之中，也常拿天主當自己仁愛至極，和藹至極的父親，一並堅決的信服，自己一發了痛悔，天主便將自己的諸過諸缺消赦盡淨，將那些過缺拋在自己仁慈之海，用自己無限量的愛火將之焚燼無遺。爲此若他有時輕輕顛仆，有時拿的主意未得遂就，他常平心靜氣的重新振拔起來。毫不惶亂，也不失忍耐，滿懷着依靠的心情，仰望仁愛慈祥的救主。L



第三分 利用已過以成聖修德

第一章 因已毛病過犯促已恆心前進

(1) 因已罪過所得的經驗令我們謹慎明智。

本章的題目已在前面講論之中業已暗示，本章的質料不過是最後兩章的結論。我們論自己軟弱的實況，既已有了清晰的觀念，又明瞭天主的仁慈是怎樣宏大，我們往日的過犯給我們所留下的教訓，是提醒我們在以後的途程上，要較前更加小心，謹慎自防。因了從前不幸

的閱歷，更易本着謙遜依靠的心，去投奔天主，也更易相信，沒有天主的相幫，我們一無所能，依仗天主的相幫，我們無所不能。在交神戰上不依靠自己與依靠天主，是得獲勝利的兩樣左券。

我們的過失，在天主的計劃中，經天主上智的奇異處置，很能幫助我們恒心於善。首先一件，是我們的過失要提醒我們前途謹慎。講解聖經的就按這個意思，註釋以下這節聖經：「重病使人靈魂謹慎」（訓道篇三十一章一節）。

金口聖若望說：「我們若見不少在德行上遠勝我們的靈魂，也曾失足顛仆，這種前車之鑒，本已够提醒我們在自己身上謹慎小心了。但是，我們自身的禍患為教訓我們，效力却能更大更確；我們的本性

原是如此，必得親自碰了礁石，才會相信實際的危險災禍。」

這端真理不但有歷史常代証實，也是聖經上所發揮的意思，訓道篇上說：「未經了誘感的，他可知得什麼？」（卅四章六節）一位聖師講解這節聖經，接着說道：「延久享安泰的福是甚有危險的。人已落入的陷阱，因為害怕再跌進去，就要加倍的謹慎躲避。經歷了危險的舵工，必要多加隄防，記着自己因為失慎翻船的故事，萬不敢再去那些不保險的地方裏冒衝。」

（2）我們的過犯另外提醒我們躲避犯罪的機會。

我們的罪過給我們施的第一樣教訓，格外引我們注意的，是令我

們認得發生罪的原因。令我們懂得躲避犯罪的機會，使我們事先隄防周到，不致失於未先逆料，輕率行事之錯，不致自陷危谷。特別要提醒我們躲避明知故意犯的罪機。人家稱犯罪的機會爲魔中之魔。噫呀！這魔中之魔，已將多少靈魂推沉禍藪！航海的人在他們的路程表上，標着他們所認的一切暗礁；我們照着我們已往的罪過，也要畫一幅神修的航海圖，可將前此引我們犯罪的各個機會，各個種因標明記出，將各道河流，各個迷弄過我們的幻像，引我們迷路的失慎區處，都可以仔細標明。我們已往那可惡的歷史給我們的教訓，足以令我們日後加意躲避，不再接近那曾嘗使我們翻船的一切暗礁。

聖方濟各也沒有耽悞了與我們供給這類的勸語：「看你信上的話

句，我很明瞭你所提的那些小過小缺；這些過缺毫不令我奇異，也不應當令你奇異。這些過缺有警告我們留神的用途，提醒我們在自己眼前謙卑自下，提醒我們在所站的警崗上，謹慎守衛。」

「靈魂的熱症如同形體的熱症一樣，病勢痊愈之後，在病者心地之內引起爲他深有益的意念。在能得的益處中最大的，是這類情緒意念能將原初造病的原因節節退除，直至踪影不留爲止。這些情緒將所經的病患常擺在我們眼前，使我們害怕，謹慎防範，不致舊病重染。不然若心中沒有此種戒告，我們不免要放蕩不拘，冒昧行事，如此很有復蹈舊轍的危險。有這類情緒意念常在那裡驚嚇我們，好像常用轡韁逼勒着我們，使我們謹慎小心，直至完全復了原狀爲止。」

「總不可遺忘了我們已往的禍惡，爲免了將來不陷於更劣的禍惡。」

(3) 忠信應用保持恆心的方法。

我們的罪過能發生前面所提的那第一等益處，因着連帶的關係，也可以發生這第二等，就是要教導人，忠信運用保持恆心的緊要方法。我們的每個罪過都要成爲強有力的講道員，向我們叮嚀聖寵的緊要，和我們應當祈禱，多領聖事的本分。藉以邀得充分的聖寵。令我們當慚愧的種種經歷，要激盪我們的懈怠，要鼓勵我們在事奉天主及修德行上，有心火有與志。畢那孟德（Piamonti）司鐸說：「沒有比

從狼爪之下脫出的馬跑的更快的。它只想自己的仇敵常在它身邊，所以不祇是跑，簡直是飛呢。罪過在聖人們身上，正發生如此效驗，他們的罪過正能催促他們，以加倍的心火勉力積善修德。」

金口聖若望曾在戴堯道（Hieronymus）身上見得了這類良效，聖人給他寫信說：「獵人擊傷了獅子的皮膚，結果祇能令獅子變的更兇更猛，比從前更難戰勝；照樣，人類的仇敵本想給你加較甚較深的傷，不料反加增了你行善作好的心量及奮勉。」

聖愛比法用有趣的譬喻發表同樣的意念說：「麋鹿自覺年老力衰之時，便到岩石坡上去尋察長虫的巢穴。找見以後，將口吻在隙縫之上，往出來吸長虫。一經吞了毒蛇，因着所受毒傷的刺激，遽然筋力

活潑，又因受着劇烈乾渴的窘迫，遂風馳電掣的奔跑。急不容緩的去尋找清水。假如它在三點鐘內，得着了清水，他便從此吸取上了五十年的新壽數。專務神修救靈的人哪，假如罪惡的毒蛇鑽入了你的心靈，你可照樣飛跑去尋找聖寵的泉源，在那裡發了痛悔之後，不但你的罪過要得消赦，而且連你遺失了的力量也能得了恢復。」

軻魯司鐸說：「小孩子少許的離開母親身邊，有意獨自行走，及趕跌倒以後，便要更加親熱的回來投奔母懷，盼望母親爲他消解碰跌的疼痛；因着這次顛仆的效驗，以後就再不敢離母親的身側了。既然經覺了自己的軟弱，又見母親將自己慈善的扶起，從此以後，他對待母親的愛戀必更增加。」

(4) 聖方濟各論保持恒心的方法。

這位最仁愛的聖人所寫的字意內，多有函着上節道理的地方。

聖人說：「把你的心靈再提攜起來吧！將它柔和的樣子再置於吾主的手中，懇求吾主爲你將它醫治好。在你一方面，也要盡你所能，使用相宜的方法，要重新立定志向，要多看神修的書籍等等，爲幫助吾主醫治你自己。這樣做去，可在你的遺失之中收得大而且多的益處，可在你病患之間，得了較前更強的康健。」

「自重自愛的偏情，自尊自敬的心，明悟中的狂妄思想，這些惡根性，是不能從人心中截然砍除的，至多不過能阻擋他們發生惡的效

果，就是說發生罪過。這些惡根性的偏向，自來的起發萌芽，從本性猛發迅雷不及掩耳的衝動，當我們生存在世之時，總不能完備阻絕；所能辦到的，祇可箝制和減少它們發動的額數及強度。爲這個終向可用的奏效方法，是勉力修練反對的德行，另外的方法是勉力愛慕天主。所以要緊該有忍耐，勉力一點一點的改除自己諸般惡習，勉力漸漸的馴服我們的憐惜他人之情，爲能遇時遇節得到壓伏自己的偏向，得到約制激憤不忍之心；若果能有此點成功，已很可得意自慶的了。我極可愛的女兒，究實說來，現世的生活確是連續不斷的戰爭，沒有一個可以誇口自己是不受任何攻擊的人。休息是天堂上所有的專品，惟獨在那裡有等候我們的得勝枝。在世界上面，必須常在害怕及仰望

之中戰爭；不過要緊的，是該教仰望之心常佔優勝地位，因為該當思想，那位幫助我們的原是全能的天主。」

「吾天主，人心裡的國土內，若真有愛主之情爲王，則是何其可欣有福呢！我們靈魂的諸般能力，若皆服從這位無比聖智的君王，這是何其可頌的呢！是的，我可愛的表妹，在這位君王權屬之下，在他國土之內，不能有罪惡立足之地，連沾滯最小罪惡之情也不克潛入。可是天主讓罪過時來擾亂他國土的邊境，意向是爲習練此神國內部的諸般德行，使之強固堅實，好適與兵士們戰爭之用；甚且天主竟允准一般偵探，就是小罪和種種不齊全處，進入他的國內，到處遊行；而吾主的意向所在，是盼望我們明白，若沒有他常在那裡做我們的後盾

，我們早已做了我們仇敵的犧牲品了。」

「是了，我可愛的女兒，你向我提說，你靈魂上那些可憐悲境不時的回來煩擾你。你要我論這事給你說什麼？我可說的祇是這個：幾時敵人返回來，幾時要拿起你的軍器，盡上奮勇的同他爭戰。但是我奉勸你無論如何，斷斷不可讓缺失依靠之情闖入你內裡。原來天主慈愛之心，准許你遇這些顛蹶的逆境，萬不是為藉此棄絕你，只為教你保存謙遜之心，也為教你更虔誠更全備的靠託他仁慈之手。」

(5) 撒羅滿的墜落教訓我們認識人性的軟弱及
仇敵的兇險。

「好修女，多少次我們實以為，昔日被我們戰勝的老仇敵，早已遠遠的逃避，不能再回來侵犯我們；不料忽然之間，竟見他們從我們最不會注意的方面，又給你返回來。嚄呀！那位空前絕後的智者撒羅滿，當他年幼之時宏功偉烈，延久的時期在德行的道路上前行；因此他實以為自己的前途完全是保險的了，思想自己到今所過度的純正生活是準確可靠的左券。不料他正在思想自己行將攀到極頂之際，竟猝然為仇敵所襲擊，結果落入其羅網。最不解的，是今來將他攻陷的那類仇敵，照他當時所處的光景，正是他不覺害怕，一點想不到隄防的。」

「這類的憾事為我們有兩樣大教訓。其一是，我們始終也不可憑

靠自己，要常在聖畏之下前行，要不停的懇求天主援助，要在一種謙遜的熱心內生活。其二是，不可以忘了，我們的仇敵祇能暫時被我們打退，却總不能被我們一儘的殺滅。他們所以讓我們暫時平安一期的意思，無非是為準備着向我們交更烈的戰鬥。」

「但是，好修女，為着這個，絕不可灰心喪志。這類的小震撼正能提醒我們反心自省，觀察自己的軟弱，也能引動我們更加誠懇的投奔我們的天主，我們的援助。在先聖伯多祿安然步行於水面上；忽然暴風狂作，波浪澎湃，海水似有吞沒他的形勢，他一時膽小害怕，驚懼的呼道：主子，救我！吾主伸手將他接起，責斥他說：小信德的人，為何疑懼？我們也是一樣，當着私慾偏情來擾亂我們，誘感的風波

暴動之時，才要着急的呼求我們救主的援助呢。本然吾主讓我們感受擾亂，也無非是為激動我們呼號他的救助，更加熱切的虔誠。」

深深的發謙遜吧！若不是天主常在那裡作我們的盔甲籐牌，霎時之間，我們的全身便要布滿了各等罪過的瘡傷。這是絲毫無庸疑惑的。為這個緣故，要恒心實行我們諸凡熱心工課。藉此以同天主常常連合：這是我們應當全心着意的，其餘別的則無關輕重。」

「有時自尊自愛的偏情，和你的軟弱來搖動你。不必因此慌亂！因為天主讓這類的風波生起，祇為逼迫你緊緊的執着天主的手，使你發謙遜，前去呼求他為父的援助。」

(6)不必覺出來自己有力：只只盼望在急緊之

時有勇氣便是。

「多嗜我們覺得自己沒有屏絕罪過的毅勇，對於自己的斷決心志不能準確的憑信，心中自行度量，不禁疑懼若果誘感前來攻擊，遇上犯罪的機會，實不敢保定自己能否拒絕。別想這樣的心思是沒有依靠天主之心的憑據！絕不是的，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並不是志向軟弱的憑據，實是全全認識自己可憐情形的好憑據。」

「不憑信自己能否退絕誘感，正比自覺有力退絕誘感更可靠而更可取；然而要緊的是，既然不依靠自己的力氣，便要依靠天主聖寵的

助力。有許多的人，自覺神力充足。想要爲天主風辦奇異，不料時機來到，竟不會成工；反而別有許多人，覺着自己的力氣一點也靠不住，深恐自己到了實際有失敗的危險，却往往機會來到，不知怎的，竟猝然爲主作出來毅勇之行。這也無他，只因他們深覺自己的軟弱實情，所以不停的哀懇天主相幫助佑，又加倍的鎮守自己，誠切的行祈禱，自卑自下，祇怕陷於誘惑，這樣子做，無怪他們能成就意想不到的事。」

「我說，即便我們不覺自己有筋力有勇氣，不敢保定誘惑來到，自己能否拒絕得了，並不因此憂懼；祇要誠心盼望自己到時拒絕，盼望誘惑來了天主準確相幫，我們這面也定要求主相幫，有了這層，

則別無要件，很可安心。不必該實實覺着自己有充足力氣，充足勇敢，只只盼望自己在急緊之時有充足力氣，有充足勇敢便是。更不必有任何憑據記號，藉以保證自己準有力氣，祇要盼望天主在危機臨頭必然相幫我們，這够了。桑松雖然號稱力士，也祇是在急緊應用之時，他才覺出天主付與他的奇力；所以按古經上記載的，多嗜桑松遇見了獅子或仇人，是天主聖神催他上前行殺。原來天主從不作絲毫無益的事，所以人不需要使用力量勇氣之時，天主也不肯加付；然而到了緊急的時機，天主的助佑總也不能虧缺。該常盼望天主在任何的光景內總要相幫我們，但是要緊的條件是我們該向天主懇求。我們常可借用達味聖王的話說：我的靈魂，你為何憂愁，為何慌亂呢？仰望天主吧

！（第四二聖詠五節）並可同聖王一齊祈禱說：主子，幾時我力虛弱，求你不用棄捨了我！（第七十聖詠九節）

（7）即便我們極齊全，也要看自己爲至不齊全。

「保持真熱心的最上密訣，是修深沉的謙德。你深發謙遜吧！有了這件，天主總要俯身傾心於你。你實心願意，將自己慷慨大方整個的獻給天主，天主不能不垂顧你的好心願。你可以從心裡向主子說，雖然你到今沒有忠誠的服事過他，可是你堅決信服，主子的慈愛是要寬恕你的；至論你所拿的志向，決意要脫卸一切世愛，惟獨摯愛天主，全心忠信事奉天主，你也可向主子說明，你深信他總要堅固你這個

志向。我們不可因自己的過犯心煩意亂；往往那些待天主氣量窄狹，不肯與天主供給充分的愛情的，反過來天主待遇他們倒非常的慷慨，賜給他們無數的特恩。」

「我盼望天主能使你常常站在他手裡，因此總不致於顛仆；然而終究還碰在石頭上跌倒，我盼望這等逆遇不會生出別的效果，祇能教你更加隄防慎審，教你一時比一時，更加熱忱祈求天主相幫助佑。我懇求我們在天仁慈之父常常的保護你。」

「即便我們是人間最齊全的，也無庸考察是否實情如此，更好常常自認不齊全不完善，這是更妥當的。我們總也用不着察問自己，是否有缺點，是否是不齊全的人，因為在這一節上，從來也不用生疑惑

，確該自認如此。從此生出來的自然結論，是總也不可怪異自己有缺欠不齊全，既然當我們在世生存之際，不會見得自己有別等情況；更不可以因見自己有缺有過，心中憂戚，既然這是無法療治的常態。祇好深深的發謙遜，藉此補償自己的缺欠，勉力逐節的改除便是。這是我們的過缺給我們留下的一種恒常工課，一面因為時時常有過缺，所以總不能停止了做補贖的工夫，一面因為不能有將過缺完全補償了的時候，所以自覺有情可原，所以也就不憂愁不麻煩了。原來補償過缺的本分，與補償罪過的本分確不是同性同質的。」

(8) 記念昔日犯罪後良心不安之苦，爲退誘惑

有大力。

從我們罪過能抽取的末一益處，是能教人回念起來，昔日犯罪之後，良心的責備是如何難忍，心中焦憂不安之苦如何沈重，並能教人回念起來，自己因了那些罪惡，會需用做了何等的補贖。有時須將已往受的苦痛焦憂，重新向自己提起，這為抵擋誘惑能大施效力。受誘惑之時可以向自己說：唉！我的靈魂，你別忘了，你昔日跌入罪禍之後，良心何等愁悶不安，受了何等的煩亂苦痛！你可記得，你為全備斷絕那種罪習，為消除那罪過所留的痕跡，為補償那罪過所種的遺毒，你會費過多大的事！你可記得，當那些罪重壓你靈魂之時，你心中

怎樣的焦憂煩亂，當時想起來天主的嚴厲審判，怎樣的恐懼害怕；爲去在神工內將你那些可憐的事情，據實告明，會當怎樣發勇敢，爲戰勝了羞愧的心呢！把那幾淒涼悲苦的陰天記起來吧！望你恒心勇敢勉力躲避罪過，若不爲別的，至少爲免了不再受這類焦心之苦，鑽心之憂，和告解時那種難勝的羞愧。

爲躲避罪過，這類的動機固然是不很完美的，因爲是根於怕情，不是出自愛情的。雖說如此，在不少的光景內，這類的動機確能發生實在的益處，爲此在用己過術內，也是堪得列舉的一樣。我們的聖師在這一點上未曾多加申論，然也不是總未提過。「愛情雖然堅強有力，但是也很要緊借用外力，爲能自持自助；所以然的緣故，是因爲這

愛情所紮居的人心是變換無常的，是時有反抗的行跡的；所以在作戰之時，愛情必須借用怕情以作佐助，與他協同並行，才足以拒仇敵。」

第二章 因已罪惡過犯勉力熱忱愛主

(一) 謙遜承認罪過，能將罪過變為功德。

看着已經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爲此本章所講說的，應當是用己過術能得的最大利益；所能得的最大利益，也正是全德能得的冠冕，這不是別的，就是說熱忱愛主。

痛悔，補贖之情能引人愛慕天主，致於到了熾烈的地步。我們前

罪過却是幫助我們，成此工程的質料。由此可見，就這方面說去，罪過能使我們得的神益，是何其大的！

悔罪之內包含着多種質素。我們此處特別要提說告明，痛悔，補贖三項；原來按神學的講說，並按教友們普通的意見，是這三項稱爲悔罪的正式因素；而且在實際上，這三項也正是告解聖事的性體成分。

我們可愛的聖師論這三點都有極美極妙的講論；藉着聖人講論中發出的明光，我們可以看出來，罪過能給我們貢獻何等樣的寶藏，因爲罪過給悔罪的靈魂，供給滋養料，使他會發出來悔罪之情。

爲老實告明己罪，應發的大勇敢，和因着告明所邀得的寵福，這

已算將罪過化爲功勞了。

「我們救主慈愛之心願將世上的各等顯象，都支配安置的，適於使那些願意全心服事他的靈魂，從中得取神益。我的女兒，我們的罪過在我們心靈內盤踞之時，固然是莽莽荆棘，一旦我們強逼自己誠實告明以後，將罪過一經驅出，原先的荆棘就要變爲馨香的玫瑰。原來罪惡進入我們內裡，乃是我們向惡之心將它們拉進去的，厥後他們應當退走，這却因聖神將它們推出。」

「蝎子刺傷了人，便要給人身內輸進毒汁；然而若將蝎子制成了蝎油，倒能變作解毒劑。若我們犯罪，那犯罪的行爲固然醜惡，然而若令我們的罪經過了告解，做了補贖，便能化爲很美麗，很有益。

的。」

「痛悔及告明是如此美麗，發洩的香味是如此芬芳，竟能將罪惡的醜癩洗潔，將罪惡的臭氣解除。西滿向耶穌說瑪大利納是罪人，吾主却不以為然，吾主不提說別的，只提說她所傅香料的芳味，和她愛情的鴻大。愛主靈呀，我們的罪過是自當深惡痛絕的，因我們的罪過很很傷了天主的心；但是據誠告明己罪，却該成了使我們大覺甘飴的事，因我們藉此能給天主大加光榮。能向醫生叙說我們的苦痛病症，應當是能安慰我們，輕減我們苦楚的。你前赴神工神父台前的時候，要設想你是上到了加爾物路山坡，匍匐在被釘十字架耶穌的脚下，望耶穌全身傾流的寶血。一滴一滴的跌在你身，洗滌你的諸番罪污。雖

然不是吾主的真血，然而確是吾主所流聖血掙得的功勞，大雨傾盆般的潤澤神工架子週圍的人。所以請你將心門開開，藉用告明之行令那些罪過走出；罪過走出多少，吾主受難的功勞隨着能進多少。」

「行告解之間，你可同時實修謙遜，聽命，誠實，愛德諸德行，你在這一個單獨行為內，能修這其多的德行，這是任何別的行為不能出此的。」

(2) 罪過令人堪受貶斥，悔罪告解令人千百倍的堪受慶祝。

因着罪過人堪受貶斥，然而因着悔罪告解的行為，人却堪受千百

倍大的慶祝。」

「一個愛情熾烈的父親聽他的女兒，誠樸的樣子說明自己嫉妬人，對人有壞心，父親該怎樣衷心感動，該感覺何其大的喜歡呢！作了這般誠實的自告之後，你的妬嫉之情是多麼可嘉可獎！你的手能逼着自己自己寫了那封信，你所做了的這毅勇英傑之行，是大亞利山的手未能做得到的。」

杜本 (Dupont) 神父在這同一的題目上，也發揮了很精美的言論。他詳細申論在人告訴已過的行爲內，兼包着多數多數的德行行爲，他不疑豫的斷定這種行爲是超絕人力的。按他的意思，據誠申明已過的人，如同聖若伯一樣，能在天主前證明自己從未「隱瞞已罪，掩飾

已過。」（三十章三十三節）

「據聖額我略的講說，多次爲告明己罪應發的勇敢，比爲躲避罪過所發的勇敢更大。人們很認的聖奧斯定的這句話：「天主責告的罪過，若你自責自告，你便是與天主同心共作了。」

罪過祇是犯了一次，以後千百次的在神工內重告，便將那罪轉爲絕妙的機會，藉以實修絕高的德行，積疊不可數計的功勞；想到這裡，誠可以同聖教會一齊歌唱感嘆的說：「有福的罪啊！」

（3）痛悔己罪能發生的奇效。

以上種種講論若貼合與痛悔之上，更是確不勝確的了。正是在這

一點上，聖方濟各撒肋爵詳細申論愛主之德的活潑作用，就是他所稱的那「涵愛情的憂痛，涵憂痛的愛情。」

「據我現時的所知，自然界絕沒有將火變為水的事實，至論水變為火的現象却是多次能遇的；然而天主曾顯聖跡，成就了反是的事蹟。古經上瑪加伯書上記載的，當時依拉而民被擄到巴比倫以前，司祭們隨了日里米亞先知的建議，將聖火藏在一溝內的枯井裡。以後依拉而民恢復自由，得回本國，他們按照先祖先父所指的地方，前往找尋聖火，他們却見那聖火已變為大量的清水。他們依遵內米亞先知的命令，將水舀出傾在祭品上，那水一被日光所照，頓時又化成了大火。」

「愛主靈呀，在活潑的痛悔之下，在那悲傷痛悔之情裡，屢次天主在我們的心底，藏下了愛德的聖火；繼而這愛主之火要化為大量的悔罪之淚；然後再一變化，就要變成了較盛的愛主之火。這樣，那位著名的悔罪兼熾愛的聖婦瑪大利納，其先是愛慕救主耶穌，繼而這個愛情變為痛悔之淚，厥後又一轉變，那痛悔之淚就化為超絕的愛情。這次生出的愛情強度這樣熱烈，致使吾主親口宣告的說：因她愛慕的多，給她赦免的也多。火力能使酒汁化為火酒，反過來火酒又是易於引火，使火盛旺的質料。照樣，思念天主無限可愛的仁慈，又思念自己犯罪得罪了這位可愛的天主，如此發出的愛情要生出來悔罪之淚，悔罪之淚重新又要變為愛主之火。」

「愛主靈呀，請你看看聖婦瑪大利納怎樣因着愛情而涕哭！人家將我主拿去，不知藏在那裡？這句話全表出來她的熱烈之愛，和她的深沉之憂。以後在她哀哭之間，一點沒有料想的時候，忽然找得了吾主，她那時是怎樣依戀不舍，怎樣熱愛歡樂的享受吾主的存在呢！不全備的愛情祇是盼望吾主，找尋吾主；悔罪之情不但找尋吾主，而且真真的找得吾主；有了全備的愛情，則願擁抱吾主，與吾主緊緊結合。傳說愛弟堯比的寶石天然發一種灰白的火光。經過醋洗之後，便要發出來燦爛光澤的色彩。普通說來，在悔罪之前的愛情是不甚齊全的，經過痛悔酸汁洗滌之後，愛情便要強大旺盛，且能成了超絕的愛情。」

罪過反對愛德的力量，不能比愛德反對罪過的力量更強；因為罪過的由來，是我們人性的軟弱，至於愛德的由來，却是天主的全能。若說罪過的兇惡所有的破毀力大，而聖寵補償之力却是更大的。天主消滅罪惡的仁慈，常是日勝一日的發揚，終究一日，天主的仁慈要在他的審判的威嚴上，得獲最末的榮耀凱旋。（雅各伯書二章十三節）即在天主顯聖蹟，醫治人肉身疾病的時候，也不止令人恢復原初的康健，普通總在上多加一層恩賜，令病苦痊愈的程度越過未病之前；原來天主待人竟是如此恩愛。」

聖伯爾納多講論一種香料，稱為痛悔的香料。聖人說：「這種香料是被多數罪過包圍的靈魂所調配的。這等靈魂一旦回心轉意，遂在

自己的行實上反省，將己一生各種各類的無數罪過湊集起來，放在自己良心的確臼內搗爛磨碎；然後倒入熾熱心坎的鍋裡，用痛悔和悲苦的火焚燼煎毀。此時這個靈魂很可同先知一齊說：「幾時我回想我往日的罪過，我的心不禁的炎熱起來，那焚燒我的火燄一時比一時加倍旺盛」（第三八聖詠四節）。調配這種香料的原質不必到遠處尋找；在我們內裡不必費多周折，就能找得。幾時我們要使用。祇可在我們自家的園內採集，真是多不勝取的。實話說，那個人在自己心地內，找不出大量的罪惡過缺來，爲作調配那種香料的用途呢？若說找不出來，便是自欺自哄。

(4) 記憶已罪適于鼓勵罪人發善情。

罪人後悔自己刺傷了天主的心，念及天主怎樣延久的忍耐擔待了自己，自己雖然犯罪得罪天主，天主還不停的與自己施恩賜惠，自己得罪天主是三番五次，是反而復始的，天主却一味的慷慨寬赦。罪人想到這裡，不能不懷起無限的悲感來；心中不勝的急切，滿望能將已往的錯缺完全補償，庶幾教天主能忘了自己失忠失信的生活。罪人此時的心靈真是滿了苦痛，滿了不可言喻的痛切之情；這番情緒逼着他，不自禁的要效法瑪大利納在主前涕哭。又見吾主溫良柔和，讓我們隨意口親已足，作他仁慈收納我們悔罪之情的表示，我們衷心之內更

爲感動，因而更加痛切的因我們的罪哀哭。罪過代爲掘開洞口，這種感慨之情藉以進入靈魂，使他整個的感激起來，這是催迫他愛慕天主最有力的動因。這等心情內包着點火的奇力，可在悔罪的靈魂內點起來愛主之火，這種引火力恐怕是沒有罪過之前，不曾能有的。若罪人在己靈魂內，多勉力涵養這類心情，他在愛主之情上，可達到何等超絕的地步呢！

修女白尼高堯（Bernine Cojos）說：「人越多愛天主，記起來自己的罪，思念自己得罪了天主，待天主那般無理，越要勉力多愛天主。」罪過的發生祇在一霎時間；而引起來的愛情火燄却能延久一生。幾時重新發痛悔，斷絕所犯的罪，幾時能再加強那愛火的熱力。我

在此上，還能再說什麼？如此引起來的愛火，竟能不熄不滅永遠存留；聖類斯公撒各因了一兩次的小缺欠，永遠在天享受的一分福樂，若不會有過那一兩次小缺欠，恐怕是不要享有的。

每次故意返想昔日所犯的罪，心中若重新順從，重新贊許，每次就又重新犯了那罪。反過來說，悔過得赦的靈魂，每次重新記起自己的罪，心中重新惱恨，重新拒絕，重新後悔，依理而論，每次也必新加功勞。而心中發這類反悔拒絕罪的心情，可以不記次數的做，可以反復無窮；這樣說來，如此漸次的累積功勞，何嘗會有限止呢？

按着世世代代傳授下的習慣，凡行路的在若瑟法山谷內經過亞布撒龍的墳墓，沒有不向這個逆理的子弟顯示污辱的行動，沒有不往他

墳墓上扔石頭的。因着群衆的憤恨，經年累月所集成的一大石塚，竟將這個罪魁的墳墓，建成了提醒民衆敬畏天主第四誡的古蹟：「要孝敬你的父母！」

照着這個樣子，我們一生的各個罪過，既然皆可作我們反復無窮的痛悔質料，就此能給我們疊積功勞，其多其大，不可擬量。

此外，每次告解聖事在我們往日的罪上，重賜赦免之恩，則在我們悔罪之情上，更加上了不可思議的價格。成聖人靈的寵愛，每次要隨着悔罪情的強度，在靈魂內較加光澤美麗，而且每次在那洗去的污點上，吾主聖血要重新傾流於上，好像塗上一層天庭的紅色染料似的。就此給人靈魂內輸入的超性生命汁，養育超性生命之力，往往能比

犯罪之前更加豐多強壯。

那些講論用已過術的，發言措詞，猛然聽去，令人納悶，不敢遽信，但若按前面所講的意義默會，則見這類言詞句句皆是千真萬確的。一位精明神修事業的司鐸竟敢對一般修女這樣說話：「好姊妹們，有時一次過缺能比領次聖體，爲你們更有益處。」是的，這句話按其一面的蓄意，是很正確的，因爲有了過缺之後，發痛悔作補贖，屢次能比領聖體發生的效驗，更穩固而更延久，至少是更易感覺出的。

我們所節錄諸賢諸聖的這各篇講論，給人送來的安慰，其大其多不啻汪洋大海。於此可將奧塞先知及聖保祿宗徒論死亡所說的話，貼在罪上：「它被得勝所吞滅」，就是說，它被愛情的得勝所吞

滅
」

第三章 因已所犯罪惡勉力多做補贖

(1) 我們的罪過爲修大謙德多作補贖有大助力。

愛情是不會安閒無爲的；聖額我略說：「愛情的真正表示是動作」，爲此用已過術的最末段落，是激動人多因己罪做補贖。記念己罪引人熱心，不可止於心情內部，且當引人在行爲上發出美果來。聖方濟各說：「從真正痛悔裡發生的憂愁，本不該是憂愁，該是不喜悅罪過，厭惡罪惡之情。更不該是令人沮喪，令人苦惱的憂愁，不該是令

人掃興，使人靈明昏頓的憂愁，只該是激勵人活動，鼓勵人爽快行事，令人興奮振作的憂愁；不但不該是令人灰心喪志，反該是促人誠虔祈禱，引人在熱心上激昂奮勉，提拔人心志的憂愁。這等憂愁提醒人謹慎小心，善於自防自衛，相幫人竭上全力拒絕罪惡，煩惱罪惡，抵制罪過，為己往亦為將來。」

「我們的過缺為修謙德是大有助力的，謙遜的德行能令人的心志慷慨大量，能激動兼涵養人的依靠心。」

真正痛悔所發生的好效果，特別是在補贖上可得最豐的收穫。按照聖安瑟莫的說法，作補贖是人勉力補償天主因己罪過失去的光榮；按聖奧斯定的意見，補贖的作用是毀壞犯罪的機會，是杜絕順從誘惑

的危險。聖多瑪斯講解這兩界說，把這兩種意見美妙的樣子溶合一齊。但我們不拘按二中那一種立論，皆可認定從我們罪內能得的神益，實非淺鮮。

最小的罪惡給天主加的凌辱，已是無限無量的。自想我們一生對威嚴的天主，作過多少次竊取他光榮的行爲。如此可自行度量，我們應當爲此作何等的補贖，做多少補贖，才能還償！我們的罪過越重越大，豈不該越加勉力忠信事奉天主嗎？這正是先知所發揮過的意思：「盼望你罪惡的深重程度，正成爲你悔改程度的衡量才是！」我們犯罪得罪天主，妄用的每個受造物，常借我們所犯罪過的口氣，向我們警戒說：「請你們退去走過，不要再侵犯我」。若是要用我，只可用

我爲補償你往日的罪過。我們深悔自己，前此妄用光陰，妄度生活之罪，因而心中急切萬分，滿望天主將我們餘剩的年月，兩倍三倍的延長起來，庶幾能將已往失掉的時光挽救回來。我們懷有這般心地，則從罪過來的一切羞辱苦痛，皆能安心忍耐了；自此，好像常被氣憤之心所逼，設法多多克苦自己，盼望能補自己侵犯天主權利的一切行爲；心中感着焦燒的願望，恨不得將自己的諸凡能力，自己生命的每時每刻，全都用上爲事奉天主才是。論這種種實情，聖方濟各都要向我們講說，對每項皆有向我們囑勸的話：

「我可愛的女兒，你可完全平安，你辦的神工是完全妥當的。至此以後，你只可思念着怎樣在德行上往前進步，不可再迴想你已往的

罪過了；思念起來的時候，祇可用甘飴的心情，在天主台前發謙遜，讚美天主的仁慈，因他曾願用自己聖事的恩寵賞賜與你，藉以赦免你的諸罪。」

「你知道你在德行道路上所以緩步的緣故，是因你自己的過錯嗎？不過，別管它怎麼樣，你祇可在天主前自卑自賤，哀求天主的仁慈，伏身在天主仁慈面前，求主寬赦你，並去神工神父前告明你的過錯，為得罪之赦。這層做過以後，便可心中平安；既然懊悔了己罪，祇可將自己在德行上停步的憾事，甘心承領起來，作為自己應受的羞辱便是。愛主靈呀，在煉獄內的靈魂作補贖，當然是因他們先前罪過的緣故；那些罪過是他們已經後悔過的，而且也是他們現在所深深痛絕

的；至論因那些罪須暫時在煉獄內等待，暫時不得升天享受真愛之福，他們因此所受的羞辱及苦痛，他們甘心喜歡的承領，本着愛慕之情，讚頌天主的公義說：「主子，你是公義的，你的定案是公平的。」

（第一〇八聖詠一三七節）

「然而，若有人在天主要他們做的事上，因他們本身的過失，沒有得到好結果，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仍當安心洽合主旨嗎？萬不是天主的聖意阻擋人成事，分明是因我個人的過錯事歸失敗，天主的聖意絕不是我過失成就的原因。事既如此，怎能去洽合主旨？是的，我的孩子，你的過錯不能是從天主聖意來的，這是真的，因為天主不能是造作罪惡的根原。然而，至於因了你的過失事歸失敗，這確是天主的

聖意所許可的，爲罰你的過失的。因天主本性的絕對聖善，他不能願意你有那次過錯。但是天主的公義却能願意你受此苦楚。天主絕不是達味犯罪的原因，然而達味因罪所受的罰，確是天主給他加上的；天主也不是撒烏爾犯罪的原因，然而撒烏爾打仗敗北，確是天主的願意。」

「所以幾時天主委託與我們的聖善事業，因了我們的過犯終於敗壞，一方面要以決斷的心痛悔己罪，別一方面也要甘心承受因罪招來的苦楚。罪惡是相反天主聖意的，而苦難正是相合天主聖意的。」

(2) 效法一般毅勇的聖人，從他們顛仆裏自拔

的遺表。

聖方濟各不但盼望我們甘心承受，從我們罪過來的一切苦辱，認爲己罪應受你懲罰，聖人還望我們勉力補償那些惡果，勉力在德行道上「加倍急速的前進。」

「說到這裡，想你要問我說；爲補償失掉的時光，可怎樣做呢？該在修德之道上勤奮奔跑，這是補償所失時光的上策。」

聖方濟各的真正門徒，聖婦尙大拉，曾屢屢的向屬下的修女們鼓勵的說：「恐怕你們要向我疑問着說：在我們的過失和缺欠之內，怎會看得天主的聖意呢？我可愛的女兒們，不必含糊，能夠看得，能夠

看得天主准許我們跌入此過彼缺的聖意，他的聖意是望我們能因此深發謙遜，自羞自愧，能愛慕自己的卑污，結果能藉這類的善情，補償自己的罪過，得到天主的寬赦，」

這是聖人們用過的方式。聖盎博郎霄說：「聖人們從自己的失敗之內振拔起來，心火倍增，準備着作更劇烈的戰爭；他們的過失不但未將他們跑的步驟停頓遲緩，反更加增了他們的心火氣力。」

金口聖若望說：「那些忽然之間陷入罪中的人，以後轉回去趨向於善的時候，也必要用上同等的火氣急行；他們很清楚自己所欠之債的重大：得赦少的，愛的也少（路加七章四七節）。他們被痛悔的火炎吞沒，竟要將自己的靈魂煉的像純金般的清潔，良心的聲音不停的

向他們提念他們往日的罪過；真如有強烈的暴風，常在催着他們高撐船帆，飛向聖德的海口。他們如此加倍奮勉，竟能越過別的未曾顛仆的人。……我們已用聖經上的詞意証驗過，痛悔補贖給回頭改過的罪人付加特等的光彩，屢此能比義人們的光彩更美澤。爲這個緣故，聖經上說：將來稅司及娼婦們要在你們以先進天國（瑪竇廿一章三一節）；爲這個緣故，吾主屢次提過，後者居前。（瑪竇十九章三十節）」

（3）我們仁良的救主將悔罪者的可憐變爲福寵。

或有人要設難說：那麼一說，發了痛悔做了補贖的罪人，豈不是超越過了從未犯罪的靈魂嗎？恢復補救了的義德，豈不是勝過了保守

完整的清淨嗎？我們斷沒有意思，要將完保純全的聖德，與修補完好的聖德，列在同一平行線上，更沒有意思褒獎這第二等，至於將之駕在那頭一等以上。純淨無罪的境地更與天主的無限聖德相似；純潔無罪又是天主聖子永久的珍寶，因為這是他曾爲自己所擇選，並爲自己母親所擇選了的飾品。悔罪之情所含的那種酸辛的香味，總不能比上了純潔生活的那種清香之氣；如同在各種花卉之中的玉簪一般，靈魂那純潔清淨的境地，常要顯出來他異常的皎潔白澤來，常要發洩出他奇異逼人的馨香來。再說，人將這純潔的質地遺失之後，那純潔質地獨享的尊位也隨着遺失；這個尊位一經遺失之後，便是絕對不能再恢復了的。

雖說補償的清淨境地，並不是將原初的純淨境地恢復，然而按照聖多瑪斯的說法，懺悔補過的罪人往往能得了較大的寶藏，能集下較多的財富。如同聖額我略說的，那些人深想他們已往的迷誤錯行，遂發奮勉力，務要作到全備的補救，如此作着，能積下宏大的功德，能給天主加很大的歡樂。這就如一個上陣的兵，其先雖然退縮逃遁，以後又猛然大發勇敢，再登上前線向敵衝鋒，與敵爭戰，他的行為給軍官加的喜歡，必定要比別一個未曾退讓的兵，所加的喜歡更大，緣故是因爲這第二個兵，沒曾顯示什麼特別的毅勇之行。

實在說來，仁慈的救主在那些回心歸向自己的罪人們身上，慷慨大量的傾流自己的寶血，他所賜給罪人的恩寵，要越過了罪惡的重大

（羅瑪書五章二十節）。爲此聖方濟格說：「他將我們的可憐改成恩寵，將荊茨改成玫瑰，將我們罪惡的毒汁改成解毒良藥；悔罪人的肖像，無辜的若伯，在災患過去之後，又得了較前大兩倍的財產，天主待悔罪的罪人亦是如此。」

（4）懺悔的淚是補救遺失時間的方法。

如我們聖師所說，愛情的全勝就在這一件上。我們前面多次提過的蓋依主教設問說：是否有一種能恢復已過時間的密訣？這豈不與試着捆綁飛奔的暴風，是一樣的無理由嗎？發問者自己答應道：「感謝天主，這種密訣倒真有：是愛情將它找得的，是愛情教授與人的：切

望在你內裏所存蓄的愛情將它學知才是！這個密訣原就是那痛悔之淚：不必定是眼裏流出的淚，這一件天主並不賞與衆人，天主也不向任何人要求：這是指的心中的淚，靈魂的懺悔，悲傷，及痛悔之情。將你已往生活上，那塊不會讓愛情照耀過的地段，那塊荒蕪的地段，用所說的這種淚灌溉到，愛情便要乘着那雨水降入你內。這些痛哭了的年月，若不會有罪，因而不曾發過那般的痛悔，保不定在天主前就不能那樣美麗，那樣豐裕，那樣寶貴。假如你能痛哭己罪，如同聖瑪大利納一樣，則你的罪也必如聖瑪大利納的罪一樣，也不令人那樣悲哀傷嘆了。」

(5) 悔罪者的皇后聖瑪大利納的榜樣

聖婦瑪大利納是我們所講道理的合適佐証：所以聖方濟各萬不能沒想到了引証來，爲發揮自己的思想。以下聖人論聖瑪大利納的這篇講論，實是我們節錄聖人言論中的精華，是他甘飴講說的最美花束，也是我們本章題意的撮要。

「聖瑪大利納改過自新的動作奇異絕倫，從前她不過是一架臭氣逼人的枯骨，忽然變成一具美麗光澤的珍器，適於裝載馨香的聖寵寶汁，厥後可用以傅抹救主的聖身。在先味她是一坑臭難堪的糞土，回頭之後，一變而成了一朵美麗的玉簪，一朵發洩奇香的花；她原先腐

壞臭爛的程度怎樣達於極點，她以後清洗煥新的程度也是怎樣的達於極點。我們在自然界內天天看見這件奇異：花卉藉着臭穢腐壞的質料得以滋長，得以發顯自己的美彩；土壤中包含的這種資料越多，花能開放的越豐滿，花的色彩也越美麗。」

「這樣我們的聖婦，雖然她的靈魂先前滿了罪污，然而以後因着痛悔及愛情作的補贖，變的非常美麗鮮妍。」

「所以我們稱聖婦為衆教友，及聖教會衆子弟的皇后，是很有理由的。聖教會的子弟可以分三等，第一等是義人，第二等是悔罪的人，第三等是平常的罪人。有的罪人固然是真實的罪人，但他們不願一味插身於罪中；別有一些罪人，是固執於惡的，不願意求寬免得罪赦

，決心要死於罪惡的漩渦。論這一等人我們無可提說，因為如此居心的人已是不想望升天的了，地獄是他們的地方，要作他們永遠的產業；不消說這等人是極可憐的，他們既然怙惡不悛，決意要死於罪境，他們已給自己定了永遠的禍案。」

「聖婦自然不是這一等罪人的皇后，她是那些願意從罪中脫出的罪人之后。她先前固然是罪人，如同聖經上所說的：「有一個婦女是城內的罪人」（路加七章三五節）；然而她從自己的罪過裡逃了出來，發了真心痛悔，拿了堅決定改，祈求天主寬赦；此後她向後世的衆罪人招呼，請他們仿效自己的表樣。」

「說到聖婦所做了的補贖，真是慷慨劇烈的。她怎樣痛哭了自己

的罪過，她爲消除自己的罪過，什麼能做的苦工她不會做到呢？當吾主在世之時是如此，在吾主死後更是如此。她願先用過自己的全心全靈，用過自己的身體得罪天主，以後她也用上自己的全心全靈，用上自己的身體做補贖，設盡方法克己苦身，毅勇大量，不遺餘力。爲此我們真能稱聖婦爲悔罪者之後，因爲聖婦所做的補贖超過了一總別的罪人。」

「在人世之間，若有彼此侵犯權利的事件，平常人家總要求對方，按照被侵犯的限度作補償；譬如偷去了一元錢的，人家總要逼着偷盜的人還償一元；受了損害的總要向對方要求，使他按照損失的輕重作賠償。」

「按古經上的律例，擊人一掌的，應當受對方一掌，挖人一眼拔人一牙的，別人也當挖他一眼拔他一牙。這條律例雖然在人的來往中已經取消，但在天主及那些獻身與主的人間，仍舊的存在。主子向他們還做如此的要求，要他們按自己罪犯的限度。在他前做相稱的補償，就是說，我們爲世俗做了多少，他向我們要求的，爲他自己也做多少。這番要求並不算太多：因我們既然甘願順從世樂的牽引，爲世俗捨出那麼些，現時我們受着聖寵的牽引，則能有什麼不肯捨出的呢？實在，天主向我們要求這些，全然是有益無害的；爲此緣故，既然人爲着世俗妄用了自己的心，自己的靈魂，自己的心情，自己的眼目，自己的口舌，自己的頭髮，自然現在該將那一切全備用上爲服事天主

，爲向天主顯出自己的愛情。」

(6) 聖瑪大利納義人的皇后。

按別一方面說，聖婦瑪大利納還是義人們的皇后呢。雖然聖婦沒有貞女的名稱，然而因她回頭之後得到了絕等的清潔，且堪稱爲絕等貞女。因爲經了天主聖愛火窖的淨煉，聖婦的靈魂以超等的清潔裝飾起來，到了全備愛主的地步，竟至在聖母瑪利亞之後，是聖婦最愛慕了吾主。聖婦愛慕吾主如同熾愛的天神一般；而且聖婦的愛情比那些天神的愛情更加可奇。因爲天神們爲愛天主，爲保存愛主之情不必費難；至於聖婦爲得到愛主之情，多費辛苦，大經艱難；並且常是在害

怕愁慮之中，將這個愛情保存到頭，爲此天主賞賜了她熱烈強大的愛情，同時也賞了她純全的清潔。她的淨配聖神感動了她的心；她呢，用了自己的願望，慨嘆，和愛慕的盛情將天主的心也感動了。想來聖婦屢屢的發了淨配的這個願望；「望他賜我以接吻」（歌詞篇一第一節）；人類切望的這個接吻，諸聖祖諸先知懇切祈求了的接吻，不是別的，就是天主聖子的降生，就是天主性與人性的結合：這位愛情的聖婦所深望了的，就是這樣親密的結合。」

「如此，你可看得出來，怎樣有理可稱聖婦瑪大利納爲諸義人的皇后。聖婦那樣熱烈的愛了吾主，有那樣大的謙遜痛悔之情，致於常喜歡伏在吾主足下；試問有什麼能比這樣心情心地，更會將她變爲義

人的呢？爲此吾主愛慕她也格外親切，格外篤厚，全如他愛別的義人一樣。因爲吾主是如此的愛慕聖婦，所以凡見別人頹啖輕慢她，自己心中不能忍受，自然就要袒護她，替她爭辯。」

在別一處聖方濟各也曾提及這位顯著的悔罪者；在那處聖人作了以下的論斷，也很足以堅實我們方才所講的意義。聖人說：「吾主將聖瑪大利納重新置於貞潔的地步，固然不是從未受損的貞潔，是恢復完補了的貞潔。這樣的貞潔往往比未受虧損的貞潔更形美妙，因爲沒有受過玷污的貞潔，多次懷有的謙遜是無多程度的。」

末了，我們可愛的聖人做結論說：「假若救主沒曾寬赦了瑪大利納那麼重而多的罪，救主對她總不能做過那般宏慨的赦免。我可愛的

女兒，你看這位創作仁慈的大匠人：他將我們的可憐能夠變換爲恩寵，能將我們罪惡的毒汁，配制成救靈魂的解毒劑。」

第四章 因已罪過可憐加倍熱心恭敬

聖母

(1) 瑪利亞沈舟者之避難所，從耶穌手裏接下
回頭的瑪達利納。

預備此第三次出版的時候，我們起意要多加一章，而且我們深悔

惋惜，因我們未曾較早將這一章加上。怎樣在讚頌天主仁慈之時，不向仁慈之母加唱一段歌詞呢？我們在最和愛的聖人之學校內，研究用己過術，豈能將罪人之托忘過？聖人曾怎樣的詠頌過祂的仁愛呢！對這個題目我們在本書內固然也講論過，但是不能算够。應當爲此作特別的申論。

聖方濟各說：「爲我們在這可憐之世航海的人，漂流在洶湧波浪之上的人，童貞聖母確是救命的碼頭，指道的北辰。凡是在這北辰指導之下航海的，可以藉此免了碰到礁石，沈在罪惡漩渦內的危險。」那些不幸離開了保護自己指引自己的碼頭和北辰的，不能找得別的更保險的碼頭，爲補所受的損害，爲將所受的害變爲幸福，比至極慈良

之母的無玷聖心。

再說，好像聖人也要求我們續加這一章似的。在上章末尾所節錄的言語內，聖人表顯聖瑪達利納，當回心贖罪，並勉力利用己罪的罪人，應該仿效的模範。本章的題意就是這層意思的鋪講。

聖人與聖婦尚達拉寫的一封信內。發揮過同樣的意念；敘述自己祈禱默想時，好像親身入到癩病西滿家裡，說：「我好像看見救主在那裡儀容和愛的樣子坐着；爲了敬尊我們可愛瑪達利納之故，我們不敢伏到救主足前，却去伏在他的母親足前；我設想聖母也在那裡。我非常難過，因我們不會如同這位大悔罪者，流那麼多的淚，浸那麼好的香液。但是聖母因我們在她衣邊上流的幾點淚，已很覺滿意；我們

因爲慚愧之故，還不會敢觸動她的聖足。有一件很安慰我心的事，就是在筵席之後，吾主將這位悔罪者託付與聖母；爲此你可理會，從那以後，瑪達利納差不多常同童貞聖母在一齊，聖母也常特地的以恩愛待承這個罪人。這番意念與我加了很大的安慰，我心因此不勝的雀躍愉快。」

聖人別處往前申論說：「豈不是因爲吾主將瑪達利納交付於聖母教導的緣故，又豈不是因了聖母德表感化之工，瑪達利納才顯了那樣奇異的變化？原先她像似漆黑的鍋，滿盛着污穢不堪之物，在回頭之後呢，竟堪得列在聖母潔淨的旗幟之下，變成了光明皎潔的水晶瓶，堪以容納極珍貴極養人的香汁。」

(2) 聖父台前的中介，將瑪利亞立爲人類與他自己間的中保。

吁！福哉聖父，投奔聖母能給人加莫大的興志，付人以最足慰心的依靠之情；求主將這番心情通傳與諸罪人！恐有一般罪人，看見自己過量的可憐，致於本書內所講的這麼多的理由，還不足以提起他們的依靠心來，前去投奔無限仁良的耶穌聖心。求主開啟他們的明悟，使他們懂得，正在他們絕大的可憐中，要振起來興奮的心，前去投奔於耶穌之母的懷中。聖母對待至極可憐殘弱多病的人，常是極端仁愛慈悲的。

這是我們仁良救主的所願。他很知道，他雖對人盡量的顯示了慈愛，但因人不能忘掉他是天主，又是將來審判萬民的判官的思想，所以人在他跟前總不免懷有一些怯懼之心。爲此，雖然他自己是人類在天主前的中介及認師，他却又在自已及人類中間，安排了別一位中保和認師。吾主作如此處置，一面爲使我們無恐無懼，敢去投奔她，因爲她是我們的母親；一面爲使她能在天主前，爲我們求得一切，因她是天主之母；又爲使她能在耶穌前爲我們辯護，向耶穌指示自己養育過他的聖懷，藉爲感動他的慈心。就如耶穌自己在天主聖父前爲人辯護，向聖父指示自己的聖心，自己的傷痕一樣。

這是衆教父異口同聲所申論過的，這是天主計劃中的所規定。他

們都說：耶穌自本然足以救贖人類，既然爲救靈魂緊要的一切都自他來；但是，獨有人子一個不算完好；人類的敗落既是兩性同作，所以爲將人類救拔起來，兩性同作，看着也較相宜。爲此教主將救贖人類的工作，也託與瑪利亞幫辦。他願意教諸凡恩寵皆經瑪利亞，轉與我等。瑪利亞是通渠，聖寵藉以流入我們內，瑪利亞是梯階，我們藉以登到天主前，瑪利亞是門徑，我們藉以接近天主的仁愛慈良，瑪利亞是頸項，聖教會神妙身體元首的功勞，藉以通到全身的各肢部。若不經瑪利亞的帮助，無人可以得救，無人可以得了赦罪之恩。

(3) 新厄斯代，瑪利亞有使用天主仁慈的全權。

瑪利亞是新厄斯代皇后，她在天主前，爲衆人討得寵幸，在這上她得享天主之權的一半。她的聖子執着爲王的公義之權杖，她是執着仁慈的權杖。

是的，瑪利亞是施展天主仁慈的全權職員。仁慈是她的領域。在新時代的國內，爲辦理財政，海軍，農業諸事，該向各特殊機關的部長談辦。凡是緊要天主的仁慈的，也得去投奔天主之母瑪利亞；他們的可憐越大，越有投奔她慈母之心的充足理由。

聖詠上說：「深淵與深淵對呼」（四十一）。聖方濟各撒助爵說：「爲慷慨好施，財富餘裕者，再沒有比遇到至極窮困，迫切需要周濟的境況，更覺愉快的；爲這等人殷富愈甚，感覺需要施舍分散的傾

向也必愈強。主子說過。施舍比承受更爲喜歡；准此，則好像難以說定，是那一方面更覺喜歡？是那慨量施舍的富有，或是那貧窮窘困的受恩者？」

(4) 多次呼求聖母之名，好像比呼求耶穌之名更加有效。

聖安瑟莫的論調更果敢。他不猶疑的說：多次呼求聖母之名，比呼求耶穌之名，爲求得恩典是更加速快的。聖人說：「並不是說的，聖母比聖子耶穌的能力更大，既然聖母的權能全然領自聖子耶穌。不過耶穌既是主宰又是判官，要分別人們功德罪缺的程度；若耶穌遲於

聽從人的祈禱，這是因他顧及了自己公義的方面。至論以瑪利亞之名祈禱呢，一面天主的公義先為平息，一面因了這位美妙絕倫的受造物，所立的功德，什麼也能求得到。L

還有一個佐証這端深慰人心道理的理由存在；就是這端道理，是諸教父長篇申論過的，也是依據聖經的含意講出來的。

他們說：在古經內，天主稱為軍旅的王子，報仇的主子，如達支派的獅子。天主自表自顯的形樣，是圍坐於火炎中的，是鳴雷打閃的，是磨刀的，是舉弓射箭的。也就是這位天主曾以洪水滅世，曾以火燒淫城，曾使海水淹沒仇敵，曾令地殼裂口，將叛逆吞下。

然而忽然之間，在新經內這位同一的天主，竟帶着羔羊的形樣，

顯示於世；不僅如此，竟然心軟的，到了無力將已折的蘆葦割斷，不忍將幾息的火星踏滅。這是有了什麼變動呢？

什麼變動？是因天主降生於瑪利亞之懷了。

太陽在黃道帶裡，經過巨蟹，金牛，天蠍，天秤，獅子等星座之時，放射不堪忍受的酷熱，一旦到了室女星座內，就變換成和暖爽快的光線。古時的傳說：麒麟將頭伏在幼女的膝上，立時就被馴服，忘掉了自來的野性。照此，義德之太陽一旦將自己的光耀，藏避於納匝肋貞女之懷以後，就變成了柔和的星宿，將已義怒的火燄變為和爽的和氣。聖詠上說：「公義存留於天，主的仁慈顯示於地；將你一切的惱怒平息，將你不悅之情拋棄了，就是在地上發生出來菓實的時候。」

「這是指的，瑪利亞童貞懷胎之淨地，供獻出來救主的時候。

(5) 一位神學士論聖母仁慈的動心推想。

茹達的獅子在婦女中最良善的婦女之懷中，穿出來全身柔軟的絨毛，帶上羊羔的和順性。他藉己母的乳養，習上了這柔和羊羔的慈善。一位出名註解聖歌篇的說：「較酒尤佳的乳汁」，酒能使人醉迷，使他忘了會受的凌辱，使他易於寬恕仇讎。而童貞瑪利亞的乳養，也好像有能使天主醉迷的能力；剛剛飲上，就同乳汁一齊飲上了仁慈，就將記憶我們罪過的意念，遠遠的棄置，就要大量慷慨的寬免人了。在這以上，李實而（Rehard）不害怕加這幾句說：呀，瑪利亞，天

主的仁慈是在你內，加增了其富裕，是經過了你，天主的仁慈才大量的流到我們身上。由石岩流出來甘蜜，因為在耶賽的枝幹上生出來了鮮花，鮮花發生的甜汁，是治病的妙藥，藉以得痊的病患是不可以計算的。

依拉而人過紅海的時候，洶濤怒浪將罪人們的表像厄日多人吞滅；這時候還沒有結約之櫃。以後過日而當河之時，却不曾有過被害的；是結約之櫃，贖罪之記，會在那裡禁絕一切懲罰。沒有瑪利亞，在報仇的天主之下，一切皆令人害怕。幾時這位天主居在補罪之結約櫃內，從他所發出的，則無非是恩福恩寵。為此，西米盎一見了聖母懷中抱的救世主，祇稱他為依而拉民的救援。及至他將耶穌接到自己懷

裡，雖然看得出耶穌是多數人得救之原，然而也看得出了耶穌也是多數人喪亡之因。

罪人，你將基督與瑪利亞分開，那你就得害怕戰慄了；當他坐在可愛之后的懷內，儘可虔誠依靠的去祈求：這時是仁慈立在他的台坐上，是花朵生活於他的枝幹上，是海水安靜的存息在海窪內了。

成了人的天主聖子，從聖父懷裏乘上了天主父的性質；從自己母親懷裏就乘上了爲母的情腸。前邊所提的講論，大部分是一位顯著神學士魏歌（Vega）引証來的。這位學士依據聖盎博郎肖的話，直爽的結論說：瑪利亞生了天主，好像是加了天主的仁慈一般，好像以永遠仁慈的冠冕加戴在天主頭上一般。

他又接着說：稱聖經上那幾個貞女瘋狂，真也瘋狂。她們睡覺沒有帶着點燈的油，這已够瘋狂的了，然而，被新郎拒絕之後，她們沒曾想到去求告新婦，就是瑪利亞的帮助，則更其瘋狂了。她們只呼喊說：主子，主子，請給我們開門！她們向判官說話，所以從他的公義名下，受到了她們應得的合理答覆：「我不認得你們。」爲怎的她們不返過去哀懇新婦？向她說：「我們的主母，我們的主母。」祇提這個名子，她們決定要得了恩福。

(6) 聖伯而納多·聖比利日大，聖方濟各撒肋
爵勸罪人投奔瑪利亞。

罪人，你不拘到了怎樣可憐的境地，即便你已一足插進深淵，失壞的黑雲已蒙了你的心靈，你還要仰望瑪利亞，思念瑪利亞！若然，保險你能恢復靈魂清潔無罪的地步，得了良心的平安。無玷童貞默承與聖婦比利日大說：「沒有一個人呼號我的名字，祇要他沒有被天主定了永遠受棄之案，祇要他有離開罪惡的誠意，魔鬼一聽見了，沒有不立即逃遁的。」某隱修院內養活着一個小鳥，修士教給它叫瑪利亞的名子，一次被老鷹抓住，眼看要被撕裂吞食；小鳥呼了一聲瑪利亞，老鷹便將它釋放。若無靈之物還能得此奇跡，那麼無論那等罪人呼號這個全能的名子，能不立時從撒殫的爪裡逃脫出來呢？按着聖經的詞意，這個名子應當是我們的呼吸；有一教父說過：罪人是因着瑪利

亞呼吸，因此就要來了得救的盼望。

(7) 心的兩種跳動貼與耶穌和聖母的比喻。

近代的一位著作家在他的論說上更加直爽痛快；他用了一個又確實又大膽的比喻，藉以指示出天主之母的職務：他希望那些被罪過傷損，或且被罪過殺死的靈魂，想起來利用聖母的這個職務。

「心的每個跳動包着兩種運動；一種運動是從機體內抽回來生命耗竭殆盡的血液，別一種運動是向全身各組織，分運生氣活潑的紅血汁。所以如此者，是因爲心的構造根本就有兩部分；好像一個心內含着兩個心似的：一個是動的，一個是靜的；一個發運生命，別一個

將死亡收買。好給生命騰下地方。一個是堅壯生活的。一個是消清生活的。」

「在我們這復生的人類內，也有一個心，這心是以兩個活在一齊的靈魂組成的，就是耶穌的靈魂和瑪利亞的靈魂。這個心在人類內的動作，就像前面說的那肉體的心似的。耶穌的靈魂是那人類之心的壯活力的部分，瑪利亞的靈魂，因着耶穌的聖寵，是使死亡重新游回到生命的部分。」

「耶穌就是生命；瑪利亞將人類的死血向他運回，令耶穌在上注進新的生機，將它變為活潑，使它帶上天主性的質地之後，重新將它寄回於世。天主聖言降生為人，就將此血變的有了天主性的質地；然

而若天主聖言有能在上作天主性化的材料，却是因了童貞聖母的供給。」

(8) 諸聖人論聖母仁慈所發深慰人心的言論。

誰能計算聖母向天主超性的生活，領回的靈魂有多少呢？爲能知此，必須將世上一總回頭改正的事跡記起來才成。因爲沒有一場回頭改正的事跡，不是經過聖母從中協助的。按致命聖依納爵的話，罪人不經聖母的幫助而回改，能說是不可能的事。原來並不是天主的公義救贖我們，確是天主的無限仁慈救贖我們，是天主的仁慈因聖母的懇求救贖我們。

按聖伯爾納多的說法，聖母是別一陸得；那些收割人未能顧及的麥穗，就是說那些拒絕了一切別種聖寵感動的靈魂，聖母却將他們拾起，將他們藏在家父的倉房內。

按聖伯多祿達米盎的話，加爾物略山上的右盜，是因了童貞聖母的祈求，得了悔罪之恩，得了致命之恩。負責的茹達斯若將自盡的主意，延至耶穌嚥氣以前將人類交付與聖母之後，恐怕他不至於尋死上吊呢。

宗徒之首聖伯多祿三次背主之後，前赴投奔的就是聖母。聖額我略納加表顯聖母當時向其聖子祈懇說：唉！天主之聖言，你很知道人的本性怎樣：傾向罪惡；請你寬免了伯多祿吧！耶穌答應說：我的母

親，你也很知道，我常是滿你願望的。只看你的名義，我就寬免伯多祿的諸罪。寫聖保祿行實的，都以爲聖保祿受了那次聖寵的奇特感化，致於霎時之間澈底改變，也原是因了聖母代他所求的緣故。

聖伯爾納多接着講論。若聖母在世活的時候，她的仁慈已到此地步，那麼她現時在天爲后之時，便更當如何的大呢！聖母仁慈的事工隨着罪人數目的增加，日日增加。因爲聖教會親自申明了，聖母在天的營業，只是爲罪人轉求。

聖母的光榮常在無止的增加，這豈不是因了罪人們的緣故？若沒有可以贖回的罪人，焉可稱她爲救世者之母呢？

奧里耶（Olier）說：「是罪人們供給了至聖童貞，得爲人類救主

之母的幸福；因爲。若無罪惡，耶穌恐怕不來到世，不來取上相似我們這罪過之肉體的形樣。瑪利亞得爲耶穌基督之母的位置，能說好像像是端賴了罪人。

(9) 聖母瑪利亞特別保護罪人的緣故。

聖多瑪斯威肋納早已如此作論：「瑪利亞被舉到那般高的地位，按一方面說去，好像是我們作其機緣的。若在世上沒有須治的病，恐怕天上的神醫就不要自天降下。因爲我們是罪人，所以瑪利亞才成了天主之母。若人未曾犯罪，天主也未必舉人。童貞瑪利亞，你在我們名下當然毫無所欠，既然我們罪人，雖能說是你被舉的機緣，然而

並不是因了我們的功勞，不過是因了我們的罪過。然你肯懷念看顧我們的可憐，祇因你仁愛慈祥的緣故；看見你自己的高巍地位，就不自禁的要憐憫我們。實在你須作我們罪人的認師，既然你被舉到如是其高的地位，是因了我們的罪過。我們的罪過使我們懊悔悲傷至極，不過念到了你的高大權位，心中無任的歡慰，你的榮耀分位能將罪過給我們造作的損害，補救無痕。」

一位熱心作家感嘆的說：怎麼能！我罪過的重大怎麼能令我失望呢！唉！瑪利亞，你是衆人的母親，尤其是罪人們的母親。

是的，罪人們實使至高童貞不斷重享，爲天主母的光榮和喜歡。因爲，每次她用自已的轉求，使吾主復生於罪人羣內，每次就又將吾

主重生於內。

每個罪人回頭改悔之時，就是在他重生於聖寵之時，重新與救主的神妙身體連合，重新恢復天主義子的名分，「同生於基督之內」的時候，天主聖父就向這靈魂說：「你是我的孩子，我生你於今日。」那有福的悔改的靈魂，他的護守天神要指着他，向聖母用依撒伯爾的話祝賀曰：「爾胎中子並為讚美。」；靈魂內居住的耶穌實是她聖懷之子。

瑪利亞不但是聖教神妙身體元首之母，也是他全身各肢體之母；沒有一個成爲義人，不是藉着新厄娃，衆生活者之眞母，重新被生於天主之性而生活的。

(10) 聖瑪利亞罪人之投奔，爲使他回頭是能行

盡行的。

一位較古的講解聖經者，把聖歌篇上這幾句話：「你要放我的山羊」，貼合與聖母，藉指聖母對待罪人們的辦法。

依他說，罪人們正是山羊，他們名爲聖瑪利亞的羊羣，是非常確當的。固然瑪利亞不要他們一儘的當山羊，預備將來被逐在大判官左邊的；瑪利亞將他們收爲義子，是要將他們變爲忠誠的綿羊。好在將來令他們站在那大判官的右邊。按通常的說話法，醫生所關心診治的病人，醫生稱那病人爲自己的病人，這當然不是說的，醫生喜歡那個

人患病，正是指的自己格外上心勉力除他病的意思。在這兩個比喻內，含着很耐默會的安慰人心的意義。

綿羊比山羊更好，這是無庸多說的。那些像似潔淨無瑕的羊羔，堪得受那童貞之童貞，那位聖牧童的撫媚懷愛的，自然是有福可羨的。然而，罪人們確實也有得到無量安慰的門路。他們應當自承自認，因着自己的罪惡，本當將來如同被咒的山羊，被列於威嚴判官的左邊。不過，祇要他們願意，可以滿懷依恃之心，前去投奔聖母，如此可成爲聖母門下的罪人，不久就要被聖母變化爲馴良的羊羔。

照樣的說來，身體康健終究比生病更好。不需就醫的總是有福的。但是生了病的人，若能遇得一位大名鼎鼎的醫生，代爲診療，得爲

他的門下病人，被他認作自己關心顧慮的病人，病人因此要如何就心，要如何的喜歡呢！

我們無論如何殘弱，縱然我們靈魂的可憐狀態實使我們絕望，然而，問問自己，莫非我們真喜歡有這般情形嗎？聖母願意收納我們當他自己的病者。在現世之時沒有一樣神病，是不能療治的，沒有一樣神病，經了天主母奇能的診治，不要消除的。所以我們的殘病總得痊愈，絲毫無庸疑惑。他的光榮就如一位醫生似的，要因他所治療病患的危重性增加。

一旦得了病痊之後，脫了死的危險之後，經過那長久的養病時期，經過那虛弱萎靡，危險頻繁的時期，就是說經過我們一生的時期

這位溫良甘飴之母常要憐愛我們，常繼續不斷的要照料我們。這就如同一位醫生一般，他門下的病人經他醫治得痊之後，他的顧慮之心長此以往，常要維繫在我們身上。我們被聖母救出的罪人，有特別的名義，爲去到她台前，投奔她爲母的保佑。她既因自己的祈禱和痛苦，使我們恢復了聖寵，以後爲她自己榮譽的關係，必定更要加心輔助我們，使我們能因她的轉求，恒心保存她會給我們恢復了的聖寵境地。

然而假若我們不隨聖寵的指引，拒絕她的輔助，又跌在罪內，那時可要怎樣？可要怎樣，醫生若見自己所治好的病人，病勢復發，他能因此棄絕自己門下的那病者嗎？縱然病人未曾全備遵守了醫生藥方的規定，醫生能因此懷恨報復嗎？他不是反要加倍的施展自己的藝術

，加倍的爲病人下辛苦嗎？他要加倍用心，因他此次當治的病勢，是加倍費難的。

聖女日多大見的一次發顯，與前面的比喻有同類的意思。聖女曾見聖母穿着一件氅衣，氅衣之下藏有獅虎熊豹及各樣的畜類野獸；聖母不但不赶走他們，反倒大發可憐之情，用手撫摩他們。因此聖女就懂得了，不拘多大的罪人，只須他誠心祈求聖母，必能救靈升天。）
申而福義）

（11）罪人向聖母發顯知恩心的祈禱。

吁！我母瑪利亞，你的聖子說過：「並不是身體健康的用得着醫

生」：「你要寬免人至七十回七次！」既要如此，我的顛仆陷落難時，能將你的能力，和你的慈愛取竭用盡呢？按你孝愛之子文都拉的說法，你去找尋那被衆人棄絕了的罪人，懷愛擁抱他，不將他治好，你是不肯甘心的。

我是你的病者，求你救助我吧：「我是你的，救助我吧！」我在世充軍流連的時期內，這要是我仰望之情催我發的惟一呼聲。我每次念想起來，當初我顛仆之後，你曾有力量將我扶起，你實際的也施了好心將我扶起。我再思想你的大能力，和你的慈愛好心，永遠不會失掉。此時我若念想我已往的罪過，越多思想，我心裡就越確信越堅望，你總要賜給我以完備的病愈，總不能將我的病治到半路途中，就將

我棄捨作罷。

我對你的照顧醫治所懷的知恩之心，及我切願顯揚你能力的欲望，要常催着我隨你的默導。我要常常愛你，我要讚揚你，因你從很深的溝底內，將我提出。「天庭上那麼一大數的靈魂，他們得登救命之岸，是憑藉了你的提攜，只因爲他們在世之時仰望依靠了你的緣故。將來我在他們中間，膽怯的樣子佔着一個位置，我却永遠要作你的榮耀，就如病人在九死一生的危關裡，被醫生救活，那病人要作醫生的榮耀一般。尤其是病者因醫生的辛苦與技術這樣脫險，若不止一次，且至數次，則病者給醫生加的光榮就更其大了。這是聖寵能抽取的最美利益，就是我的罪惡缺欠要作你光榮的脚凳，要作天主仁慈的寶座

。天主的無限仁慈，是我願意永遠讚美的：「我要永遠歌頌主子的仁慈。」（第八八聖詠第二節）



用已過術終



24
242349

